

12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八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珠沈滄海——李萬居先生傳

楊瑞先著

文藻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民國五十七年三月

珠  
沉  
滄  
海

李萬居先生傳記

雲林縣長廖禎祥題



# 「珠沉滄海」序

黃朝琴

雲林李萬居先生、國之楨幹、省之備彥、民治之楷範、而余之畏友也、平生慷慨多奇節、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敢爲、其嘉言懿行、有可述者三焉、不甘異族之凌辱、背鄉井、辭親戚、乘桴內渡、蹈不測之危、爲復臺計、其勇也若是、臺灣光復、百廢畢張、先生錦還桑梓、受父老子弟之付託、躋身議壇、並創公論報、以爲民言之羽翼、秉道鐸以警世、持清議而匡政、於地方利病、洞察勤求、必詳必盡、出於口而無失、發於文而無隱、聞者動容、當者悚息、樞府以爲諍友、輿論推爲矩矱、其直也若是、伐善施勞、賢者不免、卑以自牧、犯而不校、惟先生能之、蓋其志本淡泊、故能正誼而不謀其利、明道而不計其功、勞謙君子、身尊而德光、不亦宜乎、其讓也若是、先生既沒、親戚故舊、追慕高風、思有所述、乃綜其志節之大端、輯爲傳記、名曰「珠沉滄海」、蓋深悼之也、書成、囑余爲之序、崇德報功、其事甚偉、余既許之、而有感焉、自生民以來、嶽奇英特之士多矣、而史揚其休、民思其澤、歷百世而弗替者、十不得一、其故何哉、立言不足以爲法、有本而無文、雖善而莫爲之徵、則其所被者不廣、而所及者不遠也、夫大人虎變、君子豹變、義皆取於炳蔚之文以爲尚、易象言之著矣、是知身後之名、恒以文傳、盛德大業之實、精理奧義之蘊、皆文宣之也、修辭立誠、紀事主信、斯人斯書、相得益彰、其同傳於不朽概可知已、他日國史鄉乘、皆將取給於斯以傳先生、又可知已、執此以觀、斯書之作、豈可少哉、是爲序。

# 自序

曼池

筆者與萬居先生夫婦，份屬至親。記得十餘歲自北平而南京，即曾受其夫婦眷顧，直到臺灣。

南雄甥出國前夕，託我以重任，——爲他先父寫傳，一時不敢冒然接受，因爲我祇偶而寫些小品文，對寫傳毫無經驗。但感其誠。我反問南雄：

「我跟你父親政治思想不盡相同，怎麼寫？」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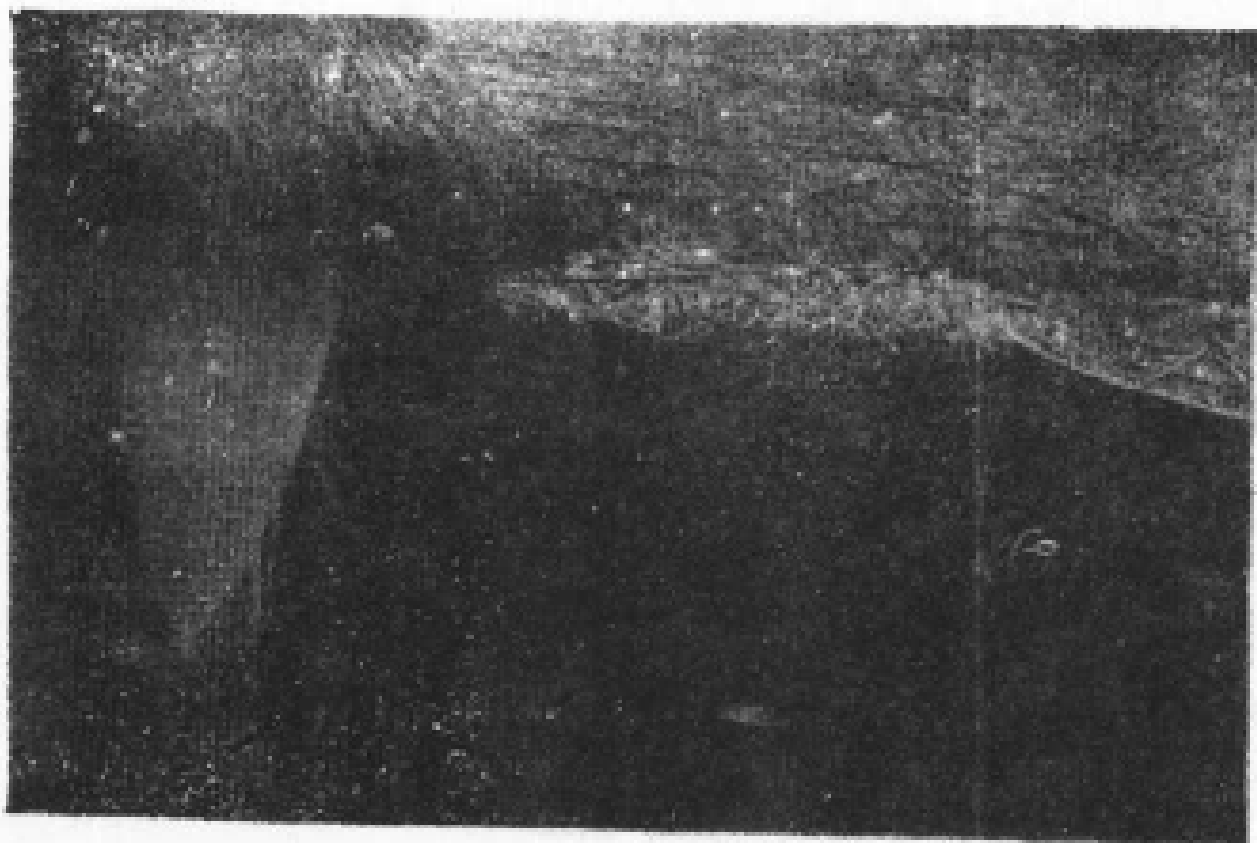
「這樣纔好比較超然。」南雄答。

會爲寫這篇傳，兩次南下，訪問萬居先生之兄、姊。收集有關書報。然而我拙劣之筆，恐怕不能充份表現其人格，事業於萬一。

欣聞南部其故舊親友，有意支持，在付梓前，謹作以上贅言。如有不周失敬處，尙望海涵，因爲我實在很忙；如有賜教，尤所歡迎，以備再時匡正。

於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紀念照片



李萬居先生誕生之茅屋



年青時李楚賢夫人



年青時李萬居先生一九三〇年於法國巴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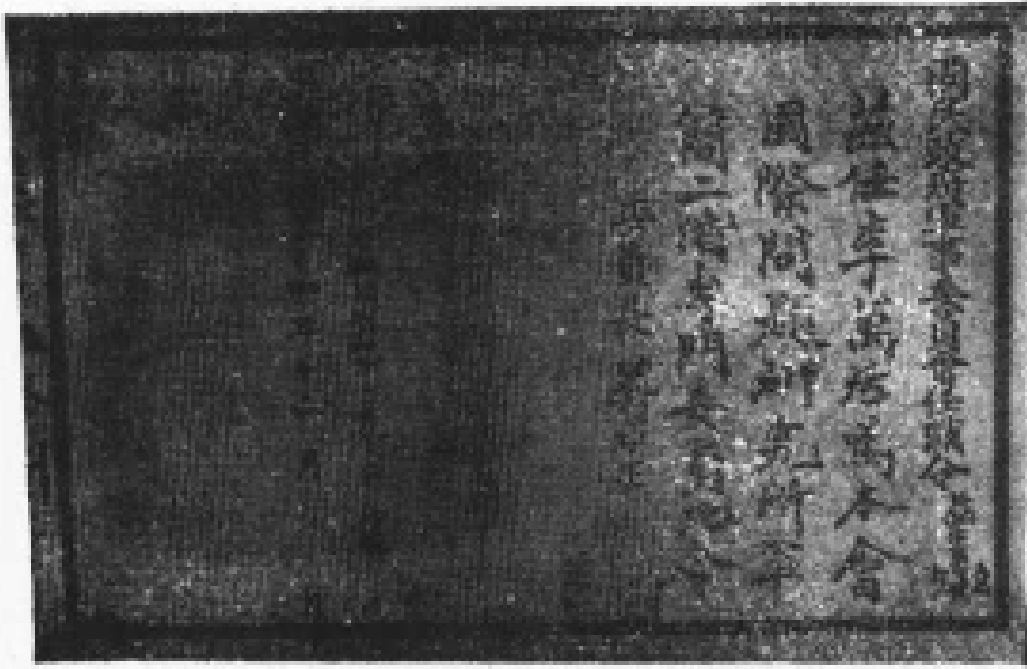
婦夫生先端西李之學留國法赴生先居萬李培裁若茹辛舍



週十三婚結人夫而賢鍾李  
影攝念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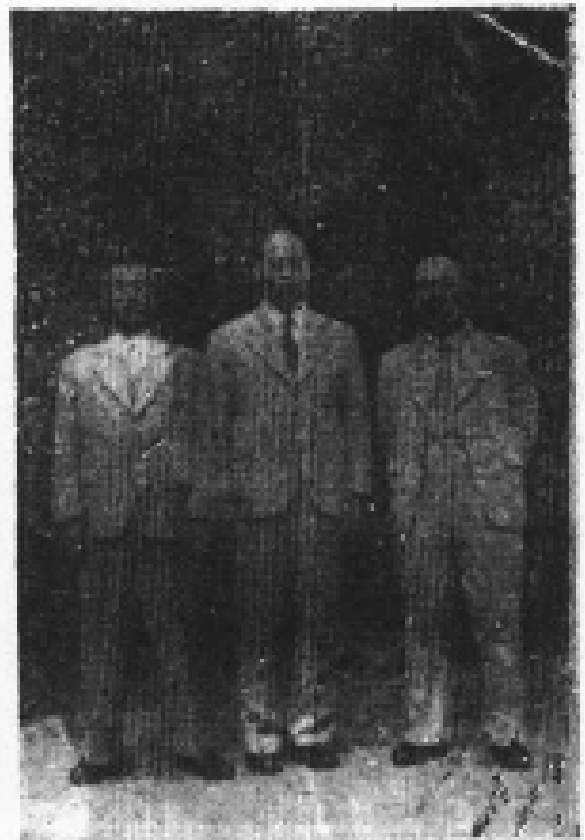
紀年週十三婚結生先居萬李  
影攝念



軍 事 委 員 會 任 職 令



與 華 僑 會 館 定 修 先 生 合 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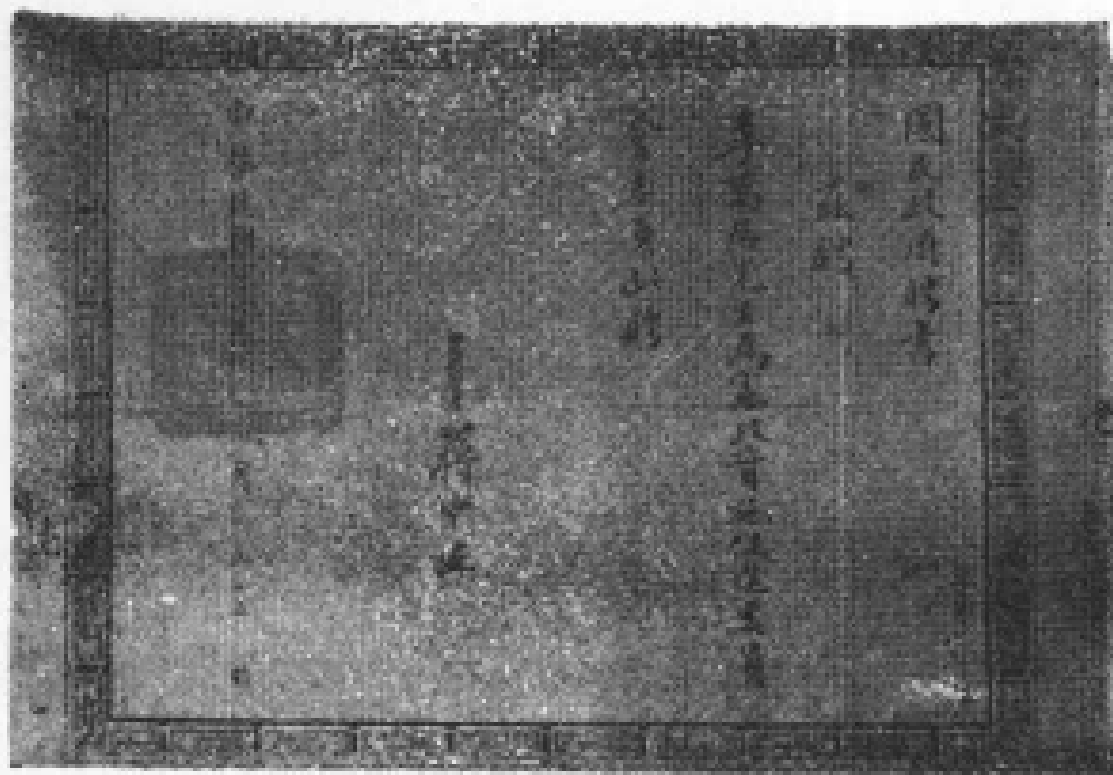


與 法 國 同 學 黎 文 烈 黃 維 揚 兩 先 生 於 國 際 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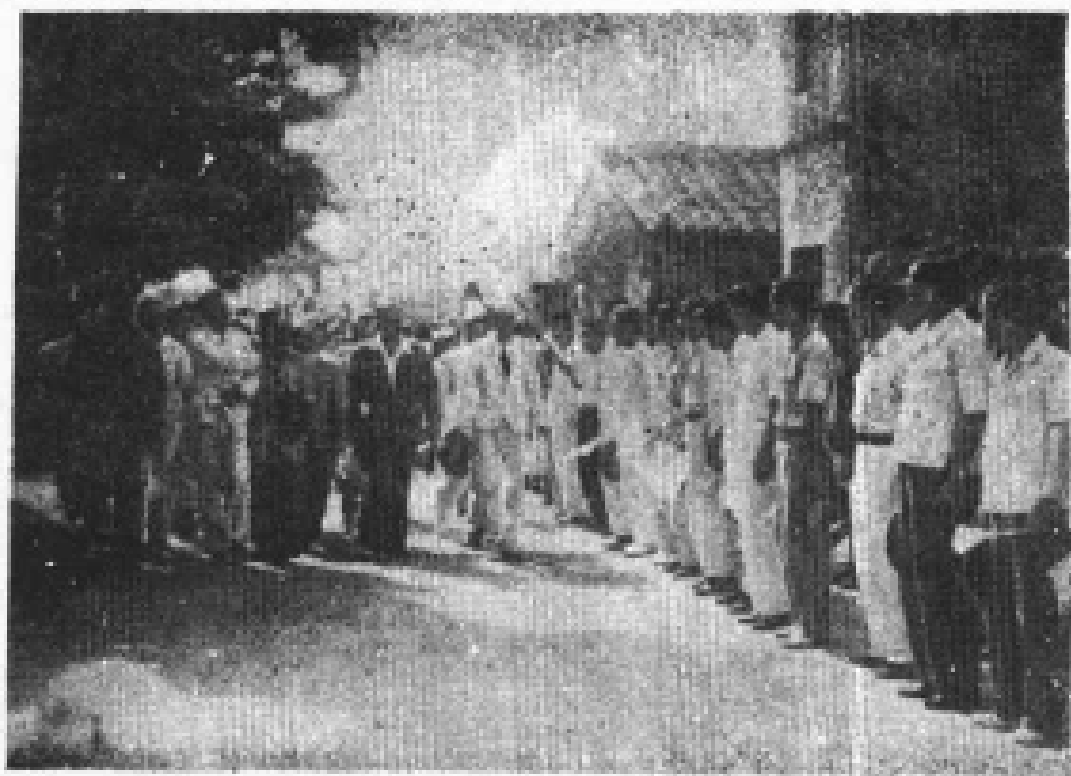




書 證 章 勳 府 政 民 國



書 聘 府 政 民 國



迎歡隊列界各時湖彭察考生先居萬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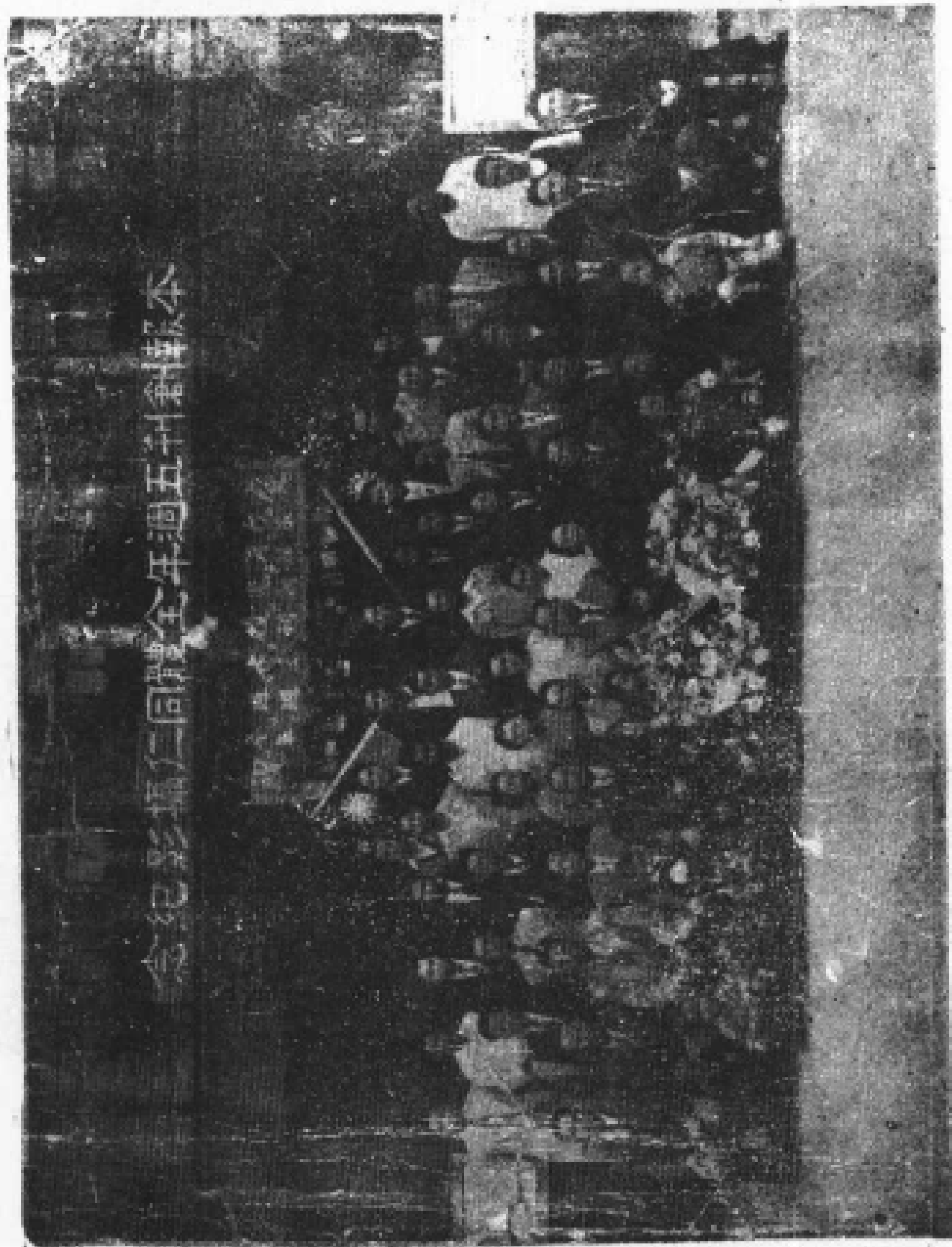


彭會仁同報論公舊與生先居萬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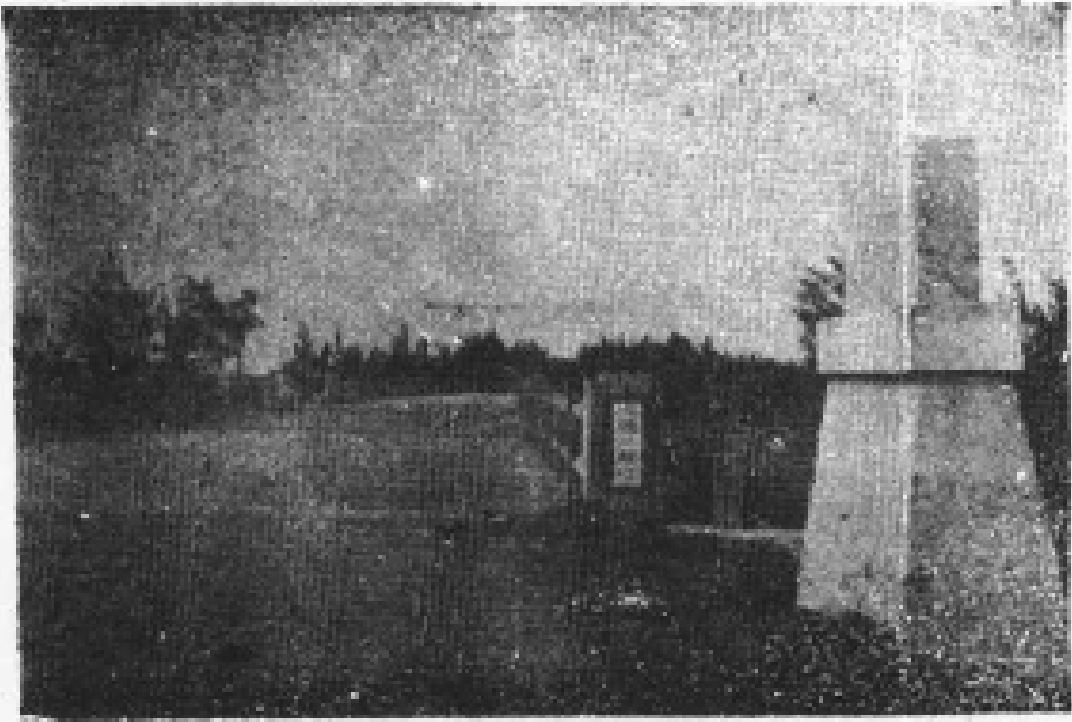


書讀堂學村宮天調在處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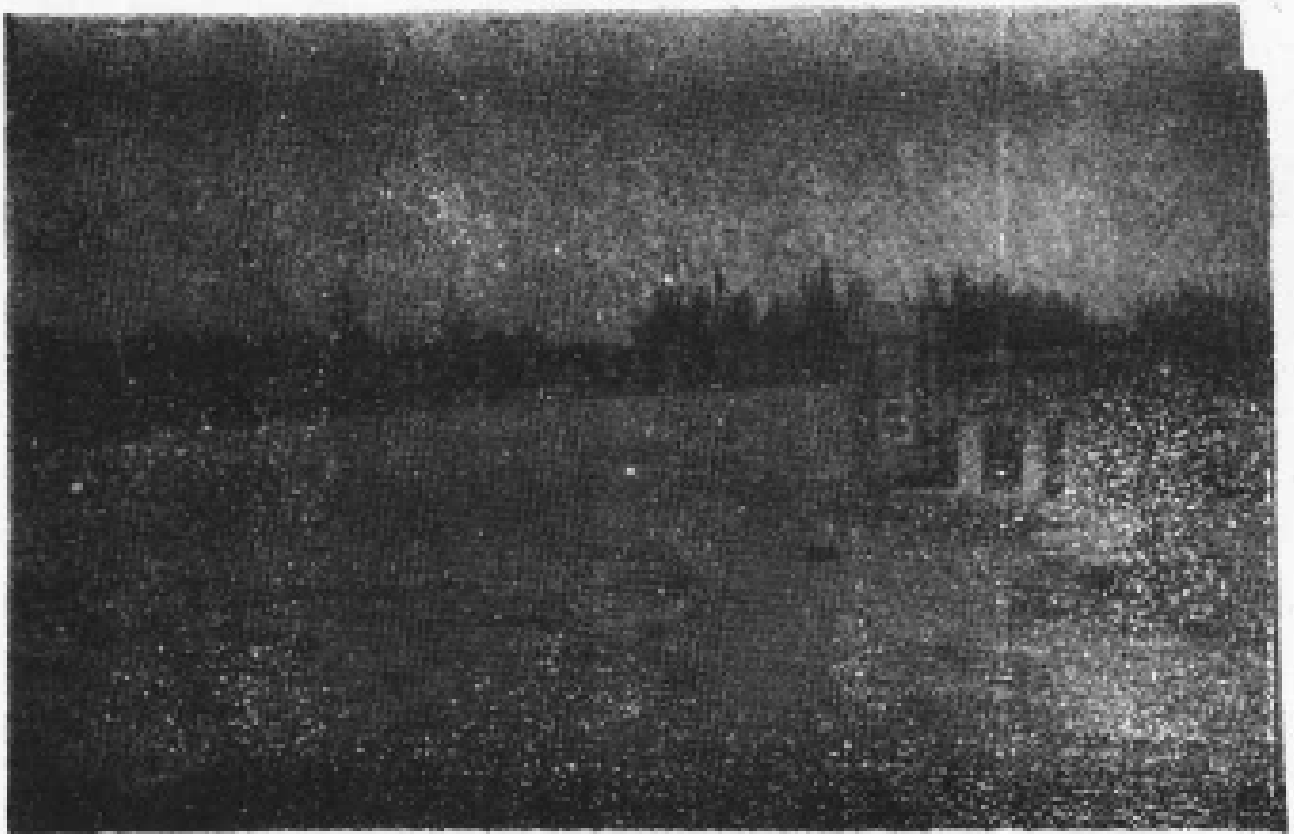
全港華工同鄉會全體同仁攝影紀念



全港華工同鄉會全體同仁攝影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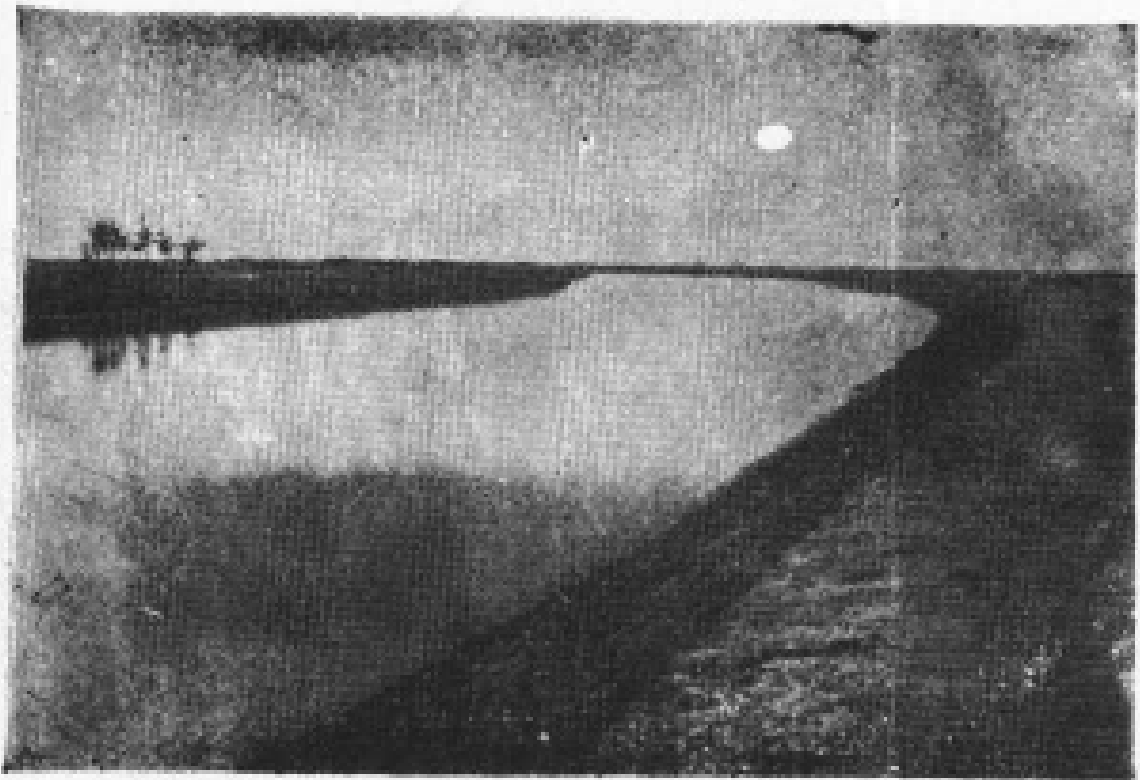
碎石及橋號一龍成設建取帝所生先居萬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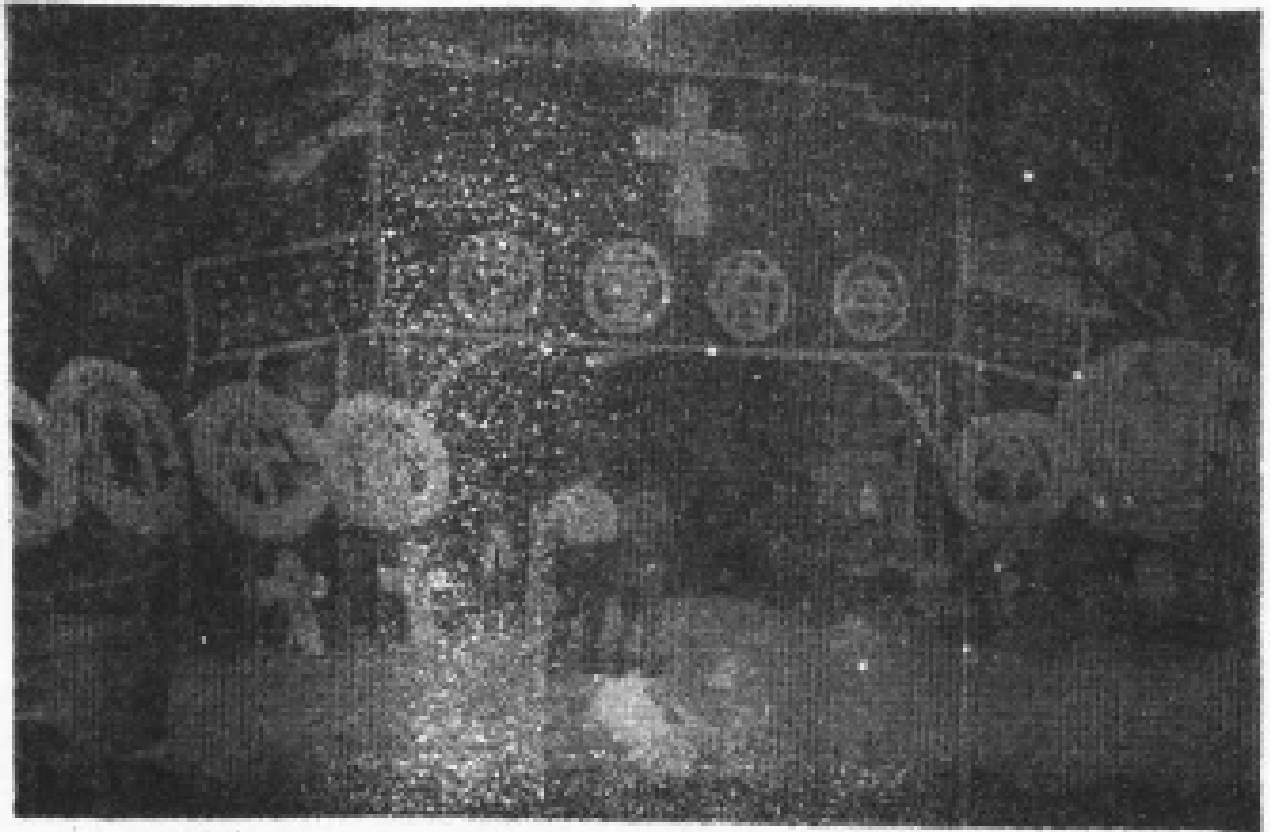
橋號二龍成設建取帝所生先居萬亭



李萬居先生合家攝影於銀禧紀念日49年元月



李萬居先生於省議員任內取牛挑灣堤防深後攝影



李鍾賢夫人逝世告別式於西曆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於世遊日同於十二月十九日告別式在攝所館殯樂極



李鍾賢夫人逝世告別式時連震東部長慰問

# 李萬居先生傳 目錄

一、艱苦的少年·····	一
二、年輕的教師·····	一九
三、半工半讀·····	二四
四、姊姊出嫁·····	二五
五、鉅歌不輟·····	二六
六、當鹽警察·····	二八
七、母歸西天·····	三〇
八、養雞生涯·····	三二
九、烏日糖廠工作·····	三七
十、趕往探病·····	三九
十一、返祖國求學·····	四二
十二、十里洋場上海·····	四四
十三、同鄉會·····	四八

十四、二次返台·····	四九
十五、辭別姊姊·····	五〇
十六、花都巴黎·····	五一
十七、進巴黎大學·····	五三
十八、起程返國·····	五七
十九、回到文化中心上海·····	五八
二十、結婚·····	六三
二十一、遷至首都南京·····	六六
二十二、會見王先生·····	六七
二十三、參加抗戰·····	六九
二十四、在重慶·····	七一
二十五、廣州灣工作·····	七四
二十六、湘桂大撤退·····	七八
二十七、在李子壩·····	八一
二十八、勝利還鄉·····	八三
二十九、當選議員、國大代表·····	八八



三十、小孟嘗·····	九〇
三十一、創辦公論報·····	九三
三十二、前方去勞軍·····	九五
三十三、訪問民間疾苦·····	九六
三十四、為愛故鄉風景好·····	九九
三十五、興水利造福鄉里·····	一〇二
三十六、議壇老將·····	一〇六
三十七、繁華事散逐香塵·····	一〇八
三十八、滲澹經營的公論報·····	一一〇
三十九、抱病讀書·····	一一九
四十、夫人去世·····	一二二
四十一、遺囑·····	一二六
四十二、身後哀榮·····	一三一
四十三、佳兒女·····	一三四
編後記	
父親的精神永在·····	一三六
李南雄	
懷念叔父偉大人格·····	一三九
李水波	

# 李萬居先生傳

## (一) 艱苦的少年

民國前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也就是清朝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農曆六月二十三日黎明前寅時，在日本人割據下的臺灣北港區口湖鄉梧北村的一個草寮中，傳出一陣嘹亮的嬰兒啼聲，李萬居先生誕生了。

這是我們大漢民族苦難的時代，臺灣島被異族人統治着。清脆的兒啼聲，使他父親李鏡興奮得手足無措，笑得口合不攏。心想自與吳媽結婚以來，三年前生下女兒阿藕，這是第一個男孩子，總算有後代了；看看這孩子，大眼睛，大嘴巴，額骨很高，也許是個英物。

李鏡因為讀過書，思慮也多些。望着這下一代，緬懷起祖先，想起六代前祖先，從福建省漳州府詔安縣，渡過大海，遷來臺灣墾殖耕耘，在北港區檳梧村躬耕拓墾。這嬰兒出世，該算第七代了。這些李氏子孫，克勤克儉，雖然不能說豐衣足食，但都有田可耕，有草寮可住。祇恐怕忘記祖先筆路權樓，胼手胝足開墾土地的艱辛。前些時候，李氏同宗，爲了意氣，發生械鬥，死傷幾十個人，幸虧當時嘉義縣長也姓李，叫李書英，不忍心看治下同族相殘殺，請雙方族長來飲酒，纔化干戈爲玉帛，消除了誤會。

他又想：我們漢民族人口多，地方大，如果把勇於私鬥，化爲敵愾對外的力量，這股力量可大啦！回頭望望嬰兒頻頻索乳的樣子，不覺微笑。他私下決心：等到他稍懂事的時候，就告訴他：我們從海的彼岸來，那裏是我們的祖國，不要數典忘祖。

時光荏苒，轉眼萬居已七歲了，他父親李錢給他送入村學堂，村學堂就設在梧北村調天宮、蒙館叫鎮修軒，啓蒙老師叫李壇，字步雲同學大半是李家弟兄，像李田、李長、李辛枝、李永、李進發、吳拋等。當時萬居梳了髮辮，穿着粗布漢裝短褂袴，赤着腳，還守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古訓。日人據臺未久，還無法控制漢人思想。

父親李錢，被日人打聽他有學識，就請他做區長，當時叫做「保正」，月薪九元，由當地老百姓分攤。再加上他家少許稻穀、豆子的收穫，一家四口，可勉強維持溫飽生活。

萬居生性活潑，這時在村學堂中，就顯出他的聰慧過人處。爬山、游泳、比別人強，豎蜻蜓豎得好，唱山歌，唱得有腔有韻，能唱一套套的。

李錢老先生當區長，並非本意，在日人指使下，要跋山涉水去調查戶口。最先管一個鄉，最後日本人要他管兩個鄉，他藉口辭掉區長職務，不願爲五斗米折腰。

交卸區長以後，覺得生活無聊，就申請牌照，開了間草藥店。這店就開設在梧北村草寮前，僅僅一間茅屋，買上一個大櫃子。及兩個大藥櫥門前掛起招牌，寫着：

## 興德堂

從十八里路外的北港，批了些草藥，有三百多種的草藥，什麼薄荷，甘草，當歸，桂圓，天文冬一概俱全，這生意還能賺一點錢。

李錢先生自己雖然賣藥，却醫不了自己的病，平日煙油多了，傷了身體，下決心戒除了煙癮，可是又患上痢疾，醫也醫不好。也顧不得子幼、家貧，就撒手逝世了。那年萬居祇有九歲，就披起麻衣，做孤兒了。

人們常說：人生最怕幼年喪父，老年喪子。萬居遭逢幼年喪父之大不幸，小小年紀，在他母親指使下，去田裏做事，去賣東西，可是他最愛的還是讀書。

一天早晨，他正背誦着：

天對地 風對雨

山對水 文對武

鐘對鼓 茶對酒

紅花對綠葉 霧縠對雲綿

午夜對丁年 織女對織神

野館對江村 沉李對浮瓜

難對易 異對同

塞北對江東 花香對鳥語

三尺劍對六鈎弓

他正朗朗讀着，他母親向他們姊弟二人大叫：

「免啦！免讀啦！去揀番薯去！」

「阿母！」李菡嚅嚅地說，「我們田裡沒有番薯了。」

「那麼、你們去外婆處揀吧！母親不得已說。「外婆處田內，還有別人收穫過，遺落下的番薯你們去揀吧。」

那時李菡十二歲，萬居九歲。一個人提一隻籃子，低着頭，赤着腳，走到十里外林投園去揀別人田中遺下的番薯。萬居小小心靈想：這跟叫化子有什麼區別呢？

沒有使母親失望，姊弟兩人，各揀了滿籃的番薯。趁天氣晴時，母親將番薯切成一條條，然後在太陽下曝乾，這是他們的主食——番薯乾，然後煮一大鍋蘿蔔（菜頭）加上鹽菜佐餐。

當父親死的時候，他年紀小，不知道過份悲哀；現在飽嚼孤兒滋味，真正知道悲哀了。

草藥店生意結束後，母親教萬居把人家欠的錢討回來，爲數不多，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難，母親脾氣也變得暴躁起來。萬居爲了家中生活，讀書是時讀，時輟。

十二歲起，就常擔豆子去北港賣。

北港的媽祖廟，據說清朝乾隆時所建，已有兩百多年歷史，遠近善男信女，絡繹不絕來祈禱保祐。

尤其是漁民，在海上長年與風浪搏鬥，都希望媽祖能在默默中保護他們。所以媽祖宮前，是當時居民交易互市熱鬧的地方。

這天清早，天剛微明，母親把萬居喚醒。他睡的不是床，也不是榻榻米，而是一隻大木櫃子上。他匆匆地穿起對襟漢裝，半長不短的褲子，把辮子往後一丟，揉開眼睛問：

「怎麼？」他自父親死後，小心翼翼，深怕母親生氣。

「番仔豆煮好啦！加緊提到北港去賣！」

「幾斤？」萬居問。

「差不多三十餘斤。要注意，錢不要掉落去！」說完，用嚴厲的眼光一掃。

萬居不敢遲疑，趕緊吃了兩碗煮番薯，挑了三十餘斤豆子上路。

北港的媽祖宮前，人山人海。今天大約又是做「拜拜」，他放下擔子，高聲叫賣：

「番仔豆呀！番仔豆！真燒！」

晌午啦！腹內飢腸轆轆，抓起把豆子自己吃了點，眼睜睜看人們趕回家去吃中飯。但是他豆子祇賣掉一點點，怎好回家？他希望把豆子快點賣完，捧大把錢給母親，博得母親的笑臉。

太陽直射頭頂，他把擔子移到陰涼地方，繼續叫賣。

日影逐漸挪移，眼看夕陽快下山了，他把錢裝在衣袋裡，這些銅錢叮叮噹噹的，倒有一大把，豆子從早到晚，祇賣掉二十幾斤，贖下的擔回去看母親怎樣處理。

走過黃泥坡，回到棺柩路上，又碰見阿土、阿火這些人，他們又在玩「牛相觸」。這門牛的把戲，活像兩隻發怒的牛相鬥，兩個人頭頂頭，兩隻手推對方的肩，絕似牛犄角。旁邊一些孩子正在拍手吶喊助威：

「阿土！加緊！」

「阿火！加緊！加緊！」

結果又是阿火輸了，阿火一臉委屈相，衣服繃繃的，髮辮散了，頸子被扭得通紅；望望大家，彷彿想找一個去頂頂阿土，替他出口怨氣。

「大漢來了！老居來了！」原來鄉下人常喊萬居爲老居；萬居生來健碩，十三歲長得像十五歲的樣子，所以小孩子們，目爲「大漢」

「大漢！來！來充「牛相觸」！」

「老居！來！免怕！」

「來！來！來！」

他身不由己，放下擔子，阿土已經神氣活現地撲抓過來，一把抱住老居不放，頭也猛頂過來，真像遇到頭發怒的大牛。

「哈哈！哈哈！」

「加緊呀！加緊！老居加大力呀！」

耳邊充滿拍手跳腳笑鬧聲。

汗在流，心在跳，心想平日阿土專愛欺負人，今天我一定頂過去，替阿火出口氣，也替大家出口氣，萬居自少年就有種俠義精神。

汗水像雨般沿衣服往下流，頭頂得疼痛欲裂，心跳得厲害，衣服彷彿被阿土撕碎了，但是他仍喘着氣頂。

「老居贏啦！老居加大力呀！」

終於把阿土頂得彎下腰倒了，萬居趕緊給他扶起來。他像戰勝凱旋的英雄，許多孩子跟着走，歡呼叫好。

不對呀！擔子呢？已經離十幾丈遠了；衣服也撕破了，記得是被阿土從肩膀撕下的。錢呢？呀！錢袋不見了。不由得急出一身冷汗，衣袋早已被撕了個大洞，錢袋也不翼而飛。他趕緊跑到擔子旁邊。不得了，番仔豆散了滿地，孩子們見了大喊：

「老居請人客啦！大家來呷番仔豆呀！」

「真多謝！好呷！好呷！」

小朋友紛紛搶吃豆子，他也不敢小器。爲了向母親交代，自己也趕快往籃裡抓，可是連泥帶沙的，也不過幾斤的樣子。天色已暗下來，孩子們都先後被家裡人喚回去吃飯。

他可憐無告地在地上摸索着，想找回那失落的錢，可是摸了半夜，也找不到。



他往回家的路上，慢慢地踱着，空前的恐怖，襲上心頭，這可怎麼辦呢？

自父親去世後，家境一天比一天蕭條。母親脾氣也一天比一天暴躁，動不動就冒火。這次可糟了！錢丟光不算，豆子也落掉不少，這連泥帶沙豆子，怎向母親交賬呢？回家後一場痛打免不了；這罵，不知罵到何年何月；女人對罵人彷彿都有天才。最可怕的還是他老人家的哭號，這場災禍如何避免呢？

他抹乾了眼淚，心一橫，想：去死吧！沒臉回家，反正錢也丟光啦！豆子也落掉了。

去投溪？去跳海？不！不！拋下寡母，年幼的姐姐不供養去死，是沒志氣，死後天地鬼神不容。

又想到逃走吧！遠走他鄉，做小工也好。不！不！孔夫子會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父雖不在，老母尚健在，怎好悄悄逃走？

夜色漆黑一片，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海風很大；人聲，市聲都漸遠了，耳朵裡充滿了田野怪鳥叫聲。

「咕咕呷！咕咕呷！」

「吱吱！！吱吱噓！」

「呱呱哇！呱呱哇！」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獨自走夜路，聽到了既刺耳，又嚇人的鳥鳴，真是使人毛骨悚然。忽然草地裡什麼東西在蠕動，是強盜？是野獸？啊！原來是一條大黑蛇爬過去。他鬆了一口氣。他想：人們休息的時候，禽獸就活躍在大地上。唉！不管你龍吟虎嘯，吾往矣！

回到家，果不出所料，先是一頓打，再是一頓罵，然後是聲嘶力竭的哭號到天明。

「呆命呀！我呆命呀！」母親哭得好傷心。

母親不再喊萬居賣番仔豆。她左思右想，還是捕魚的好。俗語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槓槓村距海祇有半個時辰的路，何不教兒子學捕魚？

「阿伯：拜託你帶我教萬居捕魚好麼？」

「他也要去？」阿伯懷疑地問，因平日萬居愛捧書本唸書，好像不是漁民的料子。

「他要去。」母親肯定地回答。心想生個不爭氣的兒子，臉上真無光彩，不會做生意，找頭路；空長個大個子，她有些擦不起頭來。

一天風清氣朗的早晨，阿伯喊：

「老居呀！你也要捕魚？」

「也要！也要！」萬居放下書本，欣然答應。他正想看看那遼闊的海，一邊捉魚，一邊在海水中游泳。假如說專程去游泳，母親纔不會答應呢。

阿伯漁具很多：有漁網、釣竿、漁簍、還有鋤頭、大木棍。

「老居帶飯包呀！好暗燈來呀！」阿伯喊。

「老居呀！帶鋤頭、木桶呀！莫忘記！」

「好啦！籠總提啦！」老居很興奮能被人看重，正式下海作業。

這些漁具，大家揹着，扛着，擡着，充分發揮合作的精神，一路走，一路唱着山歌：

「我們草地人啊！

把海當做田呀！

魚兒跳，蝦兒躍，

網回好佐餐呀！

奉養老娘親，

提去北港好換錢呀！」

萬居初次出海作業，沒有魚簍，祇提了隻水桶，一把鋤頭，希望今生今世好好做個漁民也好。村學堂老師不是講過嗎？我們中國崇尚漁、樵、耕、讀，可見捕魚自古是被稱讚的。走着，走着，下湖海濱在眼前出現了。

好一片金光閃閃的內海，陽光在海水上跳躍，如金絲縷縷。

「大家來呀！會泅水的郎下海打樁呀！」阿伯喊。

「老居真會泅！」

說得老居臉通紅，除了在村學堂能背書外，很少被人看重過，雖說是會泅水，但是可不知如何打樁。

「大兄也要泅。」他謙虛地說。是的，大堂兄不但會泅水，而且會打樁，撒網。在海邊捕魚，充分

發揮互助合作的精神。

撒網打椿以後，有的去捕魚，有的人設法捉蛤蜊，蛤蜊捉來，醃曬以後，可以保存好久，留着當菜吃。

捕魚郎當中，沒有一個人有手錶，掛錶，但是看看日正當中啦，人影愈縮愈短，知道晌午啦！於是大家坐下來吃帶來的飯包。所說的飯包，祇是一團番薯乾而已。家境稍富裕的，用豬油炒炒，不然隔水蒸一蒸，配點鹹菜，大家低着頭，默默地吃着。他們家也有種稻米，可惜那白米是供日本人享受，因為所值的價錢大，拿去還稅，也捨不得自己家食用。

下午將退潮的時候，海空景象如畫家的大手筆，紅色，紫色，黃色，藍色，他望着出神。

「老居呀！加緊捉公魷呀！」阿伯喊。

公魷？他想起那些像指姆大的小東西，是平日配飯的佳餚，今天居然可以捉到啦！

萬居看阿伯示範表演：用鋤頭在沙灘上一鋤，一些小小的公魷就出現啦！他像發現奇蹟，又像發現黃金，財寶般的高興。多少年來，在半飢餓中過活，他渴望有食物出現，來改善家中生活。

「有啦！有啦！」他歡呼着。

萬居提了水桶，東一鋤，西一鋤，許多公魷就進了他的水桶；水桶將滿的時候，聽阿伯大聲呼喊：「要做風颱啦！大家加緊收網啊！」

老居擡頭一看，海上出現一條條長浪，像一隻隻巨蟒在向岸上橫渡而來，有些恐怖，怕海怪也跟着

撲上來。他趕緊把漁具向高處移了移。這白色巨蟒一羣羣，像要橫掃大地，吞噬他們。

天空紅得發紫的晚霞，特別鮮妍。阿伯望了望天空，再看看海水，吐口口水，罵道：

「人變有難，天變有雨！」

是的，人反常的時候，胡作非爲，災難就跟着來了；天反常也要下雨啦！

正忙亂間開始下雨了。一陣一陣地，完全是颱風先兆。

他們趕緊冒雨拉網，把魚一條條塞在竹籃裡，就匆匆回家。到家以後，阿伯又分六條大魚給萬居，那一桶公鮓，完全歸萬居所有。他母親笑逐顏開，向阿伯道謝：

「真多謝！萬居好恁，不知的所在，多指教！」

「他真聰明，會泅水，大幫忙啦！免客氣！」

「草寮外，風一陣，雨一陣。」

「萬居：去填土做堤，不是的話，種的豆子什麼的，都完了！」母親憂愁地說。

「爲什麼？」萬居在海邊忙了一天，正想睏。

「你不記得舊年啦？舊年那次大風颶，海水倒灌，我們田土都被糟蹋啦！加緊！加緊！去填土做堤。」

自父親死後，這十幾歲的孩子，就撐持門戶，他冒着狂風暴雨，把泥土堆在田旁。看別人家也在填土。他想：填再高也沒有用，如果在海邊做一道大堤多好，那大堤防纔能阻海水倒灌。

一夜風吼雨嘯中，草寮頂有些地方漏水，母親一下拿瓦盆在接水，一下又嘆氣；他因爲白天在海邊捕魚，回來又填土做堤，所以睡得很熟。

萬居起床一看，不得了，海水已經沖進屋子，母親正坐在床上嘆氣。

「死豬！」母親開口罵。「睡得天塌地陷都不知！」

看姐姐阿藕正在赤着足在水裏走，把家中東西往高處搬，鹹鹹的海水腥氣。不錯的，萬居昨天聞了一天，今天又灌到家裏，跟他親近了。

風停雨止後，海水逐漸退了，遺下遍地泥沙；走到田邊一看：

「完了！填土做堤沒有用，海水還是沖進田裏來了。」

村中一片哀怨之聲，把溼漉漉的衣服，箱子，捧到池邊洗曝。

村中損失不大，祇是淹死一隻豬，漂走幾隻雞，鴨。

萬居忙到中午，然後來到他二堂兄西端家。慰問他們颱風損害如何？受驚沒有？

他二堂兄李西端，長他十歲，今年二十三歲了，長得長大英俊，在萬居心目中，是崇拜偶像。走到二堂兄屋前小溪，比平日水漲高些，田土好像流失一部分；遠望草寮無恙，心中已覺安慰。

「來坐！老居！昨天植梧如何？」西端兄問。

「還好，海水又灌了，你處呢？」

「還不是一樣？你近來有讀書嗎？」西端關切地問。

「沒有讀多少。昨天我隨阿伯去海邊捉好多公魷，真好運；我想從此捕魚養家也好。」說到這裡，萬居低下頭，想起父親昔日訓誡立志，書中聖賢的思想，想不到自己小小年紀，為衣食奔忙而消磨大志。

「你還是多讀些書好。明年一開春，我要請董耕老師來坐館，老師是秀才，學問很好，你就來我處讀。你把書讀通了，將來可以教書，不會這樣辛苦。」西端說得很親切，望着這幼年喪父的堂弟，心殊不忍，暗地裏立下心願：設法幫助他上進。

「不，恐怕我老母不准我再讀書，我家那麼窮。」他神情黯然地回答。「她老人家倒喜歡我捕魚。」

「你要捕魚到我處來捕吧！我幫你拋手網；這溪有很多鱧魚，魷魚，蝦子。讀書反正是明年春天的事。我跟阿嬤媽去講，叫你來讀書。」

萬居聽了西端堂兄的話，心中又燃起希望之火，是的，要讀聖賢書，說聖賢言語，行聖賢道理。

「老居：你知不知現在中國把滿清推翻啦？有位孫文先生領導革命，現在叫中華民國啦！你好好讀書，將來去祖國深造。」

「真的？」萬居聽了，眼睛放出喜悅光芒，心在跳，血在奔騰。但是轉念一想，就說：「我沒有錢。」

「莫要緊！我一定支持你。」

萬居心中充滿興奮和溫暖，一路唱，一路跳的回家。到家先報告西端兄家中無恙，然後委婉道出想去附館讀書，然後兩眼不住看母親表情。

「你讀幾年啦？從七歲讀到現在，學錢不知花了若干，讀書可以換飯吃啊！」母親臉孔板得鐵青。說得萬居不敢開口。他雖在外面如生龍活虎，可是在母親面前，一點不敢莽撞。真似世人所說：「出外像條龍，回家像條蟲。」

南臺灣的秋天，常是萬里無雲的，萬居開始在二堂兄西端家附近捕魚，那牛挑灣溪水清魚多收穫不少。

爆竹聲裡，桃符新換。萬居十四歲了，除了三年孝服，他可以到處拜年了。走到西端堂兄處，他又舊事從提：

「老居：過了年，請董老師來坐館，你一定來讀。」西端誠懇地說，萬居看他高大的身軀，有無限的信賴，可是又有苦衷，不得不說。

「我老母不大贊成呢。拜託你同她講好不好？」

「好！我正要給阿嬌媽拜年。」

兩弟兄來到植梧村，先向李家長輩拜年，西端最後來到草寮外喊：

「阿嬌母：恭喜！恭喜！」

「多謝！來呷茶！」



「阿嬌母：叫老居來我處讀書好不？我請了一位學問真好的董拱老師，他真會教書！」不等西端說完，他母親就搶着說：

「不行！他老爸死了，交不出學錢；再說：什麼人去賺錢養家！」

「阿嬌母：老居年齡小，能賺到幾多錢？如果他書讀好了，就可以教書，將來賺大錢不好嗎？你忙那陣，也可以在家幫忙，不忙就來讀好不？」

西端說服了她老人家。母親看見這十三四歲孩子賣豆，捕魚也太辛苦；如果真能教書，那不是好麼？

「你們幾人讀？」

「就是我，還有老居我們二人。」西端恭謹地說。西端是個好青年，親友稱道。

「好！那說拜託你！萬居年齡小，又慫，請多費神。」說到這裏，不免又抹把眼淚，如果他老爸在世，何必操這些心。

國破山河在，春回大地，我們大漢民族子孫，在異族人統治下，不改其度，又辛勤耕種的耕種，讀書的讀書。經西端再三邀請下，董拱老先生，在農曆春四月方允來坐館；他又連忙通知萬居準日到館。

四月十七日，天清氣朗，萬居在慈母欣喜心情下，換上最清潔衫褲，手上提隻公雞，正式附館，拜董拱老師為師。西端把草寮中的一間，做為書館，用紅紙寫上：

至聖先師孔夫子神位

西端、萬居二兄弟，恭敬地向孔子行三拜九叩大禮，再向董老師，奉上雞、酒、束脩。董老師鬚髮皆微白，莊嚴外有慈祥長者之風，視若天人，他們兩弟兄心悅誠服，接受董老師講授。

他們兩弟兄，都曾讀過三五年的經書，這開館等於精修班，所以一開始，進度很快。

董老師此時六十多歲了，穿着長衫，手持長管旱煙袋、布鞋，高大清瘦，留一條花白髮辮，充分保持中原古風。萬居他看董老師如此莊重，接近又覺得他老人家溫厚，聽他言語又嚴正，真如論語所說：

「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董老師先教尺牘，他說：

「人家譏諷秀才連一封家書都不知寫，所以先教尺牘。你們要注意聽講，然後練習寫信。」

對秋水軒尺牘，小倉山房尺牘，都詳加講解。

當萬居讀到小倉山房尺牘第七十一篇：

「枚常謂物性，即人性也；草木萌芽，難忘情於故土，人生發軔，多回首於恩門。」

又四十五篇：

「君爲公子，隨風雲車馬以飄然；僕是山人，抱白石青松而老矣。相見之難未有如我二人之銷魂者！君家蘭玉，各自蟬蝶，有三珠五桂之遺風。」

對祖國風物，上國文章，不勝嚮往。

教過尺牘，又教幼學瓊林。

幼學匆匆授完，又教論語；其實論，孟他們弟兄都不但讀過，而且能背誦如流；可是聽董老師講授，如此精湛。論語二十篇講過，又教大學。

大學本是小戴禮記的一篇，經朱子抽出來列爲四子書。董老師把三個綱要「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詳加講解。又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條目的關聯，一一加以說明。

大學講完，接着授中庸。這時已是秋盡江南草木凋的時節。

中庸爲子思作，是儒家人生哲學，論心性多精語。當萬居讀到：

「故君子不可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不事親；不事親，不可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他想他事親尙嫌不足，所以讀書時，有時又偶而缺席，跟鄰家孩子們，下田挖番薯；又有時去捕捕魚。西端對萬居缺的課，設法又講授給他聽。

入冬時，開始講孟子，董老師認爲孟子很重要；有心性的研討，修養方法，比論語更透徹，更重要的是政治主張。

這時萬居頭腦不再空空，說話有內容了，舉止也合度，因爲聖賢思想，已深入心中。董老師更鼓勵他們作詩，輕抒下心緒。

萬居國學基礎就在這一年促進，可以說：這一年的進修，是他一生重要時期。

臘月十六日，依例封館，度春節。師生依依而別。

萬居辭別了老師，他對西端說：

「我們真像朱公撰稱頌程明道先生善於教書，叫做『如坐春風』，真不錯，我們在春風中坐了一年

西端笑着說：

「現在的老居，出口成章，頭腦不再空空啦！」

## (二) 年輕的教師

爆竹聲中除舊歲，年老的人，總歎息在日人統治下，日子難過；可是我們大漢民族，無論走到那裏，這年總是要過的。萬居老母親，煮了湯圓，先敬過祖先，再分給萬居吃。母親望望他唯一的兒子說：

「你今年要充什麼頭路？是賣豆啊？還是捕魚？」

「我都不愛，我愛讀書！」萬居答。

「讀書，又是讀書，你讀幾年啦？夭壽仔！」母親不覺說溜了嘴，大年下，爲什麼這麼罵。

可是自己又委屈，也不管過年不過年，又號啕哭起來，母親脾氣，他最知道，性情剛烈，但心地却很好，等她老人家哭完了，有話好商量。

果然母親哭完，雲收雨歇，又覺得對兒子不起，看他還規規矩矩站在那兒；低頭想想：他西端當兒

說過：「讀書多了，可以教書。」可是萬居今年虛年數，祇有十五歲，是不是可以去教書？但是看他樣子，已經長得十七八歲一樣高大了。

「你可以去教書嗎？」母親問。

他稍思索一下，回答：

「可以，但是誰給我教呢？」他自己也想，太年輕了，會讓人看不起。

「我這兩天，到林投園你外婆處問問看。」

她在孤苦無依時，總會想到娘家。過了兩天，她提了一袋自己種的豆子，又提了一隻雞，一隻鴨，禮做禮物，回來娘家。平日為生活掙扎，很少回來。

當她把生活困難敘述後，又說到兒子萬居可以教書，請故里的姊妹們，把要讀書的孩子，都介紹來。大家都有同情寡婦孤兒的心，一下子講定好幾家，約好元宵節後，萬居到外婆家坐館授徒。

母親喜不自勝，回家後，把經過情形，一五一十講給萬居聽，教他準備去做先生；他平日雖比一般孩子膽量大，但是究竟是十五歲孩子，這時候嘴裏雖然答應，心裡多少有點惶恐。祇有把經書一本本整理好，每天看了又看，心頭思考着去如何為人師表。

母親心想這孩子以後可以不必勞力，祇要用心教教四書，五經就謀生。哎呀！教書先生不能赤腳呀！

「這錢拿去，到北港鎮上去買雙布鞋穿。做先生的人，不能赤腳呀！」母親停停又說：「我把你父

親留下的長衫，給你修改修改吧！」

說完，剪了又裁，慈母手中線，穿來縫去，用心用意把十五歲兒子，裝扮成先生模樣。就像王孫賈改袍子樣。

萬居初穿鞋子，覺得實在不好受，覺得既熱又窄得夾腳，爲了體面，祇好忍受。

就在萬居十五歲那年春天，開始在林投園，設館授徒了。他用紅紙正楷寫上：

####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教小學生行禮如儀，八個小學生，年齡七歲到九歲，就把自己當初學的那套，搬出來教他們。想不到學生都很尊敬他，家長也都信賴他。繳來的學錢，他趕快託人帶給母親。

教書生活，不如想像那麽平靜。原來林投園早就有位冬烘先生，在教三五個小學生；他得知新來的教書，一下就收了八個學生，而且又祇有十五歲少年，心存輕視，有意給他點顏色看。

有天冬烘先生用張紙，寫一行字，差一個小學生送來；萬居一看，分明是一上聯：

「天無二日，山無二主，僻鄉何用二夫子。」

「地有雙聖，海有雙龍，林投可請兩先生。」

萬居匆匆對出下聯，然後交給那孩子，送回冬烘先生。冬烘先生一看，不覺臉紅。因爲他苦思，甚於撚斷數莖鬚而成的上聯，被這年輕先生，一會兒就對出來了。是的，地有至聖先師孔夫子，亞聖孟夫子；海中有雄龍與雌龍。再看他的書法，清秀之外，又挺拔有勁。他決定過訪這位年輕老師。

「請問什麼先生，你就是這家館的老師？」冬烘問。

萬居聽了，自覺氣餒，一時急中計生，就隨口答：

「做業師因事沒有來，先差我主持幾天。」

冬烘一聽，原來他是徒弟，學問就這樣好，將來老師來了，更不得了；忙拱手作禮。

宣喧了幾句，又交談了幾句，覺得這年輕人，不可輕視，就匆匆告辭了。

冬烘先生回去想：徒弟都這麼強，將來師傅來了還得了？於是第二天收拾衣包，托病遠走他鄉。

萬居心情很惡劣：心想何必搶人家飯碗，被人苦苦相逼，回家吧！田園荒蕪胡不歸？可是轉念一

想：不對，慈母殷切地希望，希望他像個教書先生，結果設教不久，就打道回府，像不能吃苦的浪蕩

子，一定會貽笑親朋；這時他彷彿過河卒子，祇有進路，無退路。祇有硬撐下去，做蒙師不容易啊。

他正想回拜那位冬烘先生，不料已在先一天走了。萬居心裡一直歎咎。

那冬烘先生也不會忘記那年輕教師：十四五歲，在別人是陽穀子，捉麻雀的年齡，他却執起教鞭來。

在鄉下教書，再好的先生，也保不住學生天天來上學。因為鄉村民生疾苦。學生常常要幫家裏做事，尤其是農忙的時候。

「憨仔：他們三人，為什麼都沒來上學？」萬居問。

「在幫忙做田，揀土豆。」

「老師：我明天也不能來，我阿母教我請假。」

萬居在許多孩子缺席的時候，情緒有些煩，要講下去，怕缺席的學生聽不到，不講下去，心又不安，來上課的小孩沒有進益，他望着孔老夫子的神位發怔。

他索性宣佈農忙時期，放三天假。他自己也回十里外棧梧去省親。

到家一看，母親，姐姐都不在家，正是秋收時候，她們都下田去了。

母親看他回家很高興，他匆忙脫下長衫，也下田去幫忙。

在家忙了三天，又匆匆趕回林投園。聽說日本人要辦日文學校，強迫臺灣同胞去讀。這漢文，這聖賢人的思想，言語，將消滅了嗎？

他決定將論語快教完，學生背誦不出，他就舉起戒尺，教不嚴，師之情。他記起關中張載十八歲見伊川程子後，曾寫下宏願：

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

爲往聖繼絕學。

爲萬世開太平。

這些古聖賢高深學問，不繼下去，形將滅絕，要承先啓後，方不愧爲教師。



他照例於臘月十六日封館。收拾書箱回家過年。

### (三) 半工半讀

在萬居十六歲那年，「海口厝公學校口湖分校成立」，招第一期學生。萬居開始讀日文。他想：讀就讀吧！可以和日本人打交道。可是他家境清寒坐在教室裡讀書，往往想起母親哀怨的眼睛。他，怎能如其他環境好的同學，安心讀書呢？考慮再三，半工半讀爲上策。

於是就拜託他親友們，找幾個小學生，在他自己放學後，去教他們。不久，又找到幾個要唸漢文的孩子，又開始了他半工半讀的生活。

跑鄉下的路，鞋子很容易破，又無錢買，就又常常赤腳去唸書，包一團番薯乾做午餐，放學後再匆匆趕到學生家裏教漢文。

林花匆匆謝了，春天過去，南臺灣夏季是漫長的。萬居已稍習慣這白天讀書，晚上教書生活，心情也開朗些。

一個炎熱的下午，他與幾個同學從口湖學校放學一起回家，路過一灣流水，牛挑灣溪上面有座橋，一時興起，大家喊着：

「洒水！洒水！洗身軀！」

「老居！加緊脫衫！」

他們一個個脫掉衣服去游泳，其中一個名叫林李樞，不知水的深淺，跳下去沒好久，手就在水面上擺幾下，不見人影了；大家驚得目瞪口呆。萬居知道正面救人，一定被他緊緊抱住，同歸於盡；於是急中智生：一個猛子砸下去，游到林李樞跨下就頂着林李樞浮上水面，同學們都鬆一口氣都喊：

「老居真聰明！」

「老居像宋朝司馬光呀！能救人！」

這林李樞，是他堂弟，過繼嘉義縣新港林家。

萬居早讀書，晚教書生活，祇繼續一年，家裏實在太窮了，田土所產，實在變不出多少錢；母親脾氣也愈變愈暴躁。

「明年不要再讀書啦！」母親在憂愁地說。「捐稅繳不出，怎麼辦？還是專門教書，多賺幾個學錢；再不然捉魚，賣豆子也好！」說完看看她十六歲長得瘦高的兒子，她兒子恭敬地答：

「我不讀日本書就是，我專門教書好啦！」

#### (四) 姊姊出嫁

萬居的姊姊李藕已經十九歲，長得亭亭玉立，雖然沒有漂亮衣衫，但生來勤快，節儉，早晚幫忙母親操做，也沒纏足，臉上有個深深酒渦，早經媒人說合給水林鄉萬興村余家做大媳婦今春送來喜餅。想訂個日子，迎娶過去。送龍鳳喜餅，本是中原古風。

母親既高興，又難過。高興的是女兒有個歸宿，難過的是，家中少個幫手，萬居整天在外時多，回家時少，日子是更寂寞痛苦。

萬居仍舊以教書爲職業，我們漢人，老腦筋。白天看孩子去讀日本書，晚上暗地裏請老師在家教漢文。他教漢文之外，又多一層本領，學生們在學校唸得半生不熟日本文，他也可以幫忙教。所以在當時，他在檳梧村，還是位受歡迎的教師呢。

歐風美雨，也慢慢透過這淪陷的島上，萬居開始穿西式短裝，把髮辮也剪掉啦！

自從剪掉辮子，穿了短裝以後，精神爽快；不過平常仍舊穿布鈕的對襟衣服，赤着腳。

萬居教四書，五經，當時稱謂——漢學，孩子們都很歡迎，家長也知道這少年人肯吃苦，教學精神可嘉，來求教的人日多，索性就在梧北村一座廟裏調天宮設館，每晚點起煤油燈來教學生，他想：也許一生就長此教書下去。

不過每當回家，母親情緒特別壞。是的，阿姊嫁了，家中大小事都要她自己動手，日本人常來催捐稅，難怪她老人家，長吁短嘆。

### (五) 絃歌不絕

北港梧北村，離萬居所住的草寮不遠，有座並不堂皇的古剎——調天宮，本是他發蒙的地方。現在他正式在這座廟裡設館授徒，這年他已十七歲了。

日本已在各地設立所謂「公學校」，也就是日語學校，加緊文化浸透。可是一般人腦筋守舊，仍教子弟讀漢文。

萬居的書館，在教育制度上，叫大複式班，剛發蒙的小學生，也有讀過兩三年的高班學生。

當他這還教小學生唸：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情。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書聲朗朗。

「這邊教較大的學生寫毛筆字，並教他們如何先臨顏真卿，柳公權的帖，顏字厚重，柳字挺拔。

「你們大家從顏字取其渾圓；從柳帖體會骨架神韻。字彷彿是人們的衣服，可以從你的字，看出你的出身和學問修養來。練字兼有修心養性之功，所以你們要好好練字！」萬居身穿長衫，足穿布鞋。一句一句地說着，現在是位很像樣的老師了。

這邊字寫完，就開始教論語。

他正敘述而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這文就是詩書禮樂典籍。行是謹守禮法、循守禮法。忠是心地要厚道，保存天理。信是言行一致，注重力行。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爲先……」

他講到這裡，想起那班發蒙學生沒有做，趕快教他們拿出描紅，簿子。

來描紅練字又匆匆走到那些年紀較大的孩子們面前，那是最高班，是讀完秋水軒尺牘，模仿書中口氣作文呢。

題目是致友人書：

某某吾兄足下：

良友難逢，菊花依舊，滿城風雨，我懷何如。兄有意來舍飲薄酒否？

萬居看了看，笑笑。他的學生也能之乎者也啦。

他就在大複式班中教了一年，臘月十六日循例封館。

萬居想：賺的學錢太少，都是隨學生自己繳的，也不好意思自己去討。同時民窮財盡，那有多少人富裕呢？何況棺槨常遭海水倒灌，是落後而貧困的農村，大家講詩書禮讓，可是無法讓老母吃飽怎麼辦呢？

「男兒志在四方。啊！我想出出遠門！」萬居下了決心，要遠走。

## (六) 當鹽警察

循例臘月十六封館，回家幫母親做做，打雜事。委婉道出他心思，想出遠門，多賺點錢，免得母親煩惱。她母親也同意。

春回大地後，萬居十八歲了。由林平晉先生介紹，到布袋做事，母親給他收拾被包行囊，打發他到布袋去。臨別再三叮囑，她老人家灑了眼淚回去。

當時的布袋，稱布袋嘴很繁榮，車馬行人很多。萬居就經林先生介紹做「監視補」，也稱為鹽丁，也就是鹽警察。從此每月有了固定收入，除了自己吃用外，就可以帶回給母親。

他看到海上許多船泊，許多漁船在早出晚歸；又看到許多商船在搬運貨物；海上浮着許多白浪，由遠而近，使他悠然神往，海的彼岸不是祖國大陸，他站在高岡翹首西望，想一覽大陸河山，可是看不到。

他開始交朋友，與人很和睦，並且也豪爽；他無親兄弟，門衰祚薄，他想結交朋友，古今朋友有時還勝於手足呢。

中秋節到，他請假回家，看看母親，給她老人一點錢；心裡很覺不安，賺的錢太少，無法使母親生活好轉，他想換換環境，因此對姐姐阿藕說：

「在布袋嘴，賺錢太少；又看不慣日本人欺負漁民，我真不想做下去，又怕阿母生氣。」

「凡事忍耐呀！老居！」姐姐無可奈何地說。

萬居要往布袋母親看兒子要走，心裡有無數的話要說，但又說不出，祇是再三再四叮囑：

「不要學旁人拍麻雀（麻將），不要賭錢；不要吸洋煙；不要亂花錢，莫去跟女人開玩笑，有好女孩將來娶給你就是。」

萬居聽了，連稱：「是！是！」他自幼讀了好多年書，又教了好幾年書，古代往聖先賢思想，時時在腦中湧現，怎會胡作非爲呢？

母親今天例外送他一程，她有心思欲言又止，近來日本人收嘉南大圳催租稅催得急迫，她心一橫，已決定一件生死大事，不能透露給她唯一兒子聽。她想：反正他長大了，又有了職業，可以放心離開，這世界對她是無幸福可言，早點離開算了。

### (七) 母歸西天

萬居母親吳嬌女士，性情剛烈，當她決定一件生死大事後，她把屋子整理一番，根本談不到細軟；祇是把舊衣衫細細。兒子如果爭氣，將來不愁衣食，也不一定需要她的破銅爛鐵。她日子太難過，想早日解脫。白天難過，晚上更難過。

農曆八月十六日，不出所料，日本收稅人又來了，像兇神下界，氣焰逼人：

「歐巴桑：提錢來！你的租稅是三十圓！加緊！」

「我沒有錢！田裡出的一點豆子，也賣不了幾元！」

「那你的不繳？」說完，皮鞭一甩；這響聲震耳欲聾，幾乎打在她身上。

「好！」她牙一咬。「明天一定給你，你明天一定來拿呀！」

「明天的一定喇！」那日人眼睛瞪她一下。

天黑，她獨自哭了一場，想想女兒嫁的人家還不錯，余家是耕田的老實人家。兒子呢？以後看他沒有志氣，自從她丈夫李鑽死後七八年，這苦無法再熬下去啦！她想想又哭一場，然後取一條麻繩就懸樑自盡了！

八月十七日早晨，鄰居看她沒有開門操做。都互相覺得奇怪，她老人家，一向是勤快的呀！

「是不是她抱病啦？」

「教日本人氣死啦？」

看那日本人又來了！右手拿着皮鞭子，左手捧着捐稅簿子，兇神附體般地走來，響亮的打門聲，使四鄰都圍攔着；祇見那日本人用力一推那木板門，就大叫一聲後退，然後就嘖嘖咕嚕說些日本話；他們找個通日語的青年人來，知道萬居母親上吊自殺死了，並且要經過驗屍，方准解下來，說完揚長而去。

他們的鄰居，也是他們李家本家，都聚攔來，驚慌失措，不敢將她老人家屍體解下來，解了下手也無用，因為手脚都冰冷，毫無生還希望，恐怕是前半夜尋的短見。又派少年人去水林鄉余家送信，叫姊姊李藕回來；又另派專人送信給布袋做鹽警察的萬居，見了面祇說病重，免得他路上驚慌過度。

姊姊李藕回來，哭了一場又一場，聽了令人心酸。

萬居趕回來了，進門一看母親懸在樑上，是悲哀及驚嚇過度，使他哭泣在地上，哭得聲嘶力竭，連哭號着：

「阿母啊！……阿母！……」



鐵石心腸聽了都會下淚。他哭滾在地上半天，經他堂兄李修，李西端等拉起。安慰他要做孝子，要行禮磕頭，辦喪事，不能哭昏了自己，無法負起孝子責任。

我們漢民族，雖然被異族統治，然而仍舊保持我們民族性，一向勤勞互助，濟弱扶傾，這時親友紛紛解囊。

經人催促，日本人來驗過屍了，證明自殺，方准放下屍體；家人又一陣哭號。

萬居身上一個錢也沒有，經大家七拼八湊，弄一副棺木，裝殮蓋棺；萬居哭得淚如雨下哭曬終日；李藕邊哭邊喊，想喊醒已瞑目的母親。人生最苦的是生離死別。

在異族統治下的人民，猶如孤兒，毫無保障，當然日本人逼死是不償命的。

喪事草草完畢，葬於李鏡先生之傍，生同袋，死同穴。妻孥墓草，如訴不完的淒苦人生故事。萬居成徹底孤兒了，這年萬居十八歲。母親享年僅五十二歲。

## (八) 養 鷄 生 涯

萬居自喪母後，家中祇賸下他一人形影相弔。草寮陰暗，風雨晨昏，更增加孤苦淒涼意味。

他堂叔李九鐵尚健在，教他過去吃飯；爲了使他離開陰暗的草寮，讓他與他大堂兄的長子——水波，同睡在草藥店的大木櫃上；這時的草藥店，已由李修經營。

萬居無意再回布袋做鹽警察，他看不慣神氣十足的日本人欺壓漁民。

十九歲的少年人，總要找工作啊！內心非常苦悶。他對堂叔，堂兄們說：仍舊想教書。大家的意見是。教書太清苦，不如從事生產。大家商量的結果：找個山坡，大規模養雞，兼來教書。決定找個鄉間，大規模養雞，找幾個小孩子教教。

二堂兄西端，送他三十隻母雞，堂叔李九鎮，送他兩百元做資本，加上他自己的所有，共買了母雞一百隻德國種雞十隻。大堂兄李修，並且把他大兒子水波交給他，供他差遣，幫他餵雞，上午讀日本的國民學校，下午跟萬居讀漢書。

萬居又暫時離開梧北村故土，母喪後第一次離家，不免又滴下不少眼淚。他攜侄兒水波，遷到江西寮山上。這雖也是草寮，倒也寬敞。早晚餵雞，白天教書。水波當時是八歲大的孩子，大大的眼睛，黑的皮膚，算得上是伶俐的兒童。萬居想：

「古人說得好：『嚴師出高徒』，我做阿叔的人，要兼嚴師，好好逼他一逼，看他將來有點成就不。秀才都有一對秀目，我一定要栽培他！」

想了想，然後說：

「水波！來！去餵雞，順便在草堆裏雞卵檢回來，然後來背書。」

水波把糝混的食料散在地上，逗雞回來，一隻隻抓進籠裏，然後檢了些蛋回草寮。趕快拿起漢書背。

萬居把晚飯煮好，可是心裡，徒生一計，何不讓水波背好書一起吃？於是喊：

「水波：你好好把我近幾日教的書，都背誦如流了，再一起吃飯。」  
水波看熱騰騰的飯菜，不免口水直流。但不敢露出饞相，祇有死命地背書。

萬居在草寮來回踱着，心思很沉重，國難，家仇，一身如寄，二十歲不到，就遭逢父死母喪大變故。因為飽經憂患，儼如二十幾歲的人。身高最少至一七〇公分以上，髮辮已剪掉三年，此時已經會用髮臘整理自己的頭髮。似乎對每件事都認真，態度初看起來很莊嚴，其實對人又過分熱誠。

這草寮裡，劉老板給他設備了竹桌竹凳，這也是他的學堂，用張大紅紙寫着：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

學生有背不出書的，就教他對神位跪着。

附近人家，知道萬居能教書，都陸續把子弟送來。有些人知道大陸已經是民國時代了，並且有女學堂，心想女孩子讀讀書也好，能够記帳，寫寫信，所以有些人家，把女孩子也送來讀書，羅絨花就是一個。

羅絨花的父親羅容，與萬居也相識，深佩萬居學識修養，所以把女兒送來。絨花當時十歲，是個活潑美麗的女孩。這天吃過晚飯，進草寮來背書。

「噢！萬居叔，你們怎麼還沒用晚飯？」絨花說。

「等水波把書背好再吃。」

「水波加緊背呀！」絨花喊。

水波在牆角搖搖頭。絨花走近他，他小聲說：

「我現在不敢背，背不出，要遭打。」

「水波：過來！背！」萬居大聲喊。

水波捧着十四本書，四書七本，幼學瓊林四本，尺牘兩本，詩經一本，戰戰兢兢，雙手遞過去，

「子曰：『學而時習之！』萬居爲他提示。

水波趕緊接下去：「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不知是駭怕？還是疲倦，越背聲音越小。

萬居一戒尺打過去，大喊：

「跪到孔夫子神位前去背！」

「絨花！」萬居轉向羅絨花。「你來背！」

絨花這女孩子，很聰明伶俐，不到一個時辰，把兩本三字經百家姓背得滾瓜爛熟，祇有一個字音念錯了，她沒注意到，萬居沒有打她，祇說：

「書背好了，你可以回家了。」

可是羅絨花磨蹭着不走，看看水波，那可憐的樣子。心殊不忍，她因爲是剛進學堂不久，所以祇背一本三字經，一本百家姓，水波要背那麼多，怎麼辦呢？

羅絨花忍不住了，流淚滿臉，哭着求情。

「萬居叔：叫水波吃飯吧！呷飽再背，不然，明天背也可以！萬居叔！」

這萬居叔表面嚴肅，內心也軟化了。

「來！背詩經！背了呷飯！」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也許是韻文的關係，倒也背完二頁。

羅絨花看他們叔侄二人開始吃飯了，方告辭，他弟弟羅萬春也提燈籠來接她啦。

萬居手上沒有錶，壁上沒有時鐘，他看看燈盞油枯了，時而近子夜，就往大竹床就寢。

黎明即起，他帶水波尋野菜，拌糠餵雞，然後再到草堆檢雞蛋，水波上午要到國校上課，教師是林

李柵，也是水波的叔父，過繼給林家。林李柵人很聰明，與萬居是堂兄弟，感情很深厚。叫水波通知林

李柵早些來吃飯。

萬居將蛋賣掉一部分，一部分留着孵小雞。今天索性煮一隻雞，煮些蛋，請堂弟大吃一餐。

這天林李柵回來了，六堂兄李清吉也來了，他們兄弟吃吃喝喝，好不快樂。萬居心想：我如果有飯

吃，願做孟嘗君田文，養天下士人，共談詩文及天下事，何等快活！

天氣漸漸燠熱起來，熱了幾天，忽來一陣暴風雨，萬居冒雨趕雞進窩；雨後非但不晴朗，又加倍悶

蒸。許多未乾的地方，開始霧爛。天氣冷熱變幻無常，萬居在山坡上上下下奔跑，照顧他的雞羣，這是他

的生命財產。

「不對勁呀！許多雞都垂頭喪氣地！」萬居惶恐地對劉老板說。

「怕不好啊！你趕緊把病雞放在一處，不要影響好雞！我來幫忙。」

劉老板又叫他兒子也來相幫，把病雞關進一個草寮，可是那病雞好像遭瘟，一隻隻伸伸腿倒地就死了。那些健康的雞，一個接一個倒下去了。這場雞瘟二千多隻雞在兩天之間都差不多死掉了，勝下幾百隻。

急得萬居目瞪口呆。總計養雞時間，前後祇有幾個月。

羅絨花的父親羅容，堅請萬居到他家去養雞，他家住在山下樸子埔。餵料又貴，此時學生祇有三兩個；決心不養雞了，把雞賣的賣的，該送的送掉。又回到二十公里外的梧北村。

### (九) 烏日糖廠工作

萬居又失魂落魄回到梧北村。二十歲的青年，高大健康，東走走，西蕩蕩，就是遇見日本人，也能用日語聊上幾句。

有一個名叫中山的日本人，在鹿麻產由相識到深交，介紹萬居到臺中附近烏日糖廠工作。萬居考慮一下，就答應了。就到他堂兄西端處辭行。

西端已經開始設館授徒。看這無父母的堂弟，將有遠行，心中有數不出的苦楚。

「老居：好好保重，如果不適意，就回來，常寫信來。」心中湧現無限感觸：如何幫助他呢？西端幾乎流下眼淚。

「好！好！」手足情深，但生活的驅策，又不得不分離。

萬居肩負着衣包，行囊，拿着中山的介紹信，到烏日糖廠工作。

萬居漢字寫得好，日語也能說，所以馬上派他做糖廠管理員。

烏日氣候，比北港涼爽，他攜帶的書冊不少，公餘就朗讀着，許多同人，對他都很敬重。

這時候的臺灣，有文化協會的組織，由林獻堂，蔡培火等先生領導，常常有演講的集會。萬居每星期日休假的時候，就從烏日趕到臺中，聚精會神地聆聽演講。

他默默地聽，牢牢地記。有些講題是關於政治的，有些講題是關於文化的，他內心燃起怒火。悄悄地想：「日本人治臺灣用愚民政策，真是豈有此理？」

他不辭風吹雨打太陽曬，總做一個忠實聽眾，聽得多了，自己下個結論：還是設法到祖國好。

公餘黃昏，是難打發一段時間，他常到同事家走走，這時他生活中，出現個姓張的女孩子。

張家的父母，看萬居不抽煙，不賭錢，熱情而又誠篤，知道他父母都謝世，想招他為女婿；他不敢表示意見，心中有些猶豫。

萬居這時有位姓陳的好友，也勸他說：

「人總是娶妻的，你就跟張家訂下吧！」

「不不！我要娶妻，就沒有辦法讀書啦！」

午夜夢迴，心靈有些空虛，白天的雄心壯志，有些脆弱，理智向情感臣服，一咬牙，又閉目等天明。

我們中國人的感情，是非常含蓄的，祇限於談談罷了，他既不敢有肌膚之親，他連看都不敢看張姓女孩。

當地父老，對這來自北港的青年，交口稱贊。

到烏日第二年，忽接電報，說他堂弟林李榭在鹿麻產忽染重病，而是可怕的腦膜炎，他索性請假，到鹿麻產探病。

## (十) 趕往探病

當萬居接到電報，知道堂弟林李榭患了腦膜炎後，他憂心如焚，決心到鹿麻產，照顧他生病的弟弟，這病很危險，九死一生，而且日本人對生傳染病的人，待遇奇苛，用可怕的隔離手段，病人往往得不到護理調治，而喪失生命，他越想越怕，決定兼程趕往。

到鹿麻產一問，果然說林李榭被隔離在一個荒涼的草寮裡。

「有沒有人照顧他？」萬居急切地問。

「家裏人不准看他。」大家低下頭，無可奈何。



萬居火性大發，衝向人們指給他看的草寮，看見一個日本警察，在遠遠地守衛，看萬居走近，大叫「止步！」

「我看我弟弟！」

「不可以！」

「我非看不可，他生病了，沒有人照顧他！」說着他大踏步走向草寮。

日本人沒見過這樣膽大的，大喝也阻止不了這發狂發怒的人，可惜手上沒有槍，祇有警刃一把；論體力，也打不過這高大的臺灣青年。無可奈何，祇有喊：

「連你也一起關！」

「求之不得，我就是照顧他！」

萬居就在草寮中，與他發高燒的堂弟會面了，林李柵多少天昏沉沉，未進飲食，靜待死神的來臨。朦朧中，聽萬居在呼喚，他懷疑在夢中，勉強睜開他枯澀的病眼，認出是老居來了。

「老居！老居！」他聲音微弱，想伸手，又伸不出。

老居摸摸他頭，在高燒，臉通紅，想說點安慰他的話，又說不出。祇有趕快找柴燒水，又想法子找點米，煮粥餵他。

看堂弟發出點汗，燒退一點，不禁喜形於色，可是不久就昏昏睡去，又發驚恐的夢囈。

日本醫生偶而來一下，注射些藥，搖搖頭又走了。臨走用日語對萬居說：

「這是可怕傳染病，你也會傳染，不准到處亂走，免得再傳給別人。」

夜裏，蚊蟲嗡嗡地叫，就是這些害虫，是傳染病的媒介。天氣奇熱奇悶，他仰望天空星斗發呆：

「難道人類的苦難，永無休止？」

問天，天不語。人們自己要肩負起這苦難。

這夜，林李樞燒得唇乾舌焦，張不開嘴飲水，萬居拿一杯溫開水，一滴一滴，設法減輕他的痛苦；漸漸地，不對勁了。堂弟開始抽筋了，頭頸變得很硬，而且往後挺，他痛苦地瞪着眼，忽然呼吸很急促，汗如雨般形外冒。萬居忙往外跑，找那守衛的日本人，請他找醫來。

當黎明後，林李樞終於斷了呼吸；醫生姍姍來遲，萬居哭得聲嘶力竭。日本人吩咐：

「要把屍體燒掉！」

「火葬？啊！土葬成不成？」

商討的結果：用土葬法，不過要埋得很深。

李家是大族，不能來送喪，萬居一人送葬，更增加他孤獨寂寞。他想：林李樞是那麼聰明，是國校很優秀的教師，好人竟不長壽。

林李樞棺木下葬後，萬居就失掉了自由。

幾個日本人，堅持說他已感染了腦膜炎，叫他在草寮等死。

他大叫，他暴跳如雷，可是日本人仍不放過他，因為他不聽阻止，跟病人接近，一定要處罰他。就

把他關進草寮隔離。

萬居呼天不應，呼地不靈，一身是勁，硬說有病，也沒辦法。鐵窗困籠，鎖住獅子般的健壯青年，草寮中度日如年，不知要關到什麼時候。

南宋文信國公，不是在土牢裡完成正氣歌，我何不作作詩。可是又沒有紙筆。祇吟着：

「三尺牢籠鎖自由，鐵窗困白少年頭。」

人應爲正義而生，爲正義而死。日本人看殖民地人民生命，本如草芥，應該早點回祖國，設法回祖國求學呀！

萬居在草寮裡，憤憤不平。關了四個多月。一天，日本人，忽發善心，叫萬居出去，檢查他的身體強健得很，就把釋放了。

## (十一) 返祖國求學

萬居從草寮中出來，心變得很堅定，對親友表示：一定要去祖國念書。

許多親友都來梧北村探望他，姐姐李藕也來了，他見了親姐姐，大哭一場。

他一再表示：要回祖國讀書，大家生活雖苦，捐稅也重，但也都紛紛送「路儀」。

西端就趕快把家中所存的錢，統統拿出來，又賣豬，一隻肥豬，祇賣了十元。

萬居到烏日辭行，大家也紛紛解囊，有人送十元，有人送三元，兩元。到他臨走時，身上已經有兩

百零四元；西端一再誠懇地對他說：

「老居：我以後設法多餵些豬，去捉些魚來賣，一定寄錢給你。」  
現在錢有了，要辦護照方能出境。

北港區植梧派出所，有個日本警察叫藤本，藤本長得瘦瘦高高的，面孔很清秀，不像一般警察兇相，他聽到萬居要往中國求學，先是一怔，心想：不會是思想犯吧？繼而一想：古今一樣，求學總是好事，不能不幫忙他，因此說：

「去中國的護照很難辦，不過你去讀書，是好事，我一定要幫忙。」  
萬居等了又等，將有遠行，心情既興奮，又悲哀。一天藤本終於告訴他：

「李桑：你要謝謝我喇！你的護照下來啦！」

萬居匆匆收拾行裝，帶着幾本心愛的書，踏上他的征程。

聖經上會寫：

「患難是新生命的源頭，逆風的阻力，使飛鳥飄得更高。」

這苦難中長大的二十二歲青年，辭別了父老兄弟姊妹，踏上征程，就由嘉義坐火車北上，到基隆搭海輪到上海。

他在船上，回首家山，越來越遠，不禁吟丘逢甲的詩句：

「宰相有權能割地，

李萬居先生傳

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鷗夷子，

回首河山意黯然。」

## (十二) 十里洋場上海

萬居好像孤雁遠征，越過大海，到了人聲鼎沸，華洋雜處的上海。

到了上海，首先是：「問今是何世？」原來已是民國十三年。也是公元一九二四年。

忙着看報，訪友，一口閩南話，在上海是行不通的。

此時是「五四」運動以後，北伐以前。北方是軍閥割據局面，很多閩粵有志青年，聚集上海。在關北有一所國語補習學校，專為這批青年而設。

萬居首先進這所國語補習學校，齊鐵恨先生，擔任萬居的老師；學着吳稚暉先生發明的注音符號。

秋天，萬居又進了文治大學。

進了大學以後，這來自東南海陬臺灣島上的青年，覺得功課很吃重，他想勤能補拙。

於是萬居夜以繼日，用功起來。

晚上唸書常想打瞌睡，他預備一盆冷水，當睡意來的時候，就把頭往水裏猛浸，馬上清醒了，再繼續用功。可是又覺得自己常常讀到夜深，很影響同房間同學的睡眠，於是他把許多書，堆砌成一個小堡

壘，把電燈牽引小堡壘中，再把自己的頭伸進去，這樣用功，方不會影響同寢室的人睡眠。

上海風氣已開，不但男女同校，而且又同班，同座位。萬居同學中，有一個叫潘競修的女生，恰與萬居同座，潘小姐年齡祇有十八歲，國學基礎很好，就開始同萬居有文字往還之誼。

有一天萬居作了一首詩，題目是：

### 秋夜讀夢我

萬居

愁聽西風萬籟吹，深宵不寐讀毛詩。

夢我半句腸千斷，風樹一聲血萬絲。

十載終天恨抱盡，三春罔極報無期。

孤哀萬里梵梵客，濕盡衣襟祇自悲。

這首七言律詩，老師給他評價很高，他喜不自勝，抄了一份給鄰座潘小姐，請她指教。潘小姐很快回他一首七律。題目是

### 校樓夜坐

潘競修

課餘兀坐一身遙，愁聽車聲起逆潮。

匝地風雲心已碎，過江烽火髮先焦。

幾時得遂和平願，何日能將憂恨消。

海角層樓聊寄足，不堪清冷可憐宵。

又

潘毓修

韶華虛度暗傷神，

學業拋荒愧見親。

眼底乾坤更擾攘，

胸中意氣益輪囷。

難憑濁酒消閒恨，

應借金經淨俗塵。

明月半沈人不寐，

最無淨土可安身。

萬居接到她的詩箋，看她寫什麼：「不堪清冷可憐宵」。又什麼「明月半沈人不寐」，分明是「無計度芳春」，這份感情又在使他興奮，他又步原韻，回敬二首。

步韻

萬居

雁聲驚動故鄉遙，

萬種愁懷似逆潮。

荊棘逢台傷已遍，

烽煙祖國惜成焦。

牢騷滿腹憑誰訴，

歲月廿年恨忽消。

同是天涯零落客，

可憐最惟此寒宵。

又

萬居

秋殘藕旋倍傷神，

鍾子難逢孰可親。

細雨瀟瀟魂黯黯，

寒燈寂寂意困困。

未酬萬丈英豪氣，

豈避三分世俗塵。

月上紗窗人太息，  
飄飄最是客中身。

萬居把他與潘競修和的詩，抄了一份，寄給臺灣他的堂兄及堂侄們，並且加以說明：

「詩可以羣，可以怨。李白之抒情詩，何等艷情。至於毛詩，勞人思婦。閨女怨夫，傳流萬世，推爲詩之鼻祖也。潘女士之『不堪清冷可憐宵』，『難憑濁酒消閒恨』，『應借金經淨俗塵』，『明月半沉人不寐』數句，頗含一種意味，故和之；但讀詩，作詩，必如孔子曰：『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

北港故里的人，以爲他將有女友；其實他的心胸，可以由他的詩看出：「未酬萬丈英豪氣」，他當然不會墜入情網，而祇以詩文往來爲限。

物換星移，冬去春來，萬居眼看要放暑假了，他也想返台省親。

他又回到苦難的故鄉。他深深記得日本警察給他辦護照的事，所以回到北港，第一件事，就是送一隻掛錶給藤本。

他回來住在北港結北村，仍舊睡在大木櫃子上。穿着白柳條長衫，西裝褲，傍晚常吹洞簫；放下洞簫口中唱着：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這首南唐李後主的浪淘沙，是寫於亡國之後，流露着面對江山，無可奈何的心境。他想在古人詩詞



裡，領略一點與自己相似的情緒。

淒涼的歌聲，在故里的夏夜庭院中，一遍又一遍反覆地唱，並且教他侄兒們唱。

暑假很快過去了，臨走時，路費，學費，又承親友們紛紛送「程儀」；他堂兄西端，又賣豬，又將所有的錢，都拿出來，給他老居弟，湊了許多錢，西端拿了兩百多元，允許用度不足時，再寄給他。

再到上海，萬居轉入民國大學，這是民國十四年夏天，正式受教於章太炎，胡樸安門下，研究國學，很有心得。對西洋學術思想，也很嚮往。確信民主與科學，方能復興式微的中國。他與臺灣詩人林嘯鯤，湖南詩人黃覺同學。

這時，萬居也常閱讀醒獅報，與青年黨人，建立關係，大約從這時開始。

章太炎先生，對這來自臺灣的高大青年，印象很深，看這青年一臉嚴肅，充滿剛毅之氣，所以課業也常談談。章大師看出這個學生不平凡，一天對萬居說：

「你到日本學軍事如何？」

「我不想去日本。」講這話的時候，想起家鄉被割據，母親的慘死。「我要出國，就去法國。」這不是妄想麼？經濟這麼困難，怎能去法國？

### (十三) 同鄉會

看報紙上登着福建同鄉會要召開了，萬居決定去聽聽親切的鄉音，和看看鄉長們的豐采。閩臺本是

一家的。

福建人憑着智慧，在官場和商場上，很有些出人頭地的。很多年高德劭紛紛發言。有人發現來自臺灣的青年，索性請他上臺講講臺灣被割據後的情形。

萬居上臺，對這些同鄉們，好像見了親人，激動得很。滔滔不絕講述臺灣淪陷後的情形。並且說到自己當前處境。並且說本來要到法國去讀書，可是沒有錢。

想不到有些熱情的鄉長們，當場送錢給他，一時衣袋，裝滿了鈔票。後來他把這件事告訴他夫人知道人間到處有溫情。

開過同鄉會，使他興奮了很久，並且又認識了很多同鄉，同學。

## (十四) 二次返臺

物換星移，暑假又到了。萬居決定要去法國留學，但必須返里與堂兄西端商量。

這是民國十五年的夏天。臺灣許多報紙仍保留「漢文版」，萬居開始撰文，據說還與人打筆仗。

「文化協會」，正如火如荼展開。萬居以前是聽家，現在可以登臺講演了。林獻堂，蔡培火等人，很看重萬居；聽說萬居要去法國留學，林獻堂懷疑地說：

「北港喧梧，是很落後的農村，怎麼能供給起一個留學生？」

的確是困難重重。西端爲了完成堂弟萬居的深造願望，一再思慮，如何籌出這一大筆路費。一天試

探地問：

「老居：我們這裡，去法蘭西要多少錢？」

「路費我在上海打聽過：從上海到法國是四百三十元，另外……」他有些難爲情，

「另外當然給你些零用。你到上海是穿學生裝。現在先拿二十圓去做套西裝。」西端掏出二十元給他。

萬居做了一套三件頭的西裝，在法國穿了七年。

西端焦急，憂慮，看看家中值錢的東西，儘量要設法變成堂弟的路費。

親友們知道萬居要去留學，紛紛贈送程儀。最多十元，其他有三元，兩元的。

西端知道萬居暑假祇有五六十天，所以趕緊給他準備路費，豬隻能賣的，都趕去賣了。

籌來籌去，湊了六百四十元給萬居，並且說以後一定陸續地寄。

到法國的護照本來不好辦，結果送了三十元的禮物，西端煞費苦心。

一切準備差不多了，萬居就要離開臺灣，取道上海，再去法國。

### (十五) 辭別姊姊

萬居唯一胞姊，嫁給水林鄉萬興村余壬癸，是樸實的農家。他今天決定來向姊姊辭行。

姊姊李藕，長他三歲，自父死母喪，唯一親弟弟，又要出遠門，留他吃了飯，送弟弟走到田邊，抹

着眼淚問：

「老居：你剛剛講要去什麼所在讀書？」

「要去法蘭西，好遠，好遠！」

「老居：你今年二十四，五啦！爲什麼不娶親？」

「功名不成就，絕不娶親！」萬居答。

李藕也不知道他幾時功名成就。祇是傷心地送他走，不斷抹着眼淚。知道他這一去，不知幾時回來。

「老居：你要等好久回來？」

「我要能救三百六十萬人的時候，纔能回來！」

李藕聽了，更是傷心，他不是誇口麼？她知道臺灣當時有三百六十萬人口，他救得了麼？那他一定很久不會回來的。

萬居黯然辭別了姊姊，過了幾天，登上征程。

## (十六) 花都巴黎

民國十五年，也就是一九二六年初秋，萬居由上海乘船到法國。

在船上，遇見湖南出生的蕭石君，他也是去法國留學的，一路談得很投機，到法國就一起租房子，

結果在巴黎郊外，瑪麗老小姐處，租到一間房子。

蕭石君與萬居，有兩個共同處，一是窮，另一點是愛作詩。

有兩點不同處：蕭先生憂鬱，萬居剛毅，積極。蕭先生留連巴黎，到六十多歲仍不返國；萬居學成即返國。

萬居到了巴黎，既不徵歌逐舞，也更不紙醉金迷，就開始補習法文。本想半工半讀的，可是求職不易，祇是寫寫文章，煮字不能療飢。好在他堂兄西端不斷寄錢給他。

萬居想起濱海的故里，草寮，花生田，小溪中捉魚，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他又回到故里，他走到杭栢村，輕推草寮板門，躺在大木櫃休息。又踱出草寮，循熟稔的小路，走向西端兄家，正要大踏步邁前呼叫，夢醒了；仍躺在巴黎郊外，幾滴思鄉淚流下來，久不成寐，思潮如湧，作了一首詩，寄他的西端兄，他寫着：

在巴黎寄西端兄

矚目斜矐心幾碎，

夢中猶認舊家門。

春光浴我常溫暖，

淚灑征衣爲感恩。

心中有所感慨，好久都激動不已，業經宣洩於紙上，反而能平靜些了。

西端在家鄉，儘力節衣縮食，種稻，種花生，番薯，又去捉魚，捕蝦，早晚要教漢書，每三月要寄三百元給萬居。

帶着三百元，到北港鎮郵局，說明這錢要寄法國，郵局不受理，說這是三等郵局，你們應該去臺北寄，沒有人會「拉丁文。」有個日本人忽然說：

「你去嘉義郵局問問，雖是二等局，彷彿有人會「拉丁文」。

又把三百元帶到嘉義，果然有一位日本人會拉丁文，就請他填寫匯票。

西端心中頗不忍。回到家，捉到大蝦，把大蝦先煮熟，再曬乾，送那日本人啣個飽。

以後每捉到大蝦，都洗乾淨，煮好，然後曬乾，便於保存，然後用裝香煙的紙盒裝好，準備送那嘉義通拉丁文的日本人吃，因為給他翻譯，寫匯票，是他額外工作。

萬居每次接到家中寄來的錢，都感激和慚愧交作，所以就日夜發憤讀書。

一天瑪麗老小姐說：

「李先生：我看過很多留學生，都沒有你這樣用功的，將來你回到你的家鄉，一定是個有名望的人。」

萬居聽了，感慨很多，什麼時候纔能回到那苦難的家鄉？致於將來有沒有名？也是未知數。未必瑪麗老小姐有先見之明？

## (十七) 進巴黎大學

民國十七年，也就是一九二八年。秋天，萬居正式進巴黎大學文學院，攻讀社會學，在名教授普格

勒 (Prof. Baugle) 和崔可拿 (Prof. Raucounet) 兩位指導下，研究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思想，和普魯東學說。(Lapocitrine De P. J. Proudhon) 對普魯的生活奮鬥史，特別感興趣。

萬居結識了許多好朋友，也是當時在法國留學的，有黎烈文，劉屬九，黃維揚，張耕陽，李肇義，鄧靜華，鍾華鏞，郭烈漢等，還有位女同學，就是施莉俠小姐。她是雲南人，能畫，能彈月琴，更能作詩，一下就吸引住萬居。

施小姐是在巴黎大學專攻近代史，與萬居的社會學有很多共同課。不過施小姐是富家女，萬居是窮學生，祇是心中有些仰慕，而不敢造次。

可是不久，就有詩文往還，施小姐落落大方，常有照片，詩，寄給萬居，萬居不覺怦然心動。許多朋友冷眼旁觀，都不希望萬居墜入情網。

一天，張耕陽對施小姐說：

「你不要去找老李，(指萬居)要他好好讀書。」

「我有自由，要你管我？施小姐驕傲地說。」

「我不是管你，是關心老李。」張耕陽說着，心生一計。「喂！你暑假要到哪兒去避暑？」

「我還想不出，看我這麼瘦，你想我到那兒去休養休養，可是一時想不起地方。」

「我倒想起個地方，就是修女院，是那麼清靜，高貴，不過不容易住進去；而且要監護人簽字呢。」

「異國作客，到哪找監護人？」施小姐說。

「我可以做你的監護人，好不好？」

「好呀！」

於是暑假到了，張耕陽把施小姐送進修女院，而且簽了字，修女告訴耕陽說：

「施小姐不能隨意外出，星期天要監護人來接，簽了字，纔能外出。」

「好！好！」耕陽說。

「星期日來接我喇！」施小姐說。

「嗯！你好好在這休養休養吧！」耕陽揮揮手走了。

耕陽存心把施小姐「關」在修女院，星期日根本沒去接她。

施小姐住在修女院裡，看看書，畫畫油畫，又作作詩，可是忘不了巴黎的繁華，也忘不了男同學們的殷勤。這張耕陽怎麼不來接她？於是寫了很多信，罵他，諷刺他，求他，快接她出去走一走。

信如雪片飛來，耕陽都把信丟在紙簍中。等到快開學了，耕陽再去接她。——耕陽早打好主意。

暑假對萬居來說，倒也寫意，每天讀讀書。星期天，張耕陽黃維揚，常常提了些法國人不吃的豬肝，豬雜碎，到萬居住處，一同炒來吃。黃維揚對弄菜，很有一手。

瑪麗老小姐，很喜歡熱鬧，看一羣年輕人，有說有笑，使她減少許多寂寞。所以飯後，瑪麗老小姐總是煮一大壺咖啡，請他們飲用。就是他們回國以後，常常還思念瑪麗老小姐的咖啡。



夏去秋來，暑假要開學了，耕陽從修女院把施小姐接出來。

見了面，施小姐罵人的話，像連珠砲樣的飛過來：

「你爲什麼把我關到修女院？你沒接到我的信呀？你是居什麼心？」

耕陽不理她。她一路走，一路罵。

快到巴黎的時候，她突然罵：

「你一定是愛上了我，怕我跟別人接近，所以把我關進修女院！」

「笑話！看你整天到處跑，瘦的可憐；現在你休養得又白又胖，還不謝謝我？你說我愛上了你？你也不照照鏡子？倒貼我都不要！」

等施小姐要打他，張耕陽一溜煙就跑了。

施小姐回巴黎後，想想也該好好唸唸書。

萬居許久不見施小姐，知道她去避暑，避暑回來，也不見芳踪，於是作了一首詩：

懷莉君

心緒無端淆亂劇，

眼前景色已前非。

漫言風雨連朝夜，

那許輕泥稍染衣。

冬天在法國，是肅殺而淒冷的，大家都上完了課，就是在壁爐前，讀讀書，聊聊天。萬居有時間就

寫作，譯稿。

漫長的冬天過去了，春天在巴黎是綺麗而美妙的，新綠乍生，漸漸地繁花似錦。

萬居想：施小姐冬天不來玩，春天該來玩吧？可是仍不見芳踪，不禁漫吟着：

「屐痕近已模糊甚，  
紅綠連天君未來。」

後來在巴黎一打聽，施小姐跟別的男同學玩得很熱鬧。萬居想：算了吧！她是富家女，我是窮學生。

我認識施小姐，也曾向臺灣家鄉寫信報告過；後來他西端兄寫信要他跟施小姐結婚。萬居回信寫：「與施小姐祇是朋友，姪婆尙談不到；何況施小姐是大家爭奪的對象，行爲浪漫，不適用於做妻子……」

萬居跟幾個同學談起，想辦份報紙，可是一想到，沒有漢文鉛字怎麼辦？

於是萬居他們在巴黎，開始於課餘，寫臘紙，油印辦了一份刊物。

在法國，苦讀七年，終於二十一年夏天，巴黎大學畢業，告別了風光旖旎的巴黎。

### (十八) 起程返國

一九三二年，（國曆二十一年）夏天，決定返國，並且寫信給臺灣報告，決定行期和所坐的船隻。家鄉的人，知道萬居學成回國，都很興奮，雖然去的上海，不是北港，知道相距近了，他一定會回來的。

忽然一天李水波氣急敗壞地跑到西端先生處，西端先生正在家教書，他拉他在一處說：

「我剛剛看與南新聞說：萬居阿叔坐那條船發生大火了，六百多人，祇存下一百九十二人，四百多人行方不明及燒死啦！」

西端先生，頓時流淚滿臉說：

「完了！十年心血白費啦！」

北港親友，互相奔走相告。都蒙一層陰霾悲悽氣氛。

原來萬居好吃，就救了他的命。他返國路線是從巴黎到馬賽，要從馬賽上船。剛好有朋友要請他吃飯，他索性退掉船票，跟朋友吃飯去了。

坐下斑船到了香港，一看報紙，知道要搭的那艘船發生大火，恐怕家鄉知道着急，趕快打一封電報，報告平安，並且趕快再寫信，報告回國經過情形。

原來林獻堂辦了一份報，叫興南新聞，一半日文版，一半漢文版，根據外電報導，誰知萬居中途退票呢？真是虛驚一場。家鄉人互相安慰說：

「吉人天相！吉人天相！」

## (十九) 回到文化中心上海

萬居又回到上海，一別七年，上海更繁華了。

這時他開始埋首整理翻譯的作品，於是將他的譯著：

法國社會運動史。

關着的門。

詩人相蘭若。

爲誰寫作。

戲劇與教育。

連續出版，雖不能說是著作等身，但以三十幾歲青年，也是難能可貴了。

現代英吉利之政治，是民國二十五年在南京完成的。這些都不是自己出版，而是賣稿費，交給商務中華，正中等書局出版。

回到上海，萬居已是三十二歲青年，朋友們都注意到，他是孑然一身，應該有個家室了。

留法的學生，都常到一位周自拔先生家裏玩，周先生有意爲萬居介紹位小姐，可是萬居拙於談情說愛的言辭，缺乏風流瀟灑的勁兒，沒認識多少天，就被一位留法學藝術的李先生把那位小姐搶走了，而且宣佈訂婚。

鍾賢濬小姐，正在上海伯特利醫院，學習婦產科，與同學劉光壁小姐很要好，劉小姐大哥劉鵬九，也剛從法國留學回來。劉小姐與鍾小姐，常相攜出入周家。

「大塊頭（指萬居）可憐，要介紹的小姐被學藝術李先生搶走了。」一天劉光壁說。

「好！我另外給他介紹！」鍾賢濤自抱奮勇地說。

從此鍾賢濤就開始給大塊頭物色對象。鍾小姐湖南長沙人。她父親鍾冕南，在前清進過學，後改入耶魯大學（湘雅醫院前身）畢業，一面在中學教書，一方在教會傳教，可是是書香之家小姐，面貌秀美，身材修長，萬居對她有些傾心，苦於不好啓齒。

鍾小姐對交男朋友，不感興趣，除了劉小姐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之外。另有一至友，就是章蘊如小姐，章小姐，喜歡她溫柔賢慧，並且約她抱獨身主義。將來一起開個醫院。

暑假鍾小姐畢業後，就由章小姐三叔章士釗，介紹到永安紗廠，第二廠，做醫務室主任。

星期天，仍有時去周家玩。想起給大塊頭介紹女朋友的諾言，就對大塊頭（萬居）說：

「下星期請到吳淞口永安紗廠來玩好嗎？我給你介紹一位護士小姐。」

「好！好！」大塊頭忙不迭回答。

正是秋涼好時節，萬居興沖沖到吳淞口訪賢濤；賢濤事先爲他準備好多紅燒肉，蹄膀魚，因爲在周家吃飯，每次看他吃得津津有味。賢濤的弟弟，鍾國元已由湖南到上海求學，她以長姊兼慈母精神，要培植他唸書，所以也約他來陪萬居。

萬居今天興緻很好，大快朵頤。飯後，賢濤帶萬居去看那位護士小姐，萬居祇好跟她背後走，心想：

「不要看別人啦！就是你自己啦！」

可是也不敢明說，祇好虛應故事看了一下。看完賢滯問他：

「那位小姐好不好？」

「好！好！」萬居如果不答好，以後沒戲唱了。

賢滯又替那位小姐吹噓了半天，萬居也祇好靜聽。傍晚告辭時，心中興奮異常，作了一首七絕：

初訪賢滯歸途有感

數點漁燈日正昏，

淡然物色足銷魂。

十年夢斷芭蕉雨，

寥落西風憶故園。

詩作好後，抄一份寄賢滯，也抄一份寄回臺灣。這首詩也給從法國回來不久的黎烈文看。黎君看完，大肆批評：

「老李：你交女朋友，作什麼詩？你作的舊詩，人家小姐也不一定喜歡看。我們中國人說談戀愛：外國講做戀愛。（make love）千言萬語，不如一吻。」

「我從不敢這樣冒失。」萬居臉紅囁嚅地說。

「你試試看！」黎君大聲指點他。

萬居大約是試過了，因為賢滯動搖了抱獨身主義觀念。

萬居在上海，不斷譯著，文名大盛。民國二十二年起，孫科先生約他至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擔任編譯工作。自此萬居僕僕京滬道上。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南京，星期六又回上海。

雙方漸漸談到嫁娶，並且把照片寄到家中徵求同意。

萬居一有時間，就往吳淞口跑，約定時間，當然鍾小姐在。沒有約定時間，鍾小姐也會到上海買東西，拜訪她的朋友，如劉小姐，章小姐她們。

一天他興沖沖地到吳淞口，結果鍾小姐不在；他失望之餘，回來作了一首詩。

秋日訪賢滯不遇

心情別後餘惆悵，

閒踏秋風落葉來。

佇立空階緣底事，

屐痕何處認蒼苔。

老脾氣不改，寫好詩，用毛筆端端正正錄一份給賢滯，又寫了一封信。賢滯看後，實在是芳心默許了。

不久又寫成一首詩：

申江郊外獨坐有感

試將心事寫新詩，

萬木難容我一枝。

獨坐湖光驚落葉，

歸來憔悴又秋時。

後來不相見，都有些不安。萬居實在想有個家，因此又寫了一首詩，表示他的心情。

海上寄懷賢滯

啟浦樓頭感索居，

別來消息近何如？

平生最愛湘山水，

魂斷秋聲正雨餘。

尤其是「平生最愛湘山水」，常爲朋友傳誦。是英國拜倫有這樣一句話：「當戀愛的時候，每個人都能作詩。」何況他平時又喜歡詩呢。

不久，就宣佈訂婚。

## (二十) 結

## 婚

雙方家長都同意後。萬居決定二十四年元旦，在上海新亞酒樓結婚。喜帖也印好了。

聖誕節前夕，大家都休假，賢滯約她的好友劉小姐，一起到萬居住處，寫請帖。這時賢滯另一好友章蘊如小姐，聞風而至，大叫：

「你們在做什麼？」

賢滯嚇得不敢作聲，倒是劉小姐膽量大。

「給賢滯寫結婚喜帖。」

「結什麼婚？那來的男人？准是你給拉的？走！賢滯！我們說好抱獨身主義的，房子也租好了，我們兩個開個醫院，走！三叔（指章士釗）的汽車在外邊等！」

說着動手拉賢滯，拉不動，把呢大衣帶子解下來，來綁賢滯。

劉小姐在旁大罵，扯住賢滯不放。章小姐看綁不走賢滯，就到桌旁，把印好的喜帖，撕得粉碎。



轉身又找賢濤，想把她拉走，看拉她不動，看她又擦了胭脂，是以前沒有的現象，氣得大罵：

「難怪男人找你，擦些紅的做什麼？」

「啪！」一個響亮的耳光，打在賢濤的臉上，賢濤祇低頭流眼淚，章小姐打完就氣呼呼地走了。

「你不要仗你三叔欺侮人！賢濤結婚結定啦！」劉小姐在她背後罵。

這時萬居趕回來了，見很多鄰居圍着看，屋子凌亂不堪；賢濤低頭垂淚。劉小姐說章小姐來搗亂過  
了。

「她是神經病，剛從醫院放出來的。」萬居祇好這樣對鄰居說。

馬上再加印結婚喜帖。忙上加忙。

「章小姐馬上到她三叔那兒哭訴，她三叔聽完，笑着說：

「鍾小姐結婚是應該的嘛！你吵什麼？我要準備送禮物，送什麼好呢？送她件結婚禮服好啦！」

章小姐有些畏懼她三叔，聽他這樣說，也不敢吵了，打起精神，準備吃喜酒算啦！

萬居與賢濤，在上海都沒有什麼親人，賢濤唯一弟弟鍾國元，已到北平去讀書。所以一切準備婚禮的事，除掉自己跑，就是靠朋友幫忙。

二十四年元旦，上海新亞酒樓，是有名的粵菜館，在二樓上，喜氣洋洋。新娘的伴娘是劉光璧，伴郎是另一學藝術的李先生。

證婚人是南京市長馬超俊。

男方主婚人是眼科醫生張錫祺。

男方介紹人是周自拔。

女方主婚人是趙恆懸，（湖南鄉長。）

女方介紹人是章士釗。

一時高朋滿座，婚禮如儀。

婚禮完畢，酒席開始後，司儀帶新娘，新郎敬酒。好心的茶房，按一般人婚禮的習慣，注一些茶，與紹興酒同色的，放在新人的酒壺裡。

這時候那女婿萬居，鬧了個不大不小的笑話。

原來他當敬酒的時候，一仰頸子一喝，發現不是酒，而是茶，就大聲說：

「我不要喝茶，我要喝酒！」

引起來賓大笑，後來傳為取笑他的笑柄。

新房設在塘山路。賢滯辭去永安紗廠工作，在住處開一診所，萬居仍僕僕京滬道上。

萬居一時無法返臺，就寫信給他堂兄西端，要他到上海住一個時候。

西端也想看看分別近十載的弟弟，同時看看未見面的弟婦。

所以西端就約本家弟兄李水變先生，同往上海一遊。從基隆上船，日本特務就注意，到上海，日本特務常跟踪，以為有什麼政治陰謀。其實純粹是手足深情，久別之後，想見見面而已。

西端先生在上海，因為第一次穿皮鞋，又因語言不通，更因日本人眼踪，所以很少外出。賢滯每日弄上好的湘菜，招待西端，可是他仍住不慣，不久與李水變先生，又乘船回臺灣。

### (二十一) 遷至首都南京

因為萬居辦公地點在南京，所以賢滯決定結束上海診所，同時南輝於二十四年秋農曆九月十六出世，事業與家庭不能兼顧之下，祇好做個賢妻良母。

民國二十五年，遷至南京中山門外孝陵衛二十五號，距離中山文化教育館很近，走路祇有五分鐘之遙。此屋一廳兩房，一間放雜物的屋子，另有小廚房和傭人房。賢滯從永安紗廠帶來個湖南籍老女工李媽帶來女兒阿慧住在一起。

多年漂泊，萬居總算有個安適的家，溫柔的妻子，活潑的兒子。每天上班為館中編定期刊物時事類編之外，就埋首寫作，每天翻着地圖，振筆疾書，寫好由賢滯騰清，賢滯有一筆娟秀的書法。他正寫大英吉利政治，後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書房有副網球拍子，傍晚時，有時約賢滯去打網球，網球場就在屋後三分鐘之遙。屋後並有小溪，流水清澈，可洗衣。這是萬居一生最恬靜安適的日子。

一個小院有兩家，除萬居家外，就是錢先生夫婦，鄰居相處得好，可惜錢先生貪杯中物，據說酒醉後受孕，生個孩子，眼睛一斜一斜的，腳一顛一顛地，看來好可憐。

家中常有客人來，其中來得最勤的，是留法同學郭漢烈，因為郭先生也為中山文化教育館編月刊。郭先生三十多快四十歲了，矮胖胖的，還沒結婚。雖然回國，還保持在法國作風。拿一疊稿紙，幾本參考書，就到咖啡館坐上一整天，一邊喝咖啡，刺激靈感，一邊寫。也許咖啡中放糖太多，也許缺乏運動，民國二十六年，郭先生就死了。是死於血壓高，年紀祇有四十二歲。

南京是古城，這時又是全國政治中心。中山文化教育館人才很多，除孫科任館長外，尚有編輯吳經熊，馬潤璋等。

時事類編是大型月刊，很有權威性，銷到全國各地方，及海外去，可惜抗戰開始，烽火連天後，就停刊了。

二十六年春天三月三十一日，賢滯又生下第二個孩子，是女孩，取名湘如。這女孩兩眼炯炯有神，酷似其父，面孔又像她媽媽。

## (二十二) 會見王芃生

二十六年暮春，王芃生自日本返國，有密件親呈當時的蔣委員長中正，報告七月上旬，日本將有軍事行動於中國。當時王先生是駐日武官參贊。

那時王芃生害着嚴重的眼病，幾乎睜不開，因為有砂眼，又喜歡晚上看書寫文章。就住上海醫院療

養，其夫人鍾賢英女士，曾留學美國，是賢滯堂姊。隨芄生返國。

經過幾天治療，眼睛好了些，剛能睜開，就奉 蔣委員長命令召見。

王芄生因為在南京將有多日停留，就在南京慈悲社十號住下一幢子，把繼母接來迎養。並為繼母做五十大慶。席開兩桌，當然也請了萬居夫婦。

這時萬居內弟攜其北平女同學楊瑞先亦來南京。賢滯堂姊賢鈞，堂妹賢萃，也從湖南到南京。內兄鍾慶蘇也到南京開會。

芄生妹丈吳維嶽先生（留美電學專家），也從上海到南京。

萬居為盡地主之誼，在南京長沙菜館曲園，宴請親戚，再會了王芄生，彼此互相欣賞，都是苦學生出身，一位留法，一位留日，都有書卷子氣，大有相見恨晚之感，握手良久不放。

不久，王芄生發表了交通部次長，藉視察各地交通之便，佈置未來的工作網。

曲園宴罷不久，「七七」砲火響了，王芄生不幸而言中。蔣委員長又召見王芄生，組織「國際問題研究所」，提供日本資料，及各國動態，以做國家政策參考。

於是王芄生大肆網羅人才，請萬居參加抗戰工作，萬居慨然答應。

教賢滯攜孩子先回湖南。那燒飯女傭人，又被電熨斗，自己電死，孝陵衛二十五號，後被砲火所燒毀。

## (二十三) 參加抗戰

「七七」砲火響了，把這龐大的民族驚醒了。不久在上海又爆發「八一三」；日本海軍見陸軍在華北點燃了戰火，於是海軍又到上海挑釁。緊接着「八一四」日本空軍又轟炸杭州航空學校寬橋，結果造成六比零比例。日機損失六架，我們飛機一架沒損失；人心大為振奮。

抗戰的烽火到處燃燒起來了，從北方到南方，從都市到農村。多少人，去出生入死，參加抗戰；也有少數人，是投降，做漢奸，賣主求榮。

萬居正式穿上了戎裝，參加了抗戰工作。所屬機關是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官階做到少將。

這時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萬居三十七歲。他先坐船到漢口，與芃生先生會合後，就奉命擔任港粵區辦事處主任。

芃生又預言，日本可能盲目南進，打香港，越南，南洋一些地方。要萬居事先佈置情報網。

於是萬居僕僕於漢口，香港，越南間。在越南，會見了留法同學黃維揚。黃先生是原籍廣東省豐順，世居越南多年的華僑，家境富裕，人也聰明，英俊瀟灑，會說各種語言，也會各種樂器。當萬居說明自己的任務，並且請他協助時，黃先生毫不考慮，一口答應。

二十七年六月，由西貢經河內時，會見了日本社會主義者山和夫。青山表示不滿日本軍閥所做所

爲。相談之下，萬居很欣賞他，決心帶他到中國來，做中國攻打日本軍閥的顧問，青山和夫欣然答應。青山早已認識瓦生。

在抗戰期間，帶一個日本人入境，實非易事。沿路軍警盤問，真是過了一關又一關。在湖南衡陽時，當地警察，憲兵，重重包圍他們，三十多武裝人員監視萬居和青山和夫，被困了三十多小時，纔算放行，好不容易纔把那日本人弄到漢口，祇有萬居纔有優勁。

後來這位青山和夫，一直加入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到抗戰勝利爲止，他纔返日本。

萬居於抗戰開始後，一直穿着軍裝。他的夫人鍾賢滸女士，帶着南輝，湘如，就住在湖南婁家長沙東鄉高橋。

高橋白石園，是片有山有水的農莊，萬居偶或回去，吃着岳家大魚大肉，非常讚美。

戰況一直不利，日軍挾有優越武力，但掠取一個城市之前，先用飛機轟炸，再施大砲猛轟，後用坦克車掩護士兵持槍前進。我國軍武器少，又落後，以血肉之軀，對付日軍的飛機大砲坦克車。所以抗戰一開始，除了上海抵抗三個月以外，其他大城，打得天昏地暗，戰爭之殘酷，可說驚天地而泣鬼神，祇好做戰略上的轉進。

高橋這農莊，也漸聞火藥味，賢滸隨母親兄嫂，於二十七八年離開長沙，住到湘潭廣大香巷一號。秋天，鍾國元攜其妻瑞先，子才三，也由上海返湘，一家團聚於烽火中，祇有萬居則在廣東一帶工作。

戰況愈來愈逆轉，漢口廣州失守，長沙又發生大火，鍾家十幾個人，又遷到湘西湘鄉楊家灘，住在

劉佩蘭堂大屋。萬居每月寄來家用。

賢滯每到一處，都到當地禮拜堂做禮拜，是個虔誠的基督徒。

二十八年春天，湘桂鐵路奉命將拆除，免得敵人利用攻打我方，所以鍾家舉家遷往廣西桂林。賢滯就攜帶南輝湘如去香港，與萬居團聚。

萬居在香港，一方面為國際問題研究所工作，一方面為香港日報寫社論，每月稿費收入，可以彌補生活。

週末，常請同仁到家吃飯，賢滯弄菜，很有一手，蔡雲程先生，於那時開始與萬居建立友誼。

二十九年春天四月十五日，次子南雄生於香港。這孩子生來胖胖的，大嘴吧，酷似其父。

這動亂的大時代，不許人有片刻安靜的生活。太平洋風雲日緊，萬居奉命調回重慶。賢滯就到湖南銅官去住。

## (二十四) 在 重 慶

二十九年冬天，萬居來到霧都重慶，至曾家岩漁村，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本部上班，可與王芃生先生朝夕相處。這年萬居四十歲。

萬居首先攜帶香港出生的南雄，與南輝，湘如的照片，探望歌樂山寬仁醫院臥病的岳母。

岳母鍾黃卓女士，為人仁慈，很會做菜，可惜纏足，沒纏得好，行走不便。現在生了胃痛，時時發



痛。農曆新春初六，竟然病逝醫院，瑞先隨侍在旁。

萬居於岳母逝世後，很傷心。岳母就葬在重慶歌樂山旁。

大重慶，近郊都經過人們的開闢，許多學校都隨政府遷來，中央大學，政治大學，復旦大學，南開中學。也有更多機關。各部院都在重慶有辦事處，在郊外辦公，有堅固的防空洞可躲。

一發警報，大家身背一個袋子，拿自己應保管的東西，走進防空洞。一位軍法官，一發警報，就抱了他軍法組的印盒子跑，深怕人家盜印，或遺失。

更多的是義民，那些不甘爲異族統治的義民，不辭千辛萬苦，跋涉千山萬水，扶老攜幼，來到大後方。這是有史以來可數的大移民，流量是多少呢？保守估計：是一千多萬人。從華北，華中，長江下游，閩粵沿海，都先後來到大後方，參加抗戰工作，捍衛祖國。穿着布鞋，草鞋去辦公，上學，並不以爲怪。一件陰丹士林藍布長衫，就可以出現在高朋貴友之間。

可是也有些趁機想發國難財的人，走私來一些奢侈品，當然也有些日用品，拍賣行畸形繁榮，這拍賣行是種認爲是當心悅目的事，縱使是看的人多，買的人少。

萬居仍舊是一派書生樣子，多半時間是穿軍裝，掛斜皮帶，戴副眼鏡，有時也穿西裝但穿西裝，一定打領帶，白襯衫的領子，自己在會家岩漁村，熨得平平的。

王芃生一向不修邊幅，看了就笑他：

「到底是留法的，愛漂亮。」

萬居留心國際時事，不間斷寫作。曾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從一百八十度子午線論美日關係。」從內容中斷言美日兩國間絕無妥協可能。此外，又發表許多關於蘇日，蘇德外交問題，及各種國際關係的文章，王芃生都很忻服。

果如萬居文章所料，美國，日本不會妥協，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事爆發了，美國檀香山受到日本襲擊，日本同時進攻香港，又進攻菲律賓。

重慶警報突然少了，抗戰進入了第二期。許多被炸彈，燒夷彈燒毀的房子，又在紛紛重建。

萬居又奉命到港粵一帶工作，因為王芃生斷定日本會冒險進攻兩廣和越南。所以那一帶工作要緊。王芃生，是日本通，留日時期，專蒐集日本歷史，刻苦求學。每當炎夏，就躲到防空洞裡看公文，寫文章。冬天則又特別怕冷，據一小火爐，看公文、寫文章。如遇知友聊天，一聊就聊一通宵。天亮了，他以爲是月亮。小事非常馬虎，自己吃飯吃到幾碗都不知道，皮鞋有時穿一隻黑，一隻黃。大事絕不胡塗，有關國際條約，能如數家珍。對日本問題，見識更精確。

抗戰開始後，很多人見日本飛機大炮之猛烈，都動搖了信心。祇有王芃生與少數人，堅持日本必敗論。與蔣委員長心意相合。蔣委員長每星期四必召見一次，垂問芃生有關國際時事。

可惜抗戰勝利後，這國際問題研究所，併外交部，外交部不要，併什麼機關都不合適。

芃生心情很寂寞。本來就血壓高，又調理得不好，終於在民國五十年五月十六日病逝南京，葬於小白龍山，死時年方五十六歲，親友都很懷念他。

## (二十五) 廣州灣工作

民國三十年底，一九四一年，萬居匆促起，赴廣州灣工作。擔任駐粵港區辦事處主任。是年萬居四十一歲。

經廣西時，將其家眷接到桂林居住。自己獨身赴廣州灣工作。

到廣州灣後，即展開工作，會合很多同志，密切注意日本人的動向，因為太平洋風雲日緊，很有攻打廣州灣趨勢，並加緊與越南黃維揚先生聯絡。

黃維揚廣東人，僑居越南已經好幾代，家境富有，在法國與萬居同學，非常知己。萬居請他加入實際問題研究所工作，嚴密注意日本人的活動，設法與其通信。

黃於返國後，在上海與萬居往還一度後，就在黃埔軍校做兩年政治教官。因為家境富有，就回越南做生意。現在祖國抗戰軍興，好友邀他為祖國效力，於公於私，當然義不容辭。他是多才多藝的人，會說英語，法語，德語，更會日本話，會跳舞，拉提琴，照像。憑着他優越的條件，有錢，有才，本可在越南大有可為。

日本人在越南常出現的咖啡館，他也跟踪而去，日本人說日本話，他當然聽得懂。由此，獵取不少情報。

日本人常出現酒館，維揚當然也去，為了聽取日本人酒後狂言，留連至午夜。漸漸引起日本人的懷

疑。日人攻佔越南後，將黃先生逮捕，毒打耳光，將滿嘴的牙都打鬆了，打的滿嘴是血，人都打昏，下到牢裏。抗戰勝利後，得到國民政府的勳章與獎狀，黃先生掛在屋子裏，是他惟一光榮。可惜四十八歲在越南就去世了。

萬居在廣州灣，得到日人動向情報，就用密電向重慶報告，無不準確。他常往來廣州灣粵南一帶地方，時常坐小船，有時坐轎子，更多的時候是步行。他與現在的國民大會代表蔡雲程，當時在一起工作，一起飲食起居，更常一起吟詩。有次萬居寫下兩首詩：

#### 雷州旅次感懷

烽火中原已五年，

征塵愁煞海南天。

丹心萬劫雄圖在，

忍聽東都泣杜鵑。

#### 其二

頽然醉裡且忘情，

最怕更闌酒亦醒。

踏盡人間艱險路，

雄才豈竟是書生。

重慶每月寄來的經費，在物價不斷高漲時，往往寄到不值幾分。他們做工作，是爲愛國，不是爲金錢。有點錢，往往與蔡雲程先生，在工作告一段落時，買點菜，喝上幾杯，喝完酒興大發，就寫上幾筆。

往來遞送情報，由一位廣東小姐李月友擔任，李小姐爲人機警，有愛國熱誠，現在也在臺灣。萬居

也會作詩贈送給她。

贈月友同志

不許中原聘敵騎，沙場誓願表英姿。

人前掩淚酬家國，誰信雄心屬女兒。

這「兒」字應讀古音方押韻。

有一天與蔡雲程談起太平天國的軍事家石達開，能够作詩作文章，封做翼王，可惜被清軍殺害。如果太平天國能成功，歷史將重寫。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感觸很多，夜不成寐，就作了二首七絕詩：

弔石達開

蜀中去後無蹤跡，半壁河山未竟功。

剩有詩篇遺恨在，西江嗚咽哭英雄。

欲憑赤手驅胡虜，百戰功虧一簣功。

韜略千秋垂史乘，未應成敗論英雄。

工作緊張起來，到處奔波，又要把消息不斷地設法送回重慶。三十三年，在意料中，日本軍隊果然大舉進犯廣州灣粵南一帶。萬居所屬工作人員「一部份已在敵後，還有一部份工作同志，是深入在敵人的機關工作，這情報網佈置得很嚴密。萬居決定化裝，親自到淪陷區聯絡」。

蔡雲程先生一看他在脫下將官呢軍裝，化裝成老百姓的樣子，急着問：

「你去那裏？」

「我要去淪陷區！」

「不！讓我去。你有太太，小孩，怎能去冒險。我現在仍然是單身，萬一有什麼不測，影響比較小。」

「工作人員，臺灣籍的很多，我親自去面談比較好，纔能確實情報。國家到這種地步，還談什麼危險不危險？」

「好！英雄！你去吧！」

果然有豐富的收穫，安全回來。重新佈署了情報網，工作人員很順利有情報送來，再轉告後方重慶。

元宵，當地的紳士宴請萬居與蔡雲程，酒後，一時詩興大發，寫下兩首詩：

敵犯雷州違難廉江元宵寄內

明月團團照小園，  
元宵景色滿黃昏。

柔情欲寄何從寄，  
兵燹中原幾斷魂。

其二

雷州烽火雁書沉，  
南國征人感不禁。

斜倚欄杆勞悵望，  
試將紅豆寄同心。

李萬居先生傳

戰火燃燒了我中華的半壁河山，日本明知要失敗了，因為太平洋戰事爆發，引起了英美聯合對日本作戰。所以日本軍閥瘋狂進攻中國。

日本幾次溯長江而上，可是我們有三峽天險可守；日本打湖南，湖南人民性強悍，湘北連傳三次大捷；日本打西北，我們有幾個集團軍去與他們周旋；日本進犯廣東後，又進犯廣西。軍情緊急，萬居不斷以電報送消息。重慶來電報召他與蔡雲程必要時，回重慶。

當時嶺南名士溫伯林曾經贈詩給萬居：

其一

奇句傳來字字師，  
可堪緣會此生遲。

一尊移向弗堂醉，  
共印坡心月照時。

其二

一紙書當十萬師，  
元戎握吐正相遲。

南溟敵勢瞭如掌，  
應是中樞決勝時。

(二十六) 湘桂大撤退

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七七」事變以前，國內極端矛盾，元老派老成持重，主張不要打仗，祇要用經濟力量，與中國可以「和平共存。」激進派是少壯軍人，看中國人一副窩囊相，委曲求

至，不好與人爭長短，以爲一鼓作氣，可以攻下全中國，稱雄東亞，進而爭霸世界。元老派見解不同，他們大都有漢學基礎，深深瞭解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人們氣度守中庸之道，講究外柔內剛；何況歐美人士稱中國爲「睡獅」呢？「睡獅」驚醒了，不好惹的。元老派終遭少壯排擠，失勢的失勢，在朝的也噤若寒蟬。

「七七」事變以後，日本報紙大肆宣傳：「三日亡中國。」主張用飛機炸，大砲轟，佔中國各大城市及港口，迫令中國投降；想不到我們還槍還砲，人們風起雲湧地起而抗戰，匯成民族雪恥的怒潮。日本看三日無法亡中國，因此在報上高唱：「三月亡中國。」很多人毀家紓難，海外華僑，紛紛回國投効，看大城市工廠，學校，都悄悄用原始用具，牛車或步行，小木船，或竹轎，遷到大後方。日本是海島國家，沒有豐富的資源，尤其是缺，鐵，汽油，橡膠。所以又高唱：「三年亡中國」論。

三年過去了，這頭「睡獅」想不到真清醒啦！弄得日本少壯軍人很尷尬，進退維谷，歐美挖苦他墮入泥淖。何況日本所佔，祇是點和線，就是沿鐵路的大城和沿鐵路地方，廣大的農村，有的八年中，從未見過日本兵。

因此之故，日本少壯軍人，下令南進攻南洋，意欲取得橡膠，又打香港，夏威夷。多方樹敵以後，疲於奔命，因爲美國不運鐵與軍火給他。日本極想結束中國戰場戰事，於是三十三年，猛攻湖南衡陽，然後逼廣西。湖南與廣西，因抗戰關係，雖常有警報，也一度繁榮過，現在日本軍隊攻來了，人們扶老攜幼，背着簡單行囊，棄家隨軍隊撤退。



這是一幅淒慘的流亡圖，人們久經戰亂，已經是驚弓之鳥；當一日三驚，日本鐵蹄逼進的消息傳來，大家不願做漢奸或順民，更要逃避兵災，所以汽車都爬滿了人；沒有汽車，就徒步，背着衣物，到處有擺地攤的，人們帶不了，背不動的衣物，就邊走邊賣，賣掉又可換現款，充做旅費。曠行，夜宿，旅舍有限，很多人露宿路邊。

萬居與賢濤，帶着南輝，湘如，南雄，也在湘桂大撤退的人潮中。

當萬居在廣州灣工作的時候，賢濤在廣西桂林開一所健生產科醫院，開醫院的錢，是蔡雲程先生托銀行朋友借一部分，其弟鍾國元寄一部分，業務還不錯。南輝開始唸書，很聰明，也很調皮。可是倉促間撤退，把醫院也拋了，生財道具，手術鉗子，都無法攜帶。大半壁河山淪入敵手，個人財產又算得什麼？

萬居身為軍人，又無儲蓄，一路走，一路愁旅費，好在天無絕人之路，碰到幾個朋友，人們知道他身上沒有錢，陸陸續續借給他，他不太憂愁的樣子，可是賢濤就愁得厲害。秋來，西南多雨，雨打征人，倍苦辛。

他一路走，一路嘴裡吟吟哦哦，掏出筆來寫了兩首詩，記在小本子上。

日寇進犯桂林遶難湘桂途中雜詠：

其一

妻挑鍋碗夫挑兒，行乞街頭爲止飢。

千里行來疲憊甚，  
那堪風雨又相欺。

其二

萬里西行背老親，  
貧病益發見情真。

流亡自古艱難甚，  
忠孝而今尙有人。

行行重行行。有時坐汽車，有時趕路，有時住旅舍，那旅舍都是類似「雞鳴早看天」的小店，設備很差。流亡道中，又吃了許多苦頭。

汽車在雲貴高原蠕蠕前行，繞過重重疊疊的萬重山，心情焦急地，聽說日軍已打到貴州獨山，離貴陽不遠啦！

萬居攜妻兒到了貴陽，物價一日三漲，又借到點錢，設法買到去重慶的汽車票。並且函告重慶內兄鍾慶蘇。

### (二十七) 在 李 子

民國三十三年初冬，鍾慶蘇迎接萬居一家，連着幾天跑南岸海棠溪，終於把他們一家接到了。

國元初到重慶，就在重慶近郊李子壩，與朋友搭建兩間巨竹，黃泥，石灰混合的「綢緞大廈」，後來轉到農民銀行工作，就遷到化龍橋農行宿舍。這「綢緞大廈」就給鍾慶蘇住。慶蘇在這屋旁又增建兩間。「綢緞大廈」變成了萬居的「公館」。這年萬居四十四歲。

這座築於復興關山腰的小屋，由於萬居的來臨，頓時熱鬧起來。與臺籍在重慶的人士，組織「臺灣革命同盟會」。連震東（臺灣愛國詩人連雅堂公子）也常出現李子壩。真像劉禹錫的陋室銘所寫：「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萬居就在李子壩天腳下石頭房子辦公，多半與同鄉大談辦報的計劃，不久就創辦「臺灣民聲報」。雖然是土報紙印的，充滿鄉土之感，愛國之忱。

他們托人製作了一個臺灣島模型，擺在萬居房中，看幾位愛國的臺灣人士，望着那番薯形的模型悠然神往的情形，使人又敬又悲。

這時是開羅會議之後，勝利在望。日本軍隊正做最後掙扎。

萬居把每月薪金及配給物給內兄鍾慶蘇做伙食費，他與賢靜零用，則全靠稿費收入。遠在香港時，就給星系報紙撰社論，稿酬相當高。到重慶除主持「臺灣民聲報」外，就埋頭給各報寫稿，一方面是發揮已見，一方面賺取稿費供生活上必要的開支。

無意中，邂逅了在上海時的同學林嘯龍，飄泊萬里，舊雨重逢，談了又談，真是感慨萬千。林先生當時在經濟部工作。林先生寫了一闋七律給萬居，記他們重逢的事。

贈李萬居詞兄

林嘯龍

十八年來勞燕分，

不期客裡又逢君。

縱談滬事渾如夢，

一沐歐風更出羣。

斑白自憐潘

何期收復澎

萬居讀了林君的

「黑暗的盡頭

就是光明的

冬天來了，

誰春天還會

重慶的隆冬多霧

坡下野花又耀眼而開

(二)

三十四年春天，

來，

新春後，萬居與

報紙上不斷傳來

奮。

李萬居

蒙巴頓將軍，艾森豪將軍，麥克阿塞將軍，還有我們的蔣委員長，被人們津津樂道，稱頌他們的英勇。

蔣委員長於開羅會議歸來，很注意培植收復失地的人員，不斷組織訓練班，開訓講習，希望各行各業的人，要保持大國民風度，收復人心。

在重慶城鄉，青年學生們，大唱還鄉行：

「好音從天降，

欣喜若狂。

嚐够了流離滋味，

準備還故鄉。

八年濶別，

故鄉該無恙：

那小橋流水，

那江南草長，

那庭院綠蔭，

那田舍風光

如今快要見面了，

怎不欣喜若狂，  
怎不欣喜若狂。

捲詩書。

整行裝；

上征道，

意氣揚；

江流似劍，

關山退兩旁。

怎敵我歸心更急，

恨不得插翅飛翔。

捲詩書，

整行整，

上征道，

意氣揚；

江流似劍，

關山退兩旁。

李萬居先生傳

怎敵我歸心更急。

更不得揮翅飛翔。

行看重整家園，

家人歡聚一堂。

重建新中國，

共樂安康。」

唱着，唱着，士氣民心高昂。十萬從軍青年，在各戰場上發揮力量，在大學的，都保留學籍。一部分大三大四學生，在盟軍哪兒去做翻譯官。這些翻譯官，到印度，緬甸，都發揮了很高的工作能力，信封裡寄隻壓扁的如手掌大的蚊子回重慶。

萬居每天忙碌着，已內定接收臺灣報紙，而且他決定收回的報紙叫新生報。

「爲什麼叫新生報呢？」瑞先問他。

「因爲 蔣委員長提倡新生運動。」萬居答。

萬居在沉思，瑞先再想：也許有從規難中新生的意思存在。萬居文學修養高，就在重慶近郊李子壩，竹子搭的「綁綁」簡陋屋子裏，爲新生報命了名，可憐那「綁綁」房子裏，連釘子都沒有，完全用竹子編細成的。

戰場上不斷傳來捷報，盟軍在太平洋不斷地反攻，盛傳盟軍將登陸日本本土，或臺灣。

李子壩萬居家裏，賓客盈門，共商收復鄉土大計。

忽然春雷貫耳，盟軍在日本「廣島」「長崎」丟下兩顆原子彈，日本當地居民死傷很多。日本畏於正義之師，終於在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天皇在電臺廣播：教日本軍人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

重慶，頓時像開了鍋的粥，報館印發號外，家家放煙炮。許多人都避不著，拿出家中的藏酒，弄些豆腐乾，花生米，互相恭喜，大談還鄉計劃，比過年還熱鬧。

萬居心情比別人更高興，可以回淪陷五十一年之久的故鄉臺灣，而且是光榮的凱旋。物價普遍下跌，許多囤積居奇的商人，免不少蝕本。

許多忠勇的軍人，英雄，得到了榮譽。萬居得到國民政府頒的勝利勳章。

奉命接收報館，勝利後不久，即乘飛機離開重慶，到南京，經上海，然後直飛臺灣。

於三十四年十月五日，萬居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返臺接收新聞事業。是年萬居四十五歲。

飛機於十月五日下午五時到達臺北，暫住現在的中正路，當時的日本產業部長的房子。當日晚上七點三十分，就發一封信給北港家鄉，告訴家人，他已返臺。

十月八日，萬居的堂弟，侄兒，就來臺北看他，李水波三十四歲，萬居已不認識他了，報出名字後，方知是侄兒。先問堂兄西端好否？然後再問其他故舊，雖然生活都貧困，幸喜故人無恙。

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在臺北中山堂前，隆重舉行接收大典。所以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叫光復



節。

萬居接收了新生報。於十月二十五日發刊因爲剛光復，怕一般人漢文程度不够，因此有漢文版，日文版。萬居擔任社長。

民間喜氣洋洋，有的興奮得睡不着覺。有些七八十歲老先生，忽然走運了，大家紛紛送子弟給他教漢文，老先生搖頭擺腦地教起「三字經」，當然用閩南話教授。

萬居竭力提倡推國語運動。

### (二十九) 當選議員、國大代表

萬居接收了日據時之臺灣日報，更名為新生報，擔任發行人兼社長。

將康定路四十六號也接收過來，房子原來的主人河村哲，也是報社社長，該日人已返國。房子純爲木造，成英文字母L形，前有庭院，後有花園。一進大門，觸目所及，是一排黃椰子樹，樹下有幾株杜鵑。走進一間十幾坪客廳，旁有門房。此屋共大小十幾間。花園除黃椰子外，有鐵樹，杜鵑，桂樹等，一片種着韓國草的大草坡，另一口壓水井。日人社長管花園的老園丁阿伯姓陳，也留下了另請一位門房，報社派來兩名下女，阿桂，阿娥一個煮飯，洗衣，一個打掃房間，兼給客人倒茶。

萬居飄泊多少年，忽然有個安適而近於豪華的家，同時有了轎車，除了寫信催促他的夫人快來外，就想起請他的朋友們，侄兒們來同住。

馬上寫信到越南西貢，請黃維揚來臺灣，萬居爲祖國工作，拉黃先生刺探軍情，結果受累入獄，現在出獄了，並且得到政府之褒揚；可是萬居於心難安，請他到臺灣來住，並且如有合適工作，請他做做也好。所以黃先生比賢濤先到臺灣，從前同在法國讀書，又共赴國難，現在更可朝夕共處。

接着又請西端先生大公子——廣融，來臺北讀高中，他想培植侄兒讀書，以求報答於萬一。從此，外界宴請萬居，幾乎無虛夕，那時無觀光飯店，祇有幾處酒樓。新中華，蓬萊閣。黎烈文也由福建到臺北來，在新生報工作。黎先生警告萬居：

「老李：別人跟女侍開玩笑可以，你可不能哪！」萬居點頭。

萬居自結婚以後，沒有交過任何女朋友，私生活很拘謹，聽了黎烈文先生的話，更是正襟危坐，祇管喝酒吃菜，對美女都不敢多看一眼。

不久，黎先生辭去新生報工作。

夫人賢濤及南輝，湘如，南雄到了臺北，康定路四十六號「滄園」熱鬧起來啦！並且帶來位女貴賓——施小姐。

南輝，湘如進了附近的西門國校，南雄進幼稚園。萬居被選爲西門國校家長會長。

三十五年春天四月間，當選臺灣縣選出的省參議員。省參議會五月一日在臺北市成立參議會，萬居又當選副議長。這時萬居四十六歲。黃朝琴爲議長，連震東爲秘書長。

政府於勝利還都之後，積極籌備還政於民，首先召開制訂憲法國民大會。通知各地方選舉制憲國民

大會代表，並公佈辦法。

於是三十五年十月，萬居當選制憲國大代表；十一月到南京參加制憲工作。萬居在會場發言，臺灣已具備地方自治條件，極力主張應該先實行地方自治。

萬居已成為風雲人物，各界請他剪彩，證婚，在臺灣李萬居三字非常響亮。

### (三十) 小孟嘗

自萬居當選為副議長以後，常賓客盈門，高朋滿座；他的夫人賢滯，也是好招待客人。別人說鄉下人好客，他兩人本是鄉下人。

除了每日常來的客人之外，尚有常住的客人。

繼黃維揚之後，萬居留法的女同學，施莉俠來了！她是隨賢滯一起從重慶來的；當萬居走後，賢滯在重慶，等待飛機。突然有一天，莉俠由昆明飛來，賢滯由於看她照片，一眼就看出是她，忙着熱情招待：

「萬居已經回到臺灣去啦！你早些來就可以見到啦！」

「噫！」施小姐是那麽矜持。

「你一定多住些時候，我陪你在重慶玩玩；你要不要到臺灣去呀？」

「噫！好啊！」

「那麽我去將飛機票多訂一張。」

如此一段談話，聽到賢潯的哥哥鍾慶蘇的耳朵裡，很不是味道。

當施小姐回到賢潯爲她佈置的臥房後。慶蘇大罵賢潯：

「你爲什麼這樣蠢？明明知道她是萬居女朋友，還往臺灣帶？將來他們說起法國話來，你一句聽不懂；要是說英文你也許懂。你也不想？」

「萬居人老實，既然跟我結婚，我想他不會變心。施小姐父母都已經死啦！她有弟弟在家，她跟我們到臺灣，她會寫文章，在報館可以工作。如果萬居真變心，我就認命。」

因此兄，妹弄得不大愉快。

賢潯果然將施小姐從重慶，而上海；由上海坐船，再帶到臺灣。

施小姐携簡單的行篋，但有一把月琴，一幅油畫，她是富家女，小姐脾氣大，能作詩，繪畫，彈琴。

萬居一見施小姐來，當然很高興；賢潯心地善良，不能不存戒心，她哥哥慶蘇言猶在耳。施小姐長方臉，大眼睛，鼻子不高，却有個會說話的小嘴，身材中等，不十分健美，但有可人處，在巴黎大學會專攻近代史。論學問比賢潯好，也許沒有賢潯內在的美。

莉俠來了，萬居爲盡地主之誼，請賢潯及她一起玩玩，北投溫泉，陽明山（當時仍叫草山）都有他們足跡。

不過萬居與賢濤成雙成對外出應酬多，施小姐常常覺得寂寞。她外出一定不一個人走，維持法國大姐姐脾氣，請黃維揚陪；有時找羅幹卿陪。羅先生是賢濤表弟，當時新生報職員。他是行伍出身的軍人，陪施小姐實在是覺得苦差使。

「剃頭也要人家陪，一剃就剃了兩三個鐘頭。」他背後告訴人。其實他所謂的剃頭，大約是燙頭髮。

施小姐是來臺玩耍，遊歷的，萬居就請她為新生報擔任編譯，撰稿；她稿是寫了，可是末後加上個附註，令編輯先生難堪，那幾個字是：

「一字不許更改。」

她驕傲之處，可想而知。她住了幾個月，覺得無聊，說要到上海去，萬居與賢濤就尊敬不如從命了。

萬居正如賢濤所說：「很老實，不會變心。」

施小姐走後，萬居留法的同學張耕陽先生來了，正好與黃維揚先生共處一室。

不久，西端次子茂林，也從北港來臺北讀高中。

東北烽火連天。萬居關心其內弟國元，函電相催促，國元携瑞先及三個孩子，也來「滬園」住半年多。

國元一家遷往桂林路後，馬潤庠一家從香港來，也住在「滬園」。

賢滯上海同學劉小姐也來了，同住一個時候。

黃蘊之小姐，是女詩人，萬居留法同學，湖南才女，賢滯也接來同住。擅長易經的謝半仙謝坤銓。記者陳爾靖都會住此。

賢滯的英語會話老師，密斯羅申，奧國獨臂女郎，也會住「滯園」。

張東浩夫婦，也會爲過客。

賢滯同鄉郭小姐，賢滯也接來同住。

因此，萬居有小孟嘗之稱。客人往往比主人多。大家在晚飯後，下棋，聊天；談詩，論文。冬天三起圍爐；夏天則花園裏閒坐。融融樂樂，使大陸來臺親友，不覺寂寞。也使在臺親友，得一傾述地方，那時萬居接見他的鄉親，在他是常課，因爲他是議員。

「滯園」常宴客，門前汽車常常排滿。

### (三十一) 創辦公論報

三十六年九月四日，新生報改組，萬居被改任爲董事長。這一年萬居四十七歲。

也許萬居對辦報有熱情吧？接着就着創辦公論報，爲公論命名，也會費一番思考，先想叫正言報，又想正論報，終於決定叫公論報。

萬居以最短時間，辦理募股登記，就在三十六年光復節那天創刊，萬居擔任社長，發行人是，其上

海老同學陳祺昇

編輯部後來

。于衡爲採訪主

萬居先生對

笑笑。社論他自

萬居於三十

軍炸毀之桂林路

不久又買下

這份報紙，

的話：他是一個

（萬居）如何教

略。

可是公論報

灣風土人情那版

副刊造就很

## (三十二) 前方去勞軍

三十八年暮春，大陸局勢動蕩不安；五月十四日，已經到上海保衛戰聲中。本省各界爲了對上海國軍表示敬意，由省議會，國民黨省黨部，立監委聯誼會，國大聯誼會，省政府十多個單位，組織「臺灣省慰勞團」。團員有李萬居、林慎、李翼中、李緞等十三人，大家互推萬居爲「團長」。攜帶香煙二百萬支，白糖十二萬磅，鳳梨三千六百罐，茶葉二十五箱。於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上午九時，乘中航公司的「空中霸王號」飛往上海勞軍。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到上海。

上海各界還在麗都花園茶會招待慰勞團。

慰勞團在上海停留五天，曾經到月浦，楊行，吳淞，寶山一帶火線慰問前方將士。

萬居在上海，也曾經與上海旅滬同鄉交換地方意見，當時臺籍旅滬學生，有十幾個人，他們在物價不繼上漲情形下，生活都很苦。萬居自己也是苦學生出身，就把身上所有的錢都掏出來，分給那十幾個學生。心裡覺得很愉快。

五月十八號下午五時，完成任務，又乘「空中霸王號」返回臺北。

大陸局勢，正在一日數變，賢靜在家，嘴裡不說，心裡却是焦急得很。

孩子們以爲爸爸帶回什麼好東西，其實他錢已分給上海的學生。一摸身上彷彿有點東西，那祇是一些口香糖，分給孩子們嚼嚼。



此後也會到過金門。萬居每到一處，都跟地方人士，互相交換意見。

從金門回來，萬居發表談話：佩服工兵建設的公路好，不斷種樹，挖的戰壕都成功。談話很爽快，知無不談，談無不盡，有「魯莽書生」之稱。

### (三十三) 訪問民間疾苦

省參議會對民生問題，向來十分注意。先後組織山地考察團和鹽業考察團，藉謀改善山胞及鹽民的生活。

三十八年十月十三日，山地訪問團由臺北出發了。由萬居擔任訪問團團長，馬有岳擔任副團長。另有參議員謝漢儒，陳茂堤，何義，陳文石，華清吉，郭國基，及臺北市新聞記者十多人。

訪問日程是十月十三日起到十月二十二日止。路程是自北而南。先後到角板，尖石，五峯，大安，和平，仁愛（霧社），仁義，吳鳳，三地春日十幾個山地鄉。

十一月十八日起到二十九日止，又訪問烏來，太平，南澳，秀林，萬里，卓溪，海端，達仁，金山，牡丹等十個山地鄉，和田埔，富田，新港，卓南四個平地鄉。

這二十天中，萬居與訪問團許多先生，可說是辛苦備嚐，翻山越嶺，走那搖搖欲墜的鐵索吊橋，但是每到一處，山胞都熱烈歡迎。

在座談會上，萬居對山胞們說：

一我們中國先賢曾留給我們兩句話：「天下一家」和「四海之內皆兄弟」，中華民族對於這兩句格言，始終遵守不渝。對於國內任何種族，都一視同仁，毫無偏見。台灣光復之後，歷任長官都很注意改善山地兄弟的生活，及提高文化的水準。可惜客觀條件的限制，有的未能做到。省參議會的同人，一向十分關心這個問題。這次特地組織「山地訪問團」，到各山地訪問山地兄弟。希望各位盡量發表意見，省參議會一定把諸位的意見提供政府作為改善兄弟姊妹生活的參考。」

山胞們聽了萬居一席話，都很興奮，紛紛發言。

歸來後，把各方意見加以整理，在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十三兩日，舉行山地訪問團結束會議。綜合各山胞的建議，就教育、政治、經濟建設、衛生、警務五部門，分別擬就改進方案，寫了五十四條，送請省政府參考辦理。據說省府對這些意見很重視，已按緩急輕重陸續採納辦理。

三十九年春天，省參議會又組織「糖業訪問團」，南下訪問臺糖分公司，製糖廠，及蔗農們。

這訪問團由萬居率領，議員有馬有岳，謝漢儒，殷占魁，林世南，和台糖公司經濟研究室主任楊博清。

糖業訪問團在三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二十八幾天中，先後訪問溪州，龍岩，北港，虎尾，新營，蕭壠，總爺，屏東等八處糖廠；召開六次座談會。各地蔗農及農會人員都踴躍參加，而且熱烈發言。大家認為甘蔗是兩年一收，如利潤不高，大家都不想種。三十九年可照預定產糖五十五萬噸，但四十年恐怕祇能收二十五萬噸左右，全省三十六所糖廠，恐怕無法維持。

訪問團回臺北之後，曾邀請生管會、臺糖公司，財政廳，物調會，糧食局，農林廳，各縣蔗農代表，舉行多次會議。萬居以副議長身份，提醒大家注意台糖運銷問題。

三月十三日，省參議會歸納各方面的意見，擬訂挽救台糖方案三條二十二項：

一、保障蔗農生活：即主張立即實施蔗農糖之聯合運銷，改善分糖法，增加農貸。

二、糖業公司應改進事項：緊縮機構，提高效率，和睦農民，起用本省人才，配合糧食政策。

三、請省政府實行事項：砂糖應予自由出口，絕對禁止外糖輸入，縣市糖業政策應與糖廠聯繫。

這個方案送出去，省政府及臺糖公司都很重視。四十一年又恢復五十多萬噸糖的產量，省參議會的建議，其功不可說沒有的。（按現在可產八十萬噸糖）

三十九年六月中旬，萬居提出改善台鹽方案。便在七月十二日，組織好的鹽業考察團出發了。由萬居任團長，同行的尚有：郭雨新，林世南，馬有岳、李友三，謝漢儒，郭國基等。在四天當中，先後到過鹿港，布袋，七股等鹽區，做實地考察，並邀請鹽民開座談會，本省當時有鹽民六千餘戶，連同家屬，約有三萬多人，這些長年與海水為伍，胼手胝足的鹽民們，對考察團訴說他們的願望。

考察團歸來後，在七月二十五、二十六兩天舉行鹽業座談會，提供改進方案，主張恢復精製鹽廠。三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又組織林業考察團，由萬居擔任團長。留於荒山中三日，乘架空索道滑車，至拔海二三千公尺之高峯峻嶺間。

親自與林工懇切談話，詢問他們的生活。他看見砍的多，造的林木少，一直替國家擔心。

在

春列席

同

萬

一

不

四

當地豐

在

萬

看病；

北東門

友很多

萬

文少有創作。

有時從臺北返北港故里，在火車上，空閒片刻，詩興一發，也有作品出現。下面就是他在旅途上的作品：

南行車中卽景

沿途碧草盡如茵，

綠樹青山更可人。

爲愛故鄉風景好，

菜根粗飯不辭貧。

臺中途中口占

搔首方知歲月侵，

卅年抱負記行吟。

浩然正氣今猶在，

西望神州哭陸沉。

任何人都有鄉土的偏愛，在萬居的心中更濃厚些。充滿愛國思鄉的氣息。

他的夫人賢滯，在四十二歲，發現又有孕了，心想已有二子一女，決定到醫院人工流產。萬居堅決不肯，理由堂皇得很，他說：

「我回到家鄉臺灣來，我們要再生個小孩，留做紀念！」

如此這般，賢滯在三十九年六月六日，在臺北牯嶺街上海醫院，又生下一個男孩子，取名少禹。——因爲是大禹生日。

賢滯本來在臺北市婦聯會擔任總幹事，爲了生小孩，找陳尙文夫人——呂錦花女士，暫時代理組

長；沒想到呂女士在婦運工作上，大顯身手，做了「養女之母」。一直很熱心工作。

賢滯當選了臺北市第一屆市議員。又辦「蓮園」，又與人合辦學校，因此在家時間比較少了，在萬居來看，都是多餘的，心裡常常不舒服。

賢滯與那些婦女界人物，胡魁生代表合辦「婦女工藝社」，常常在外面活動。萬居在家就悶得發慌。有時找人喝喝酒，買兩元花生米，因為他身上常常一文不名，那兩元是找工人去買的，然後找「太太」算帳。

萬居也常常讀國語「注音符號」，弄不清就問他的兒子女兒。人家笑他：

「李先生你常常讀注音符號，國語還說不好。」

「我的老師吳稚暉也是說不好國語。」萬居答。原來萬居在上海，受教於吳稚暉。

萬居從不跳舞，更不打麻將牌。他一年到頭，難得看一場電影。好像與他夫人賢滯，他內弟國元，外國小姐羅申看過一場「亂世佳人」，那是羅申女士請客。

他最大的愉快，是一邊吃喝，一邊暢談。再不然是勞苦後的休息。再不然是旅行。不久，有臺南之行。又創作兩首詩：

#### 西營海邊觀月

漁燈晃樣水晶晶，

明月翻從海底生。

我立黃昏微醉後，

秋風涼露滿西營。

李萬居先生傳

到了臺南，在延平郡王祠，留連徘徊，感慨良多，靈感不覺如泉湧，因此寫了一首七律：

弔延平郡王

三百年間一照存，浩然正氣滿乾坤。

聲威永樹思明島，義烈長留鹿耳門。

澎湃怒潮猶有恨，麟胸卞壁應歸原。

萍踪踏遍歐亞土，爲覓靈方振國魂。

「萍踪踏遍歐亞土」當然是指萬居自己；他爲他的家鄉，國土，付出多少血淚，所以他的鄉土觀念，比別人更濃厚些。

在臺中省議會會作一首詩。

盜飲

不因盜飲始知名，風趣畢公早蜚聲。

醉抱酒缸君勿笑，可憐今日幾人醒。

### (三十五) 興水利造福鄉里

民國四十年六月，雲林縣北港完成一項水利工程，就是堤防和排水溝竣工大家都稱頌李萬居先生，因爲這是他在議會力爭來的，這年他五十一歲。

原來北港區的四湖，口湖，水林三鄉，地處臺灣沿海，連年遭洪水侵害；日據時修的排水溝，已經塌崩淤塞，水路不能暢通。海水常常倒灌，耕地遭鹽海水的侵害，很多農作物不得收穫。

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省參議會爲了水利基金會，舉行一次臨時會議。要通過水利基金三千萬新臺幣預算，並且訂三年收齊辦法。

被邀列的有水利局長章錫綬，糧食局長李連春，全省水利聯合會主任委員楊羣英等。

原來議員諸公在會外磋商時，認爲糧食局年來經辦糧食，肥料，食鹽外銷，賺了不少錢，而且當時又運四萬噸的食米到韓國，日本去，大約可賺到二千萬新台幣，議員諸公便想從這裡邊搞一部分做水利基金。

誰知李連春局長，一再哭窮！

「糧食局實在沒有錢；如果有錢，以政府的錢拿來做我個人的面子，我李連春還優不肯嗎？」當時擔任主席的李萬居就說：

「其實，幫水利局的忙，也是幫忙臺灣；更幫忙你糧食局。大家都說糧食局辦理臺灣糧政成績很好，其實沒有水利人員以及農民的共同努力，糧食局難道作無米之炊？」

萬居望了章錫綬一眼，又大大恭維了他一頓，章錫綬顯得非常老實相，把「得意」放在心裡。李連春則作愁眉苦臉相。

這時各位參議員你一句，我一句要李連春拿錢，李連春一直表示無法可想。



章錫綬看到希望甚渺茫，着急地說：

「明年度的水利工程材料，馬上就得準備。在在都需要錢。水利工程不比別的事，沒有休想推動分毫。如果大家再不幫忙，我這個水利局長也不想當了。」

這時萬居忍耐不住了，又站起來向李連春說：

「連春兄：這樣好不好？你在食米外銷的盈餘中撥出五百萬，其餘的五百萬由參議會另外想辦法，好不好？」

李連春說：

「那些錢我不能動用。」

萬居說：

「如果審計部省政府對你有所指責，一切由參議會來擔當，這樣總可以了？」

李連春說：

「大概是建設廳陳廳長和水利局章局長會哭，所以你們都同情他們。如果你們允許我一哭可以了事，我很願意蹲在這邊哭一陣。」

李連春局長的話，引起參議員諸公大笑。萬居也笑着答：

「就是會哭也要看誰哭得對。我說比方你以前禁止樹薯粉出口，事實證明那不過是多此一舉。所以奉勸老兄，做事不必太呆板，得變通處且變通。」

第二天，正是省參議會駐委會第二十一一次會議，結果決定：

「水利工程預算一千萬之中，一半由糧食局運銷外米差額貸出，一半由省政府最後發行之統一貨票超額稅收內貸出。」

三十九年十二月二日上午十時，萬居以省參議會副議長身份，參議員馬有岳，謝漢儒，殷占魁，林世南，郭雨新六員大將，親自到省政府陳情。

結果得到滿意答覆。

萬居熱心地方建設，精神實在是可圈可點。

爲全省水利局爭來了預算。現在輪到北港了。北港區牛挑灣溪興建堤防及排水溝，共需一百八十八萬，經萬居多方奔走，結果由水利局補助六十萬，台糖公司補助六十萬，嘉南埤圳補助六十萬，總計一百八十萬。於四十年二月上旬動工，四十年六月上旬，完全竣工。

總計修排水溝十七條，長五六、一六二公尺；堤防六處，長二一、七四四公尺，填土數量二〇二、三四二立方公尺，工程受益面積共三四、二八九公頃，總工程費一百七十七萬二千元。

後來又奔走爲口湖鄉成龍村修了一座大橋。總工程費二百餘萬元。

可是他的故里北港梧北村，仍是泥濘的黃泥小路，他出生的草寮（茅屋），在梧北村九十二號，仍是牆壁可以透風雨，東倒西歪的，祇有屋後的大樹，在搖曳，彷彿有他的英姿與俠氣。

### (三十六) 論壇老將

臺灣省參議會，是三十四年四月選出的參議員。到民國四十年，經行政院公佈臺灣省臨時議會組織和選舉辦法。

萬居於四十年十月，由臺北回北港家鄉競選。這次是間接選舉，由縣市議員選省議員。拙於財力的萬居，處境很窘，可是每次都能以當地最高票當選。

四十年十月三十日（間接選）計得十三票當選。

四十三年四月三十日（普選）得四〇、五四九票。

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普選）得四一、〇二二票。

四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普選）得五五、六三二票。

五十二年五月一日（普選）得五一、四二二票。

除掉間接選，每次普選都得四五萬票。

這些票，其實也是得來非易。北港的媽祖廟，可與臺北的龍山寺相媲美。是人口集中政見發表的場所，選舉行情，都在這裡可以窺知。

萬居在媽祖廟前，是他熟習的地方，是他幼年賣番仔豆的所在，現在每次競選，都用家鄉話來發表他的演說。

有次在宣傳車上，一聲聲拜託地方父老惠賜一票時，路旁有從臺中來進香的香客說：

「李萬居在北港，還要大呼小叫地來競選實在很可憐；下次請到我們臺中去，不要他這麼艱苦，也一定讓他選到。」

每次競選，他都沒花什麼錢，甚至吃飯也是當地人請他吃的。

雲林縣各階層人士及李氏宗親，是他最大的票源；另有他堂兄西端先生的學生，有很多昔日的門生，都已做了木材商，也是他的支持者。更有很多擁護他的同鄉，無條件都票投給他。

民國五十二年四月，萬居最後一次競選，他已經幾次住過醫院，貧病交加之後，公論報已停刊了。眼看登記要截止了，他心灰意懶本擬不參加競選但是故鄉人士派代表來臺北敦請，叫他侄兒水波先回雲林登記，領表。

總統曾兩次個別召見萬居，對萬居印象很深。最後一次召見，是張羣秘書長及黃朝琴陪他去謁見的，萬居貢獻很多意見，並且留下十九條建議。據說多被採納。他一直非常敬佩蔣總統。

最後一次競選，助選車有二十八輛之多。大家知道他久病之後，又彷彿知道他不久於人世似的，這些宣傳車，有從臺北來的，有從臺南，臺東，嘉義來的。當地的居民幫他，國民黨籍的公務員，也來幫助他。

也有跟萬居競選省議員的，在背後講他壞話：

「免選李萬居啦！沒有用啦！他的腿鋸掉一隻啦！」

萬居聽了人家造謠，所以在政見發表會的時候講：

「有人說我的腿鋸掉了，你們大家看：（說着，把褲管拉上來）我的腿是老母生的，不是麵做的。我還能替父老兄弟姊妹跑路，講話。」

在斗南源和戲院發表政見後，很多民衆跟着走出來送他，彷彿對萬居依依不捨。

他的助選員，看了這熱烈場面很感動就說：

「諸位父老兄弟姊妹：李先生病剛好，不能多講話。拜託你們大家要投他的票，他能爲大家死在議會上是很光榮的。」

有個叫花子姓王的，從臺北趕回北港，自動去助選，背隻袋一村，一村地叫：

「你們太家要選很有道德的李萬居！」

有位詹老先生，請廚師做了三桌菜，招待萬居的助選人員。

最後一次，終於又得五萬多票當選爲省議員。四十年以前做參議會副議長，四十年以後做省議員，統計共在議會工作二十一年。

### (三十七) 繁華車散逐香塵

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九日，這年萬居五十四歲。這在他說真是不祥的日子。

晚上宴請他連襟楊銳靈夫婦。客去不久，大約晚上九點多鐘，忽然無名火起，剎那間火舌上升，這

木造日式房屋，不怕地震，就怕火警，結果不到半小時，美麗的「滄園」，面目全非，燒毀了十之八九。火勢非常猛烈，一發就不可收拾，萬居急得跺腳大哭：

「我做了什麼缺德事情呀？」

賢滄到處找她小兒子少禹，那時候少禹祇三歲多。

最鎮靜的是李湘如，她看見起火了，把她北一女製服和書包先拿好，想搬鋼琴搬不動，就牽了她小弟弟少禹的手，由小旁門走出「滄園」。

第二天各報都登載着：「省議員李萬居家中火警。」

當夜黃朝琴就來看萬居。萬居穿一件汗衫，穿雙木拖鞋，淒然一笑地說：

「燒的皮鞋都沒有一雙啦！」

南輝出去了，南雄在起火後，光腳往他舅媽家跑，找他表兄弟搬東西，等跑回來，已經差不多燒光了。

「滄園」被火燒了以後，萬居與賢滄暫住公論報二樓會客室。

各界來慰問的很多，有的送些衣物，有的送些現款，可是「滄園」難復舊觀，斷牆殘壁，觸目淒涼。從此以後，鐵樹也不開花了，曇花也不吐蕊了。

昔日車水馬龍的「滄園」，如今，是靜靜地。

唐朝李適之的詩句，正好來寫照：

「爲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

久住報館，也不是事。就請木匠暫爲釘釘補補，萬居一家又遷回殘破的「滯園」。——康定路四十六號。

這時他的堂兄西端先生大，二公子廣融，茂林，都已台大畢業，赴美深造。

「滯園」失火後，客人散去大半。黃維揚先生返回越南，不久離開人間。祇張耕陽先生甫自日本歸來住此。

秋風夾着冷雨，常使劫後的「滯園」漏雨。份外顯得蕭瑟，寂寞。

新生報董事長差使交卸了，轎車還給新生報。

買下的吉普車，已逾齡，變老爺車了，拋錨，進廠修理是常事，不如意事，接踵而來。

### (三十八) 滯澹經營的公論報

公論報從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創刊起，就一直是在命運迤邐，常鬧經濟恐慌。本來規定每月十五號發薪水，可是按時候發的少，不按時候，拖欠的時候多。

萬居是文人，而缺乏企業管理的人才幫助他。

在公論報創刊十週年的時候，他曾寫：「十年如一日」。

「本報在三十六年創刊之初，即曾提示我們的理想，曰民主，自由與進步。這就是我們基本的主

張。辛亥革命諸先烈擲頭顱，流碧血，所爭的是民主，自由和進步。台灣五十年間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殘酷統治之下，我們的先人以至我們不斷地奮鬥，犧牲無數生命，以求者，也不外是在日本人壓迫統治被推翻之後才有實現可能的民主和自由；不祇是不甘受異族統治而已。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敢肯定地說：是民主主義的偉大時代，它的思想潮流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禦。」

在公論報創刊六週年，萬居會寫：「理想與興趣。」

「我有時這樣想：人生最痛苦沒有比做與他「理想和興趣」相反的事了，假使沒有一種理想和興趣，單憑一時的興會所至，無論經營什麼事業，結果，恐怕很難維持下去。本報在極度困難中誕生，我們這六年來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風雨飄搖中奮鬥着。」

又會寫：

「辦報應該不是以賺錢爲目的的，尤其在現代中國的環境裡，戰亂頻仍，民生凋敝，加以教育普及，民衆還未養成讀報的習慣，辦報應該是一種社會服務，一種犧牲。」

但是這種犧牲是太大了些。

公論報雖然窮，但是人員不少；晚上編輯部是燈火輝煌，大家雖在困難中，也堅守崗位工作。

不過買白報紙的錢常發生恐慌。本來應該，整批買，可是整批買沒有錢，就零買，好像一家人買不起上百斤十斤米，一二斤買一樣。

到晚上該印報而沒有報紙啦！



「怎麼辦？」

「到民族晚報問問有沒有？」

如此，就常去零買。

「錢呢？」賢滯問他。

「我沒有！」萬居答

「那怎麼辦？」

「拿我那白金掛錶去押當吧！」萬居說着把他褲帶上的白金掛錶鍊拿下來，賢滯找人去當舖當。按規矩，晚上那編輯部一頓夜點，總要請，這也煞費苦心維持。

「晚上印報又沒紙啦！」印刷廠領班來講

「怎麼辦？」「滯園」的人面面相覷。

於是每個人腕上的錶，家裡和報館二十幾架電風扇，都進了當舖。

黃蘊之小姐說：

「賢滯：你們簡直天天過三十晚上，我看不慣，我要走了。你們再不然不要辦這份報？」

「萬居的興趣在此，有什麼辦法？我祇有幫助他。」

我這裡有四百元，你拿去用；我看你們開支很大，這四百元恐怕做胡椒都不辣，「蘊之住了校好久，遷到羅斯福路。」

黃蘊之是多愁善感的人，爲萬居留學法國同學，黃小姐是詩人蕭石君好友，蕭先生終身不娶，黃小姐也未嫁。不久，聽他侄兒黃印文慘死異國，她也病故。

公論報雖在百般困難中，可是有大報風格，未聞記者去搞詐，強拉廣告，強銷書刊事。

李萬居社長，一再關照擔任出納科長的水波說：

「編輯部的校對，和印刷廠的工人，有好幾人是半工半讀的，他們要交註冊費的時候，你一定替他們想辦法。」

因爲有好幾個台大和各校學生，晚上在公論報工作。

在三十九年時，就發起出「臺灣年鑑」，而且各機關預約了很多。就把預約的錢，作稿費請各位專家撰稿，同時收集各種資料，同時把印書賣紙錢，也用掉了。

稿件漸漸堆積很多，一時無法付印，當四十二年「海園」起火時，張耕陽先生第一件事，就是搶救「年鑑」稿件。結果稿件安全無恙。想法把年鑑付印，以保信譽。

在四十三年十二月，這「臺灣年鑑」終於出版了。共分五編：

###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沿革 寫臺灣於尚書禹貢中，曾有「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描寫的狀況，跟山胞相似。可見臺灣四千年前是屬於黃河流域彩陶文化系統。

第二章 地理 寫臺灣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山有六十座。對河川，各地風速記載亦詳。

第三章 人口 寫臺灣的人口及世界各國人口之比較。

第四章 行政區域。

第二編 政治

第五章 政府(一)。

第六章 政府(二)。

第七章 地方自治。

第八章 司法。

第九章 政黨。

第三編 經濟

第十章 財政。

第十一章 金融物價。

第十二章 交通。

第十三章 地政。

第十四章 農林。(資料很全)。

第十五章 糧食。

第十六章 水利。(分析臺灣的地勢、地質)。

第十七章 鑛業。

第十八章 工業。

第十九章 糖業。 (內容詳細)

第二十章 電力。 (非常詳細)

第二十一章 商業。 (寫商業演進很詳)

第二十二章 專賣。

第二十三章 合作。

第二十四章 國際貿易與收支。

第二十五章 國民所得。

#### 第四編 文化

第二十六章 教育。

第二十七章 學術文化。

第二十八章 宗教禮俗。

#### 第五編 公共福利

第二十九章 社會。

第三十章 衛生。

李萬居先生傳

「臺灣年鑑」付梓出版，確實是臺灣文獻之一。

此外，公論報又出版「艾門五傑」，寫美國艾森豪家中五位傑出的人物。

也曾再版過「冰島漁夫」。

公論報印刷廠業務好的時候，印過統一發票；也印過教科書。更印過美國學校的教材。

會經過一段時間，代印自立晚報，費用是每月新台幣二千元。張耕陽向萬居說：

「自立晚報每月給我們兩千元，買油墨都不夠，不要說其他人工了。」

「沒關係，繼續替他們印，我們要扶助文化事業。」

萬居忠厚得近於糊塗。

後來自立晚報真正被扶持起來了。

公論報常鬧周轉不靈，加上印刷得不漂亮。製的樣版很粗，往往印一個人物，看不清鼻子眼睛的，一塊黑板。出報時間往往趕不上火車。訂戶漸少，廣告也不太多；加上外來因素，互為因果，終至一蹶不振。

有幾位萬居的老部屬，蔡，張，林等先生商議：由蔡先生投資若干萬，張先生南下拿萬居戶口騰本，林先生請萬居蓋私章，設法至經濟部變更登記，為公司組織。擬請萬居不問公論報事；但結果蔡先生投資的錢蝕光，仍舊經營不好。

公論報涉及「新黨」事件，為人所不諒解。吳三連，高玉樹等先生，先後出國，不談此調。萬居也

不再談「新黨之事」。

爲了公論報變更登記事，也曾對簿公堂，結果裁定萬居「敗訴」。爲大興公司事，也在鬧官司。設法變更登記的林先生等，過春節時仍來給萬居拜年，萬居對他們仍很親切。

五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爲待遇問題，晚上編輯部許多先生放了筆，三月十六日以後，就沒有見報了。以後的報，數換主人。

現在引用民國五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臺灣日報署名德的一位先生之文章：

### 「記公論報」

經濟日報問世以後，李萬居創辦的真的壽終正寢了。回憶當年公論報慘淡經營的情形，今天已散處臺灣各報服務的公論報舊人，應該都有一番感喟。

李萬居之辦公論報，如今蓋棺論定，確有其個人的理想，但脫不了文人論政及書生報國的舊路子，缺乏當前人們所謂的企業化精神。因之從好的方面講：李萬居那種堅守原則忠於國族的耿介作風，當得起「報人」之稱，與一般「報販」頗有分別；若從壞的方面講：由於他缺乏經理的才能，終使公論報僵塞枯絕，莫說「報人」，連「報販」資格也沒有了。

一張報紙對社會的功過如何，仁智所見不同，難以遽下定論。世人對公論報的看法，大致亦或如是。若以成敗論英雄，則以李萬居創辦公論報的初期環境，及其所表現的活力，如果他是一位長於理財的人才，當勢時因利導，即不致辦好報紙，必不會弄成日後經濟拮据無人維持的局面。所以圈內朋友

替公論報可惜。

等到公論報因經營不善而進行改組，李萬居無權過問報事之後，編部雖然仍由一批舊人維持，精神上已經與前有所不同；不久股權再度轉移，經編兩部徹底改組，舊人大部散去，李萬居所創刊的公論報，更是名存而實亡了。所奇的是，繼李萬居而接辦公論報者，非特全不是沒有經濟基礎的書生，而且多是在企業界各有成就的人物，然於接辦公論報以後，無論如何花招百出，依然難挽不勝賠累的命運，最後終於連命根子的執照也轉讓給別人，正式宣告死亡了事，竟比李萬居還不如，真是可謂異數！

世上百年大報，最後落得個衰落停刊，亦復所在多是。公論報那點歷史與那麼份數，又算得甚麼？今天提起公論報，也許還有一部分人感嘆一番；再過五年十年，恐怕大家都已印像模糊，年輕的一代更不知所云了。但若有人要寫近代中國報業史，對這份風格特殊的民營報紙，多少總得帶上一筆。

李萬居辦公論報，雖是大失敗，却真把全副感情投射了進去。這一點，是值得有志青年報人效法的。據說李氏臨終的前夕對探病的友人還詢問：

「近來公論報如何了？」當時公論報早已數經改組，換了好幾個老闆，實際已與李氏完全無關了；但他依舊十分關懷，雖病危猶念念不忘，這份感情，唯一「報人」所能具備，求之於「報販」是必會落空的。

另一點值得向將來要寫報業史的朋友一提的，即是李萬居辦報雖然艱苦備嘗，却從來沒有想藉辦報發財的念頭。以當年李萬居在本省政治社會上的地位，如果他採取現實的觀點，放棄辦報而活動一個金

醫單位的主管做做，應是不成問題的。似乎他一直沒有這樣做，這是頗不容易的。公論報如今雖然消滅了，單憑這一點，萬居先生在天之靈也應深感自慰的。

### (三十九) 抱病讀書

自從公論報改組以後，萬居無權過問；雖也落得清靜，心情苦悶已極，糖尿病促使新陳代謝不良，脚部稍有潰爛，就不能封口。

火燒後的康定路四十六號「滄園」住了些時候，地皮經向土地銀行購買下來，再與本省人謝敏初先生合作，由謝先生在「滄園」地上建樓房若干幢，再分給萬居八幢。萬居就遷至泉州街一一七號謝先生的房子中。一所三角形的住宅，比康定路小多了，而且臨萬華至新店鐵路旁，天天聽「忽隆忽隆」火車聲，不勝其擾。結果康定路樓房蓋好，都賣掉還債。

萬居的病，時好時癒，好的時候，就捧書閱讀。他有藏書的雅癖，可惜燒掉很多書，但有一本封面燒得焦焦的，而內容未變的宋朝司馬光著的「資治通鑑」，他經常捧讀。

他向表侄才力，借到一本林肯傳，讀得津津有味。

在萬居先生逝世後，筆者在他家紙堆中，發現一本叫「菜根譚選集」的小書，是中央文物供應社印行，明朝洪自誠著。一翻裡面，有很多處是萬居圈點過的，現在簡錄如下：

「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



莫，毋取萬古之淒涼。」

「君子之心事，天青白日，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才華，玉韞珠藏，不易使人知。」

「交友須帶三分俠氣，作人要存一點素心。」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教弟子，如養閨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若一接近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的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矣。」

這幾段加了很多圈。

「德者事業之基，未有基不固而棟宇堅久者。」

「心者後裔之根，未有根不植而枝葉榮茂者。」

以上兩段加兩個圈。

「欺遇詐之人，以誠心感動之；遇暴戾之人，以和氣薰蒸之；遇傾邪私曲之人，以名義氣節激勸之；天下無不入我陶冶中矣。」

以上這段加了三個圈。

萬居讀書很細心，而且臥病中，又想購買新書，又買了本厚厚的「五種遺規。」

每天早晚一定看報，閒下來就看書，病中歲月，長是寂寞而痛苦的。

腳部癢口，忽然嚴重起來，渾身發熱，而且跌了一交，頭部受傷，不得已，進了安息日會辦的臺灣

療養院。正好其內侄女印安在該醫院擔任護士。

住院經檢查後，認爲糖尿病病情嚴重，最好鋸掉一隻腿，可是萬居聽後，絕對不肯，幾經商量，鋸掉了一隻腳趾頭。

住院治療數月，住院時，省議會曾發動捐款，以供他醫病之用。出院後，就回家靜養。

很多親友也紛紛送錢來，他姊丈聞他貧病交加，從這時起，常携錢來臺北看他。余家在北港，水林鄉萬興村是模範農家，漸漸富裕了。萬居胞姐李藕女士，已經兒孫滿堂，苦盡甘來了。

萬居病稍好，又看書，又看雜誌，他常向人表示，不辦報，辦份雜誌也好。可是肝也不大好，醫生絕對禁止他喝酒。看書多了，眼睛大受損害，因爲他糖尿病已到最厲害程度，威脅到視力。病情好轉，萬居又手不釋卷。

五十二年當選後，精神稍振作一個時候，而且又到臺中省議會去報到。

可是不久又病倒了，而且病得很嚴重，尿中毒，毒素傳到血液裏。

在台大四零二號病房裏，住了差不多一年，他的夫人腎滯，幾度看萬居上氧氣，又幾次經醫生宣布萬居危險，結果他自己常感胃痛。誰知她已病入膏肓呢。

當五十三年元旦，是他們結婚三十週年紀念，還邀幾個親友到家吃飯。萬居還作了一首詩：

三十年間轉眼過，

韶光事業兩蹉跎。

神州一夢成狐穴，

劫後尼山近若何？

### (四十) 夫人去世

五十三年冬天，萬居台大醫院回家，他夫人賢潯就躺在床上海倒了。這年萬居六十四歲。大家猜想她數月操勞，大約拖垮啦，也許躺下休息幾天就好。孰料竟從此纏綿不起。

剛臥病幾天，南輝新婦朱素荷從美國回香港，道經臺灣，尙盤桓兩日，賢潯掙扎着起來，囑傭人老林準備菜肴，款待素荷。現在傭人，早已由四名，減至兩人，即老林夫婦二人。又囑老林買一大包草菇帶到香港。

素荷去後，就感不支。在春節前幾天，忽嘔吐不止，而且排洩的東西有血絲，證明腹胃內出血。趕緊送至台大急診處，五十四年春節，賢潯即在台大醫院渡過的。

經過名醫宋瑞樓教授初步診斷：是胃癌，癌沒有特別根治時，無疑是宣佈病人的死刑，所以親友一直瞞着萬居。因為她腸，胃已長滿了癌。

經過開刀，動過手術後，不再嘔吐，病情減輕了很多，而且回家休養個時候。回家後，她自己不知道已病得如何嚴重，還在照料萬居呢。

不久，賢潯之病又告不支，再度入台大醫院，住四零六病室，各種醫藥罔效，終告不起。大家本來一直瞞着萬居，一天，萬居姐夫從雲林來，問他要不要用漢藥治賢潯的病。

「啊？她是什麼癌？」於是萬居大驚失色。

「南雄你糊塗萬分，你媽媽生什麼病也不告訴我！」

又打電話給他內弟，叫去大罵：

「國元：你也太糊塗，賢滯生什麼病，也不告訴我，我們南部有漢藥可以治的。」  
國元如何分辯，也無用。

「趕快找漢醫治。」萬居急切地說。

於是偷偷地，不敢給台大醫生知道，先後將幾位中醫師，請到台大病院去把脈開方子；國元回家煮了以後，偷偷地放到溫水瓶中，帶到醫院給病中姊姊喝，可是哪有效呢？

當賢滯喝了漢醫的藥以後，萬居幾次到醫院看她，摸摸她的手，覺得她好像好些啦。

於是逢人便吹噓：

「不錯吧？漢藥會治好的。」

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賢滯病情轉劇，很多至親好友，紛紛趕到台大醫院，她已入彌留狀態，鼻腔插了氧氣管，呼吸急促，不省人事。可是她小兒之少萬來在她床邊，她尚流出幾滴眼淚。

南輝，湘如先後去美國深造，祇有南雄剛從台大畢業，服完兵役，留在身邊。在他母親彌留時，不斷摸着媽媽的頭髮。

郭小姐趕着選賢滯平時最愛穿的藍色旗袍，襯裙。

幾家李家侄媳婦，守到午夜未走，當快落氣時，把她衣服換好。子夜後，李夫人鍾賢滯女士，結束

(四十) 夫人去

了她的一生，離開她敬愛的丈夫

萬居一夜未睡好，也許親人

就要去，一直在旁招扶他的李應

「你天不亮去做什麼？醫院的。」

左哄右勸，拖到天亮。

當萬居摸到已變冰冷的屍體

哀，可想而知，何況他專情不二

夫人逝世二星期，在極樂殯

師殷穎主持。

以前公論報的同仁，如張牛

寧的很多，還有遠從高雄，雲林

到出殯的那天，從北港趕來

萬居日夜啼哭，眼睛又惡化

到陽明山第一公墓。李夫人享年

地形是經謝半仙看的，依山

逝者長已矣，生者何以堪？

萬居於親友來訪時，總是先哭一頓，再談其他。每天早晨醒來哭一場；晚上臨睡時又哭一次。後來又唱唱哼哼，狂歌當哭。詩興不覺大發，作了好詩：

悼先室鍾賢滯夫人

(一)

吳淞携手踏苔行，(註一) 誓定鴛盟共死生。  
玉戒無端深夜碎，(註二) 柔腸哭斷夢中醒。

(二)

卅年嘗盡辛酸味， 窮困張羅端賴君。  
淚絕更闌成永訣， 衣襟血跡雜啼痕。

(三)

誰知一語終成讖， 天道無公莫比倫。  
回憶三湘風景好， 斷腸人自泣黃昏。

(四)

從此無人憐俊勁，(註三) 洞庭昨夜不揚波。  
與君不盡纏綿意， 玉斷瀛洲哭奈何。

(四十) 夫人去世

二二六

(五)

勇毅由來稱絕倫，

何期應召赴天關。

最難忘是湘山水，(註五) 血淚滂沱爲哭君。

(註一) 余與先室相識之時，伊在吳淞擔任醫務工作，常相携手漫步江干。

(註二) 玉戒指爲先岳母遺贈先室者，已佩戴二十餘年，當進醫院之夜，突然碎斷，知非佳兆，果爾。

(註三) 五十三年春日，有數位大學生來訪，其中一位忽然詢問先室：「李夫人何以愛李先生？」她從容答之：「愛他的優勁」言後，相與大笑。至今思之，音容宛在，而人已渺，悲哉！

(註四) 與先室相識之時，曾贈詩有「平生最愛湘山水」之句，故云。

李夫人賢淑去世後，萬居更感孤單。李應文先生忠心耿耿，一直在旁照顧，其老友蔡雲程先生，亦來相陪，用閩南話與其暢談沖淡，他的悲苦。

(四十一) 遺

題

萬居於其夫人逝去後，眼睛一度好起來，會看見很多東西。

喪事過後，催促他次子南雄早日去美國深造，南雄美國已有了獎學金，臺北方面「托福」考試已通過了；可是南雄又不忍心丟下多病的老父走，但是萬居却一再催他走，不要顧慮到他，並且作一首送別

行 關 首 大 人 治 學 明 宰 臨  
五 十 五 這 首 五  
浴



夢寐憂時歌當哭，歲闌何計計遺悲愁。

心煩最怕連宵雨，使人愁上加愁。不久又有了新作：

寒宵聽雨

錯落簾前滴答聲，連宵寒雨打殘更。

堪憐枯寂心靈裡，絕似空山一老僧。

春天，萬居身體又轉變了。二月十七日，忽然發燒，又是糖尿病發作了。

倉促間送入醫院，沒有病房，在急診室停個時候，轉入病房。在三百三十五號病室。

郭雨新，楊肇嘉，陳大慶等先生，都非常關切。南雄與李應文隨時輪流陪伴在醫院。

萬居有時昏睡。有時清醒，臉部漸漸浮腫。一天，忽然很清醒，叫南雄用筆記下他的遺囑：

「南雄：我自己覺得我這次病，很危險，恐怕不久於人世了，你要記下我五件事：

第一：我還有五首詩，沒有發表。你可交給蔡雲程伯伯，要他修改下，找地方發表。（按即前三首及其他）

第二：李應文照顧我這樣久，我手上這隻錶，留給他，做爲紀念。

第三：少禹可以送親戚家寄養；你舅舅，舅媽都在外做事，比較奔波；最好送林伯伯家，（按係湘如公婆處）無論處誰家，叫你哥哥或姐姐，每月寄十元美金，做少禹伙食費。

第四：你不久出國，這個家也可以收了，有事可以託張叔叔。（按係指張耕陽先生）平生沒有做虧

心事，就是對公論報同仁欠薪沒有發，覺得是遺恨。

第五：我沒有親眼見光復大陸，覺得抱憾終生。

南雄一一含悲記下來。

湘如在其父謝世前一日，托人帶來錄音機，襪子，刮鬚刀，（電動的）可惜他祇看了一眼，都沒有來得用。

五十四月九日下午三點二十五分南雄正陪他，忽聽他父親一聲長嘆，就再沒有聲音了，找醫生打強心針，也沒有用。一代臺灣愛國志士，文化之舟舵手，溘然長逝。享年六十七歲，十足年齡祇有六十五歲。（西元一九六六年）

萬居去世消息，臺灣各地報紙都紛紛登載。聯合報比較刊得詳細，並刊出其生前照片。今節錄如下：

李萬居昨病逝

謝東閔劉東瀝均表悲悼

友好今商治喪善後

（本報訊）省議員李萬居（見圖）昨（九）日下午三時二十五分，因糖尿病所引起的心臟病，在台大醫院逝世。享年六十五歲。李萬居遺體已於昨天下午四時十分，移至市立殯儀館。

兩個星期前，李萬居的病況曾一度惡化，幾乎不治。但在醫師們的搶救下，又稍為好轉一點。他自

己很欣慰。他的親友也很興奮。這兩週來，他雖然不能下床走動，但却能和探訪的親友談話。

昨天上午十時許，台大醫院院長邱仕榮曾到病房探視。邱院長說，那時李萬居的精神很好，曾露出微笑。不幸於下午三時廿五分因心臟病發作，猝告逝世。

(以下生平從略)

李萬居爲本省籍碩彥，爲各方人士所推重。

李氏長子南輝及媳婦，均在夏威夷就學。李氏自臥病以來，全靠親友照料。

李萬居雖擔任省議員多年，但清風亮節，生活清苦，自公論報不幸經營失敗，積勞憂憤，遂致不支。幾年前也曾經住過醫院數月，當時醫藥費，多是老友所助。

李萬居夫人鍾賢滄女士，於年前先李氏而去世。

(本報訊)省議會議長謝東閔昨晚聞悉李萬居議員病逝，深表痛悼。他於晚間九時趕往泉州街李萬居的寓所致唁，並慰問李議員的家屬。

謝議長說：爲商議李萬居議員的治喪及善後問題，各方友好定於今(十)日下午四時，在第一銀行會議室開會。

(本報訊)國民大會副秘書長劉東巖，昨(九)日得知李萬居病逝後，深表哀悼。

劉東巖和李萬居都是青年黨員，他們在南京參加制憲國民大會時開始認識。

劉東巖說：李萬居一生，對青年黨忠貞不二，對國民黨也很友好，平常討論國是，每能發揮所見。

動中肯綮，並以天下爲己任。

## (四十二) 身後哀榮

在五十五年四月十日，下午四時，大家滿臉嚴肅，在第一銀行開「李萬居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是黃朝琴，副主任委員爲謝東閔，陳啓天，薛人仰，孫亞夫，馬星野，高玉樹，李建興，被邀擔任治喪委員的共有四百多人。

初步決定，由省議會主其事。四月二十四日出殯。

並將出殯日子，盡量拖後，以待其長子南輝歸來奔喪；必須做到隆重而盡哀。

泉州街冷落的門庭前，忽然車水馬龍，很多親友，都自動來幫忙；很多機關首長，地方士紳，文化界人士，都來慰唁。

萬居的子侄們，及報社舊屬同仁，分爲兩批，一批在泉州街留守；一批至市立殯儀館招待賓客。可憐南雄，少禹，母親孝服尙未脫，又遭喪父，人生不幸，莫過於此。

南雄是二十幾歲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身上沒有幾個錢，遭此大事，真是憂心如焚。父執們知道他家窮困，都厚送賻金。

首先由省議會送來七千元。高玉樹市長送來一萬元。黃杰主席一萬元。吳三連先生一萬元。嘉新水泥公司一萬元。臺灣水泥公司一萬元。陳大慶將軍一萬二千元。北港親友一萬零七百元。

黃朝琴先生送一萬五千元後，表示絕對幫忙。

李建興先生送一萬元後，見南雄父母雙亡，年幼可憐。慨然以李氏宗親家長自居，來大幫忙。

高市長對南雄表示：如果不足，再去找他，當然不好意思找他。

其他送賻金的，都是盡力而為。使南雄看得目瞪口呆，人間尙有如許溫暖。

記得李夫人在日，常憂慮李萬居去世，窮得恐怕買棺木的錢都沒有，誰知大家都紛紛解囊。

四月十五日，南輝自美國返臺奔喪。南輝因在美半工半讀，目力大損，所以戴了眼鏡，增加幾分斯文氣。

四月十六日聯合報，登刊了南輝回國消息，並有其照片。

親友大加讚揚南輝克盡孝道。返家後，把戒子，手錶，眼鏡都取下來，大哭一頓，含淚披麻戴孝。來泉州街一百十七號慰唁的人，終日絡繹不絕。時值初夏天氣炎熱。就向西門國校借來一頂帆布帳篷，又租來圓桌圓凳，爲客人休息之所。

四月二十四日，民權路市立殯儀館花園排到街上來了；臺北市民家自動送來許多花圈。又由許多民家送好幾隊樂隊。更有些穿拖鞋的民家，是所謂販夫走卒之流，捧一把香蕉，或有人捧些米粉糕來自動拜拜。

雲林旅台北大專學生，都穿大專黃色制服，來致祭，並且出靈時，分成兩隊，走在靈車左右來護靈。

從花蓮，嘉義，臺南，雲林等地，開了五輛卡車。載來送殯的人。這些人有的是當地士紳；有的是當地父老。

謹錄四月二十五日聯合報喪祭消息：

（本報訊）省議員李萬居之喪，昨日（二十四）上午八時起，在臺北市立殯儀館景行廳舉行公祭，十二時大殮後，即發引安葬陽明山第一公墓。

李氏的同鄉，親友及各界人士三千餘人，自昨日上午八時起，即絡繹不絕的前往行禮弔祭。四壁掛滿輓聯，顯出一片悲傷氣氛的靈堂，人羣一直擠得滿滿的。

政府高級官員，總統府秘書長張羣，行政院長嚴家淦，立法院副院長倪文亞，國防部長蔣經國，和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谷鳳翔，青年黨中央黨部陳啓天，省秘書長徐鼎，省議會議員等，均先後前往致祭。

十二時大殮後，靈柩在旌旗和總統頒贈的「議論永彰」輓額前導下，經民權東路，天水街，中山北路，至陽明山公墓，隨即安葬。約數百餘名來自李氏故鄉的親友，參加送殯行列。

根據上列記載，可謂頗具身後哀榮。

棺木葬於李夫人之旁，可謂生同衾，死同穴。

有幾百人送上山。傍晚回來，由治喪委員會請送殯親友至市議會餐廳便餐，席開三十桌。席間由萬居同學，黃先生代表致謝忱。

現在陽明山上，墓草萋萋，有鐵樹二株，松樹八株，桂樹四株，風雨晨昏，夫人爲伴，萬居有靈，未知作何感想？

### (四十三) 佳兒女

左傳有云：「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如有德行，功勞，言論文章在人間，將永不磨滅雖死猶生。

近代又有人說：「一個人如有後代——子女在人間，就是他的細胞在人間，他雖長眠地下，也像生活在人間一般。」如果這樣說，萬居先生子女，都是他的佳子弟。

南輝聰明調皮，西門國校畢業後，考入附中。大學是讀東海外文系，因爲是籃球國手，兩度代表中國去歐洲和墨西哥賽球。因爲女孩子有點崇拜英雄，所以仰慕他的人不少，尤其與影星一段友情，變成新聞人物。自與數學碩士朱素荷結婚後，忠情不二。已獲夏太商業士。

湘如北一女畢業後，考入東海外文系，又考取留美，獲美德州大學碩士，現與林紓博士結婚。

南雄成功中學畢業後，考取台大法律系。現在美國印大深造。攻讀比較憲法碩士。已與陳秋霞文學碩士在美成婚。並爲本省工礦界領袖李建興先生，收爲義子。

少禹年幼，過去讀書成績不甚佳，但長於繪畫，也許在藝術上有成就也未可知。現在赴美探親，住其姊姊處。

並且南輝，南雄很慷慨將治喪會贖下的七萬三千餘元，捐給政大新聞系作獎學金，每名每學期一千五百元，頗有乃父之風。

英國邱吉爾說：「世界不會因任何生命的結束而結束。」萬居先生他的子弟，都是俊秀青年，正在彼邦攻讀，相信將來各有所成就，重振家聲。



## 父親的精神永在化跋

記得年前父親曾計劃寫一點回憶性的短文，記述一些他親身經歷的故事，作為他久病初癒以後精神上的的一種寄託。却想不到他再度臥病，以致不起！

在他逝世以後，我拜託舅母楊瑞先女士透過傳記文學的形式，把父親的生平事蹟寫成書，讓我們讀它的時候思念他，我想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

父親在世的時候，讀過舅母寫的小說，認為清新流暢，又富於真實的感情，曾經為她的描寫感動得落淚，我想他很愛讀舅母的作品。如果他在天有知，曉得舅母作傳記念他，必定會感到萬分欣慰的！

父親故世以後，我隻身來美國求學。有時候還在睡夢中夢見他。夜半驚醒的時候，想起父親母親在世的情景，一言一談，彷彿有如昨日。我知道人無法再回到過去，却禁不住那許多細微的事物湧現在眼前。

父親在臺灣省省議會服務廿二年時間。他在議壇上侃侃而談，因此，大家都知道他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坦率。其實，他所發紆的意見，都是每一個平常人所視所見所能瞭解的事理，只是他大聲地說出來而已。議會裡的老同事們贈給他一個「魯莽書生」的綽號，「魯莽」二字似乎是說他處理某些政治上的爭點不够圓滑，其實，現代的民主政治是一種「販夫走卒」的平民政治。既然最基層人民的利

益和願意是政府一切施政的準繩，一位有責任感的民意代表就需要大膽地反應真實的民意。若是因爲說實話而畏怕，就不配當一位有責任感的民意代表。同時，作爲一個知識份子，既然追求真理和學識是他們生活的重要部分，每一位知識份子就應該對他們的良知負責任；他們有理由去堅持那些他們所相信是真是好的原則，即使這些原則超越這時代和社會，知識份子有責任努力見其付諸實現。因此我想父親的長處就是在「魯莽」二字。

父親把他一生所有都投資到報業上，爲此拖累許多朋友，和許多與他共患難的同仁，他感到很難過。公論報在他手上十三年多，雖然不是唯一，恐怕是最主要的一家獨立的民營報紙，爲政府的措施提供適切的意見，作建設性的批評。很不幸公論報沒法繼續，當父親要失去這報紙的時候，他感到十分惋惜，有一次他寫信給一位友人，大意是說：報紙有一種傳播消息交流意見的社會功能這報紙不在我手上，只要屬於這社會，只要能公正確實地報導消息意見也就好了。我所惋惜的就是恐怕它以後沒法完成這種功能。他去年臥病時候，曾命我去報社印刷廠舊址，把那些印刷機械和器材，雇人上油然後裝箱，妥善收藏，希望在病好以後繼續辦一份雜誌，却想不到這切心願沒有完成，他就離開人世。

父親自幼窮困，雖然環境艱難，他仍立志向學，因爲他早歲處境如此，及其成年，對於清寒力學的青年朋友們最同情，只要能力所及，都盡量幫助他們。父親逝世以後，治喪委員會把治喪節餘費用，設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獎學金，使有志新聞事業的青年朋友們得到實質上的幫助。我想這是父親平生的素願。

詩與酒是父親平生兩大嗜好。後來因病把酒戒了。年前患眼疾，時好時壞，也不敢多閱讀或寫作。吟詩既可消釋心中塊壘，那段時期他最喜愛吟詩。暇時我奉侍在側，把他吟的詩隨手抄錄，當時他亦有新作，先後在報章雜誌發表過，我已彙集成篇。他私自認爲他的詩可以流傳，因此在此傳記完成的時侯，經我提議已把他的詩篇一並附在書後，讓親友及所有懷念他的人們保存，作永久性的紀念。

我的罪孽深重，因爲到我服完兵役回家，只有短短的兩年時間可以爲父親母親分憂分勞，若我及早成年，還能爲他們承擔更多，也不致於令他們在操勞憂鬱中弄壞身體。

我感激父執友好及親戚們在他臥病臨終時候，對他殷切地關懷和照顧。當時長兄在國外，我得親見這份珍貴的情誼。古人說「秀才人情紙半張」，如果這段短文能傳達我的謝忱於萬一的話，也就是我的願望。

父親沒有遺留下什麼物質上的產業，但是他一生的行誼讓我們時常懷念，成爲我們爲人處世的規範，我想這是我們最豐厚的一筆遺產。最近我結婚，開始人生的另一階段，我們將負起撫養教育子女的責任，很可惜他們沒有機會看見他們祖父的慈祥的顏容，待他們日後成長，我要讓他們讀這部傳記，讓他們也知道祖父的爲人。

李 南 雄

民國五十六年秋  
在印地安娜大學

# 懷念叔父偉大人格

李 水 波

叔父於民國五十五年四月九日在臺大醫院逝世。一代臺灣愛國志士、文化界前鋒，與世長辭。享年六十五歲。回憶四十八年前，叔父十八歲時，其母吳太夫人因無款繳納地租，被日人稅吏壓迫；憤而自殺身亡。叔父孤苦伶仃，境況淒涼。祖父李鏡見他可憐，囑其到吾家食宿；與我同睡大木櫃上。當時我年雖僅八歲，但小心靈上甚同情叔父家破人亡不共戴天之仇恨。叔父住吾家一段時期後，因在家無事可做，寂寞無聊；乃向祖父請求擬往嘉義縣灣橋山上養鷄；一方面教讀鋤口。祖父甚表讚許，並以二百元撥充資本。我亦隨往山上幫助養鷄，同時就讀國文（我自六歲起在二叔父李西端家讀國文）。因此，叔父是我長輩又是我之嚴師。當時我年齡僅九歲，背念四書七本，瓊林四本，達衷二本；尚有看念古文一本計十四本（每本背念二頁計二十六頁）。如果每日下午不能背誦，要罰跪在孔子神位前；讀熟後方准許吃晚餐。叔父對我教讀雖然甚嚴，但我亦安之若素。因知他對我愛之深故責之切。後來養鷄失敗，他另謀其他出路；乃往烏日糖廠任職。

民國十三年，叔父決定西渡滬上攻讀，並準備留學歐西。臨別時，對我說：「希望爾以後努力讀書，待我學成回國後；我決定栽培爾繼續深造。」我聽後至爲感奮。

民國十五年夏天，叔父由上海暑假回鄉。帶回國父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及建國方略各一本。我拜讀後，非常欽佩。國父之偉大精神締造中華民國。我雖年幼，但一心向往祖國。惟三民主義及建國方略

兩書，當時日人指爲禁書；如果被發見，非吃苦頭不可。我恐怕被日人發見，曾將兩書用小木箱貯藏埋於植栢山中。後來被人密告。追搜甚急，我因湮滅證據起見，於不得已中將兩書用火焚化滅跡。

叔父自滬往法國留學後，常有信件往來，並寄回甚多各種書籍。我閱讀後，對世界之動態及時代之潮流隨年齡之長大已漸明瞭。因此，日人開始監視我之行動。但我受叔父薰陶教化，養成吃苦努力倔強性質；我亦處之泰然，但憎恨日人之心，却越熾烈。記得我十八歲時，同學集會作詩。擬體爲詩鐘題目「中日」，鶴頂格。我頑皮抄寫古人所作「中國再來天有眼日奴不去地無皮」提出交卷。同學一見，哄堂大笑。後來，我將該詩卷帶往嘉義縣新港；呈上林維朝先生觀看，被林老先生大罵一頓說：「小子無知，如果爾所抄寫被日人發見，爾小生命就完了！」我實是年幼無知，真是「初生犢兒不怕虎」。

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五日，叔父自重慶回臺灣，奉命接收新聞事業。下午到達臺北，隨寫兩信寄回故鄉；函告回臺經過。當時，使我深深覺得他離別家鄉二十二年，雖衣錦還鄉尚不忘本。我心中因此過分高興，致一夜無法入睡。十月八日，偕同南融弟上北拜謁；竟見面已不認識。當時，我自我介紹：「我是水波他是南融」叔父哈哈大笑說：「離別家鄉已二十二年，難怪叔侄相見不相識。不過我以前所談要栽培爾與南融讀書的話，今天我可以履行我之諾言。」叔父二十二年所約之事，至今尙牢記在心；加此守信之精神，實使我終生難忘。我當時對他說：「侄年齡已三十四歲，結婚已九年；已育子女三人，要負擔家庭生活責任；無法再讀書。叔父要栽培我之深恩，感激不盡。現南融弟年輕有爲，望叔父栽培他。」叔父滿口答應，留南融弟在臺北繼續學業。

三十五年春，叔父回故鄉拜祖。地方父老為熱烈慶祝他衣錦還鄉，各村之獅陣、歌陣一齊集合；至本村路口迎接。叔父下車，一一握手道謝。回家拜祖後，第二日，叔父並無表示慰問族中長輩。我心中頗為疑惑，以為他留學外國位居高官，已忘貧窮族中長輩。迨過第三日早晨，我至他所住宿之房間請安。他說：皮箱中有白木耳一大包，高麗參一盒，他關照我分爲若干份。並說：離別家鄉已久，族中長輩住址已忘記。他命我陪他至各長輩住處，一一懇切慰問；並每人致送白木耳半斤、高麗參二條。慰問完畢後，我深佩叔父不以聲望地位而驕傲，他雖留學外國；尚牢守中國五千年固有倫理道德，所謂敬老尊賢的傳統美德。

民國三十九年四月七日，我任職公論報；爲出納課長。到差後，叔父命我到社長室談話。接見後，他態度誠懇對我表示：勿存本省人外省人之鴻溝。他說有時聽到：本省同仁區別外省同仁謂外省仔或阿山仔，他心中甚不以為然。他說：大中華民族是一家，均爲炎黃子孫；我等之祖先皆由福建遷來臺灣定居；福建亦是中華民族之一隅。他希望大家眼光要遠大，應該團結一致和氣如一家人。他又說：他雖黨隸青年，但公論報是超黨派的一純粹民間報紙；員工二百餘人，其中國民黨籍有二個小組。其他乙小部份屬青年黨，大部份黨外人士。如果大家遵守報社之原則做事，他是「不分黨籍」一律歡迎來社工作。

民國四十一年冬，十一月間，有一英國政治記者博斯（他服務之報社名已忘記）來臺訪問叔父；適值報社有事須請示。當時，曾親見博斯與叔父用法語交談。叔父頗明瞭英人狡猾，他來臺訪問可能不懷好

意；似有挑撥離間陰謀。因此，叔父開門見山義正詞嚴對博斯表示：我政府現勵精圖強，當前上下一心準備反攻大陸。我中華民國天然未開發資源甚多，而且國土廣大；將來反攻回去前途不可限量。以上，乃我等舉國一致之大原則，我等向此大道前進。我之談話至此而已。其他，我不願有所聞也，博斯聽後，啞口無言；知難而退。此爲叔父將他等所談內容譯成臺語詳細見告者。

民國四十二年除夕，叔父來電邀吃年夜飯；席開兩棹。酒宴中，他對其子女李南輝、李湘如、李南雄三人談其過去及未來之計劃。他喟然感慨說：「我少年時孤苦伶仃，長大後受爾西端伯父之栽培；先去內陸上海，攻讀三年；然後轉赴法國留學七年。回國後，當過教授、編輯、同沙將主任，參加八年抗戰，出生入死。回臺後，當過接收委員、社長、省參議會副議長、國大代表。到而今依然兩袖清風，一文莫名。我希望爾兄弟努力讀書，盡我力量栽培。將來爾等所讀之學問，就是爾等各人之財產。爾等好自爲之，以備來日報效國家。但金錢乃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之身外物。我現年已半百，對於金錢之爭取，我是無心及之。爾兄弟要覺悟：我絕無財產可以分給爾等。」竊思名利慾世人誰皆有之，如果叔父利用他這地位、聲望，爭取金錢，似無困難。因此，對其子女所談之問題，尚有幾份要保留；此乃我當時之感想。半信半疑之看法。迨至叔父所患糖尿病嚴重時，要住院治療。嬉母爲其入院費百般張羅奔走，尚無法籌足。當時，我自責前所懷疑者誠屬幼稚可笑。因而，叔父淡名利之偉大精神，使我更加深一層的了解。

叔父自患糖尿病，時感時境，爲節制食物，對外應酬一律婉謝。因此，在公館寂寞無聊時，常來電

話；命我至公館談天。上自天文地理下至詩詞歌賦，無所不談。其中常對我提及者有二事：

其一：他說臺灣自光復後，各種建設將可以與先進國家並駕齊驅。民生康樂富庶，如此皆賴偉大領袖 蔣總統當時與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三人會談時，極力爭取所致。因此，臺灣人民生生世世應該對 蔣總統 感恩戴德。

其二：他說尚有一事使他感動不已者！世人如果年齡超過六十歲時，準備退休隱居山林；怡樂晚年！但 偉大領袖 蔣總統 雖年近八十，尚肩負反攻大陸之大任；不避艱辛，日理萬機；始終一貫，如此偉大之人格。實古今罕有！可惜我身患糖尿病已到嚴重關頭，但「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如果將來蒼天有眼，我之身體能得康復；我誓必追隨 蔣總統打回大陸，親眼見到光復神州以消胸中鬱臆！

以上所列舉之經過事實，乃叔父在世時對我所談之真情實事。他愛國家，愛領袖；愛民族，敬長輩；愛百姓，淡名利，服膺孔子之教「忠信孝悌踐履篤實」胸懷豁達；度量恢宏。他逝世時，家徒四壁，身後蕭條；清風亮節之偉大人格，一幕一幕如在眼前；使我銘刻五中永遠懷念不已。





秋夜讀夢莪

愁聽西風萬籟吹。  
夢莪半句腸千斷。  
十載終天恨抱盡。  
孤哀萬里策策客。

深宵不寐讀毛詩。  
風樹一聲血萬絲。  
三春問極報無期。  
濕盡衣襟抵自悲。

校樓夜坐

潘敬修小姐（上海同學女生）

課餘兀坐壹身遙。  
匝地風雲心已碎。  
幾時得遂和平願。  
海角層樓聊寄足。

愁聽車聲起逆潮。  
過江烽火髮先焦。  
何日能將憂恨消。  
不堪清冷可憐宵。

校樓夜坐

潘敬修

韶華虛度暗傷神。  
眼底乾坤更擾攘。

學業拋荒愧見親。  
胸中意氣益輪囷。

難憑濁酒消閒恨。  
明月半沉人不寐。  
應借金經淨俗塵。  
最無淨土可安身。

步潘敬修小姐韻

李萬居

雁聲驚動故鄉遙。  
荆棘蓬台傷已遍。  
牢騷滿腹憑誰訴。  
同是天涯零落客。  
萬種愁懷似逆潮。  
烽煙祖國惜成焦。  
歲月廿年恨忽消。  
可憐最惟此寒宵。

步 感

李萬居

秋殘羈旅倍傷神。  
細雨瀟瀟魂黯黯。  
未酬萬丈英雄氣。  
月上紗窗人太息。  
鍾子難逢孰可親。  
寒燈寂寂意困困。  
豈避三分世俗塵。  
飄飄最是客中身。

詩可以羈，可以怨，李白抒情詩，何等艷情，至於毛詩，勞人思婦，閨女怨夫，傳流萬世，推爲詩之鼻祖也，潘女士之不堪清冷可憐宵。難憑濁酒消閒恨，應借金經淨俗塵，明月半沉人不寐，數句頗含

一種意味，故和之，但讀詩作詩必如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懷 莉 君

心緒無端滑亂劇。

眼前景色已全非。

漫言風雨連朝夜。

那許輕泥稍染衣。

寄懷西端兄

矚目斜曛心幾碎。

夢中猶認舊家門。

春光浴我常溫暖。

淚灑征衣爲感恩。

申江郊外獨坐湖邊有感

試將心事寫新詩。

萬木難容我一枝。

獨對湖光驚落葉。

歸來憔悴又秋時。

初訪賢滄港途中口占

數點漁灯日正昏。

淡然物色足銷魂。

十年夢斷芭蕉雨。

寥落西風憶故園。

李萬居先生傳

遺作

秋日訪賢滸不遇

心情別後餘惆悵。  
佇立空階緣底事。  
閒踏秋風落葉來。  
屐痕何處認蒼苔。

海上寄懷賢滸

歇浦樓頭感索居。  
平生最愛湘山水。  
別來消息近何如。  
魂斷秋聲正雨餘。

結婚三十週年紀念書懷

五十四年元旦作  
李萬居未定稿

三十年間轉眼過，  
神州一夢成狐穴，  
韶光事業兩蹉跎，  
劫後尼山近若何。

西營海邊觀月

漁灯晃漾水晶晶。  
我立黃昏微醉後。  
明月翻徒海底生。  
秋風涼露滿西營。

弔延平郡王

三百年間一脈存。  
聲威永樹思明島。  
澎孤怒潮猶有恨。  
萍踪踏遍歐亞土。

浩然正氣滿乾坤。  
義烈長留鹿耳門。  
嶼岫下壘應歸原。  
爲覓靈方振國魂。

贈月友同志

不許中原聘敵騎。  
人前掩淚酬家國。

沙場誓願表英姿。  
誰信雄心屬女兒。

弔石達開

蜀中去後無蹤跡。  
剩有詩篇遺恨在。  
欲憑赤手驅胡虜。  
綽略千秋垂史乘。

半壁河山未竟功。  
西江嗚咽哭英雄。  
百戰終虧一贊功。  
未應成敗論英雄。

敢犯雷州遠難廉江元宵寄內

明月團團照小園。

元宵景色滿黃昏。

柔情欲寄何從寄。

兵燹中原幾斷魂。

其二

雷州烽火雁書沉。

南國征人感不禁。

斜倚欄杆勞悵望。

試將紅豆寄同心。

雷州旅次感懷

烽火中原已五年。

征塵愁殺海南天。

丹心萬劫雄圖在。

忍聽東都泣杜鵑。

其二

頽然醉裡且忘情。

最怕更闌酒亦醒。

踏盡人間艱險路。

雄才豈竟是書生。

日寇進侵犯桂林遠難湘桂途中雜詠

妻挑鍋碗夫挑兒。

行乞街頭爲止飢。

千里行來疲瘦甚。

那堪風雨又相欺。

其二

萬里西行肯老親。  
流亡自古艱難甚。

貧窮益發見情真。  
忠孝而今尚有人。

過柳州訪日人墮見聖策

七載中原滿戰氛。  
誰知萬里風塵客。

驅車重返柳江門。  
冷雨濛濛獨訪君。

南行車中即景

沿途碧草盡如茵。  
爲愛故鄉風景好。

綠樹青山更可人。  
菜根粗飯不辭貧。

臺中途中口占

搔首方知歲月侵。  
浩然壯志今猶在。

卅年抱負託行吟。  
西望神州哭陸沉。

盜飲

不因盜飲始知名。  
醉抱酒缸君勿笑。

風趣畢公早蜚聲。  
可憐今日幾人醒。



遺 作

東 大 陸

莫說黃巢嗜殺人。

毛朝手法更奇

一從公社開鑼日。

大陸飢寒億萬

其

二

交心本是尋常事。

獻首原來不足

忽報中原成樂土。

漫山遍野盡漬

其

三

誰道呼天得避秦。

鐵牢深鎖黑陰

幾經浩劫丹心在。

西望神州哭陸

憶 鐘 山

家國興亡豈偶然。

誰能隻手可撐

鍾山再會知何日。

淚絕滄桑十六

臺大醫院病榻上憂時感作

五三年  
五月廿四日

病榻纏綿三載多。  
年來頻洒傷時淚。

那堪豪氣盡銷磨。  
爲哭河山喚奈何。

秋夜愴懷大陸

五三年  
九月一日

心潮起伏總難平。  
底事宵深淚不已。

欲叩蒼蒼問此生。  
中原匪禍尙縱橫。

其二

二

劫後剩餘報國身。  
魯戈倘可揮西日。

江山豈許屬他人。  
未信神州竟陸沉。

臺灣光復廿週年感懷

八載河山成血海。  
喜看故土歸原主。

中華兒女足千秋。  
東海春潮日夜流。

其三

二

屈辱春帆五十年。  
重光豈是尋常事。

低頭飲泣祇呼天。  
忍擲頭顱億萬千。

悼先室鍾賢靜夫人輓聯

五四  
五月二十九日

上聯 窮通禍福無憑。三十年憂患同經。受盡世間崎嶇。飽受人情冷暖。念此景何堪。此情何既。勞瘁數平生。兒女依前。撒手豈能瞑目去。

下聯 呼號悲愴曷已。千萬言衷語莫訴。深佩卿才卓懋。猶感卿德溫良。嘆有志難伸。有憾難補。衰殘悲後死。夫妻永訣。傷心尤冀再生緣。

悼先室鍾賢靜夫人

五四  
七月

吳淞携手踏蒼行。

誓訂鴛盟共死生。

玉戒無端深夜碎。

柔腸哭斷夢中醒。

註一（余與先室相識之時伊在吳淞擔任醫務工作常携手漫步江干

註二（玉戒指為先岳母遺贈先室者已佩帶二十餘年當進醫院之夜突然碎斷知非佳兆果爾

其二

卅年嘗盡辛酸味。

窮困張羅端賴君。

淒絕更闌成永訣。

衣襟血跡雜啼痕。

其三

誰知一語終成讖。  
天道無公莫比倫。  
回憶三湘風景好。  
斷腸人自泣黃昏。

其四

從此無人憐優勁。  
洞庭昨夜不揚波。  
與君不盡纏綿意。  
玉斷瀛洲哭奈何。

註三（五十三年春日有數位大學生來訪其中一位忽然詢問先室「李夫人何以愛李先生？」她從容答之「愛他的優勁」言後相與大笑至今思之音容宛在而人已渺悲哉！

其五

勇毅由來稱絕倫。  
何期應召赴天關。  
最難忘是湘山水。  
血汗滂沱爲哭君。

註四（與先室相識之時曾贈詩有「平生最愛湘山水」之句故云

惜別

世路崎嶇不易行。  
心靈深處更淒清。  
送君明日乘舟去。  
寂寞寒齋度此生。

李萬居先生傳

遺 作

再夢先室鍾夫人

低聲枕畔喚潯潯。  
回首長沙遊樂趣。

是夢相逢疑是生。  
傷心仍憶舊時情。

其 二

久違相見倍相親。  
一自更殘魂斷後。

夢裡依稀似若眞。  
九州何處覓伊人。

過臺大醫院先室鍾夫人生前所住之病房

偶經此地越心傷。  
豈意天公偏善妬。

追憶遺容更斷腸。  
人生修短渺無常。

有 感

袈裟盡製披身上。  
頂佛名山習靜坐。  
死生聚散殆前因。  
淒感不堪秋雨夜。

擺脫人間未了緣。  
如虹內氣貫三千。  
天道無常莫認真。  
斷腸人對斷腸人。

乙巳歲開感懷

滔滔風水撼危樓。  
夢寐憂時歌當哭。

極目蒼茫哀九州。  
嚴關何計遣悲愁。

寒宵聽雨

錯落簾前滴答聲。  
堪憐枯寂心靈裏。

連宵寒雨打殘更。  
絕似空山一老僧。

乙巳除夕喜聞秀華孫女誕生於檀香山

除夕飛來信。	喜報妳誕生。	初啼異凡響。
眼大且晶瑩。	苦惱消除盡。	心情頓爽滑。
若妳祖母在。	狂歡隨笑聲。	盼妳長大日。
成爲女中英。	切記我中華。	本是古文明。
勿讓居里民。	專美莫與競。	科學放光輝。
舉世咸振驚。		

送次兒南輝赴美留學

行行異國去。男兒貴自強。開拓新境界。  
氣概志昂揚。首要是做人。量宏福無疆。  
人羣相扶助。社會即繁昌。大智若傻子。  
忍讓容何傷。治學勤求證。立論慎較量。  
學問無涯際。浩瀚似海洋。朋友互切磋。  
真理共研商。宇宙無窮大。天空任翱翔。  
臨飛增惆悵。離情酒一觴。

哭倪師壇兄

十年評論邦家事。下筆如飛殆若神。  
文士古來多落拓。寒風冷雨哭斯人。

其二

盡瘁一生爲自由。詞嚴義正比春秋。  
平常不慣逢君語。海峽清波任暢流。

誄詞

議	夢	哲	哲	風	望	壇	遺	立	讜
壇	斷	人	人	範	重	坵	範	言	論
流	庚	其	其	長	台	流	長	不	永
微	星	萎	萎	昭	員	微	垂	朽	彰
白	唐	閻	徐	程	莫	謝	李	嚴	蔣
崇		振	慶	天	德	冠	嗣	家	中
禧	縱	興	鍾	放	惠	生	璉	淦	正

李漢居先生傳



德	德	助	議	哲	邈	典	耆	民	哲	清	哲
望	望	業	壇	人	焉	型	賢	主	人	風	人
永	常	長	同	其	緜	安	共	風	其	亮	其
昭	昭	昭	悲	萎	嶺	仰	悼	範	萎	節	萎

誄

詞

蘇	高	劉	許	郭	張	呂	余	張	左	程	曹
清	玉	兼	金		知	世	漢	君	舟	滄	德
波	樹	善	德	驥	本	明	謀	勸	生	波	筮

雲	痛	議	駕	議	讜	老	哲	典	業	哲	遽
黯	炎	席	返	席	論	成	人	範	績	人	失
鯤	良	流	道	流	流	洞	其	長	長	其	賢
鯨	朋	微	山	微	微	謝	萎	存	垂	萎	良

黃	阮	郝	冷	余	黃	趙	蘇	路	李	馬	林
寶	毅	遇		井	震	恒	本	國	翼	樹	為
實	成	林	彭	塘	球	愚	煌	華	中	禮	恭

望	德	音	哲	哲	哲	德	德	風	哲	德	謙
重	望	容	人	人	人	望	望	範	人	範	論
鄉	常	宛	其	其	其	常	永	永	其	長	流
邦	昭	在	萎	萎	萎	昭	昭	式	萎	昭	徽

誅  
區

朱	黃林	許周	劉	許李	林	李	張	陳	廖	張	謝
玟	錫振	秋鴻	火	炳儒	太	火	豐	啓	禎	啓	東
瑩	鏞榮	後玉	旺	南聰	郎	土	緒	川	祥	仲	閔

道	懋	哲	遺	助	歲	精	遺	哲	哲	望	譙
範	績	人	德	猷	寒	神	型	人	人	重	論
猶	永	其	省	懋	松	常	足	其	其	鄉	流
存	昭	萎	民	著	柏	在	式	萎	萎	邦	徽

李萬居先生傳

鄧	劉	沈	李	李	關	王	陳	徐	蔡	黃	詹
火	樹	應	黃	務	吉	道	恩	俠	遠	占	純
土	梓	松	恆	本	玉		元		三	岸	鑑

雲林縣旅北大專同學會

身	德	福	高	典	哲	德	議	哲	德	德	謙
歿	望	壽	風	範	人	望	席	人	望	業	論
志	常	全	清	永	其	常	流	其	永	長	流
明	昭	歸	操	垂	萎	昭	微	萎	垂	昭	微

吳錫洋

陶香谷

李華裕

李鴻儒

李秉碩

李悅義

李文重

張輔邦

馬兆奎

李英

李于萬

李姓宗親大同親睦會

盡	大	哲	大	勛	哲	直	讜	老	民	勛	讜
瘁	雅	人	雅	績	人	言	論	成	主	績	論
鄉	云	其	云	常	其	讜	流	凋	前	永	流
邦	亡	萎	亡	昭	萎	議	徽	謝	鋒	昭	徽

林	潘	許	靳	許	陸	陶	張	王	陸	崔侯	劉
紫	敦		吉	維	京	元	重	子	崇	宗象	瑩
貴	義	超	禾	純	士	珍	羽	野	仁	棟麟	璋

李萬居先生傳

蓬	哲	議	老	天	望	德	哲	助	哲	典	典	
島	人	壇	成	喪	重	厚	人	績	人	型	則	誅
歸	其	星	湖	斯	鄉	流	其	長	其	猶	永	
眞	萎	殞	謝	文	邦	輝	萎	昭	萎	在	昭	詞

林	周	荆	陳	陳	鄭	林	柯	俞	李	余	李陳
謀	得	鳳	春		添	其	台	俊	緒	超	白達
祥	福	崗	球	愷	福	全	山	珠	華	英	虹中

玉	哲	議	痛	音	頌	風	哲	德	賚	典	典
樓	人	壇	失	容	德	範	人	範	志	範	型
赴	其	望	良	宛	堪	猶	其	永	以	永	長
召	萎	重	才	在	欽	存	萎	昭	歿	昭	存

李萬居先生傳

張黃	何	湯沈	蒲	李	余	王	臺北市民防指揮部	林	林	陳	張
子煥		如家	擊	天	鍾	紫		洋	可	鐵	寶
揚如	適	炎杰	雲	長	驥	雲		海	璣	科	樹



誄

詞

德	榮	弔	哲	聲	民	老	典	痛	哲	德	高
業	歸		人	華	主	成	型	失	人	範	山
長	樂		其	永	楷	淵	安	國	其	永	仰
昭	國	靈	萎	播	模	謝	仰	棟	萎	垂	止

高	洪	許	呂	王	吳	錢	<small>力力</small>	鄭	張	盧	梁
崑	丁	禎	少	贊	祖	劍	<small>碧濤</small>	宋	國	維	應
峯	壬	興	恆	斌	恭	秋	<small>籃球隊</small>	柳	幹	通	棧

民	黨	風	哲	哲	民	業	議	哲	哲	望	福
主	失	範	人	人	主	績	壇	人	人	重	壽
鬪	賢	長	其	其	前	長	望	其	其	鄉	全
士	良	存	萎	萎	鋒	昭	重	萎	萎	邦	歸

鍾	朱翁	蕭	朱	余	陸	張胡	高	方	柳	包	楊
華	坤福	炳	紹	凌	崇	國協	心	彥	克	國	群
諤	三星	星	祖	雲	仁	興雲	一	儒	聰	新	先

德	亮	哲	高	德	志	爲	道	大	風	哲	哲
範	節	人	風	厚	業	民	範	雅	範	人	人
永	堪	其	永	流	昭	盡	猶	云	長	其	其
昭	欽	萎	峙	輝	垂	瘁	存	亡	存	萎	萎

葉	倪	周林	孫	林	夏	楊	顏	徐	廖	徐	貢
璋	搏	弁文		其	季	燕	廷	晴	通	振	士
卿	九	田騰	仁	全	屏	飛	鈞	嵐	金	溪	英

謙	哲	哲	遺	議	老	樹	望	風	議	哲	哲
論	人	人	愛	壇	成	德	重	範	席	人	人
猶	其	其	永	望	凋	敷	鄉	長	勳	其	其
存	萎	萎	誌	重	謝	言	邦	存	華	萎	萎

張	黃陸	雷	張鐘	毛	梅	張	余俊賢	顧	張	郭	楊
震	雲宗		廷印	秉	自	之	率男雲明	行	岫	學	
寅	煥琪	殷	夔安	文	芳	淦		之	嵐	禮	椒

詠  
詠

永著賢聲  
澹泊風高  
真  
哲人其萎  
老成凋謝  
老成凋謝  
哲人其萎  
浩氣長存  
議壇碩彥  
哲人其萎  
懋績昭垂  
哲人其萎

朱如松  
王仲裕  
錢雲階  
王金嶽  
王  
朱  
張頤  
張致一  
陳倬  
蘇友仁  
李康  
嚴奉琦  
袁日省  
鄧龍光

老	助	哲	老	哲	痛	哲
成	績	人	成	人	失	人
凋	長	其	凋	其	良	其
謝	昭	萎	謝	萎	友	萎
張	張	王	柴	王	劉	顏
	玉	培		絳	伯	澤
強	麟	基	毅	齋	含	滋

挽詞

鉛槧修誠。粉鄉宣議。寒不改葉。清名堪式。張  
 邃學砥行。卓爾不群。有爲有守。遺範長存。王  
 李  
 火  
 超  
 奉

# 挽 聯

筆政議壇聲華永在  
雍歌鄰笛朋從爾思

故土喜重光幾贊經營事業惜因多病累  
賢郎能繼志兼修學養聲華應慰九原思

聲華早播持公論  
著作猶存啓後昆

雅望早為遐邇重  
亢宗成道子孫賢

法京同學蓬島同僚風雨正飄搖方冀同舟共濟  
文化前鋒議壇前衛中興欣在望何期前路先歸

高標式里閭。清操紀歌謳。

抗日者助猷忠悃義聲昭懋行  
匡時垂謙論清操亮節緬遺徽

黃 國 書

黃 少 谷

張 維 翰

倪 文 亞

謝 瀛 洲

陳 慶 榆

郭 彥 棻

品望重鄉邦每秉丹心憂國事  
綢繆知志節未留老眼看中興

金石揚聲珪璋比德

嘉謨報國譯著傳薪

碩望同欽謙論昌言申正義

懿型永播清風亮節緬平生

直道匡時鯁節風昭公論

高懷脫俗遺徽光焰台員

台海久棲遲猶憶同舟懷舊雨

議壇抒議論永留遺範仰高風

為鄉邦歲月幾會閒會看助名垂信史

留愛念人天驚永訣那堪哀輓緬風徽

是三台物望所歸戎軒遠赴奔走籌維報國早能抒壯略

迨九域陸沉而後議席縱橫論思獻納憂時猶自炳丹衷

祖國夙關懷慷慨同仇志士戎功俱卓越

海疆惟宿望沉緜作古民尋邦彥永垂思

葉公超

連震東

谷鳳翔

查良鑑

馬壽華

趙球

高信

何應欽



議壇蜚聲公論宏編傳海宇  
道山遽返清標勁節繫人思

樓 頌

才識著鄉邦早歲求知航遠海

論壇宏譯述儘餘清議重千秋

徐 柏 園

世論仰清操豈僅南州重冠冕

言壇著懋勳從知北斗自光輝

方 治

平生骨鯁遭人忌

至死運乖謀國忠

丘 念 台

志業最堪欽抗日復台海峽風雲揚正義

賢良驚頓逝啼紅怨綠春山花木鬱沉哀

谷 正 綱

舉世爭傳奮鬪史

弔君沉值爾離時

宋 英

兩袖清風徒留亮節光青史

一腔熱血空懷壯志到黃泉

葉 時 修

忠貞謀國耿介持躬一代仰高風畢世豪情見肝膽

憂患勞形困乏鬱志廿年思往事滿眶熱淚悼耆賢

陳 翰 珍  
劉 蜀 瓊

雅望重梓桑清議正聲名不朽  
歸真驚薤露老成凋謝惜靈光

當年志士數鴻烈。終存公論在千秋

直筆諷言人所重。清標厚福澤斯綿

大筆雄文伸正義。素車白馬悼英賢

好報人苦口婆心希醒世夢蒙念賢哲

窮書生忠肝義膽盡瘁國事我哭斯人

治法建功才爲世重

福眞反璞德在人間

惟大學問功高心愈下

是真澹泊身歿志益明

書生面目俠士情懷偉範長存欽卓行

鄉里耆賢儒林翹楚典型永在仰高風

轉徙流離一腔熱血成畫餅

造次顛沛千秋遺恨是書生

李萬居先生傳

陳 學 英

胡 秋 原

梁 肅 茂

陳 遠 元

曹 啓 文

王 氏 寧

黃 濟 運

劉 永 濟

陳 啓 天

雅望重三台為國榘榦為民喉舌  
深交終一夕於公彌痛於私尤悲

議論有直聲壇坫高風欽德範  
宏籌紆碩劃中興偉業失良才

續學渡重瀛嶼昔秣陵親雅度  
招魂傷逝水民議壇坫失長才

有文章有德望有勳名議席宜勞稱審聘  
留愛念留風規留浩氣道山返駕弔耆賢

大雅云亡梁木壞。老成凋謝泰山頽

逸志重清操表里至今懷審聘  
讀書存本色望門終古見風裁

早抗異族見堅貞返國效馳驅喜復台澎償宿願  
晚贊議壇膺衆望沉疴促凋謝驚聞風雨失長才

志節足振頽流記大義攘夷丹忱許國  
風概無虧直道有高文淑世偉論匡時

夏 海 琴

成 什 玉

馬 超 俊

展 恒 舉

成 營 彭

黃 杰

陳 大 慶

陳 勉 修

易簣有餘悲未見王師收故土  
議壇多議論長留正義在人間

魯仲連義不帝秦蚤歲呼號民族恢張昭大節  
陸放翁詩惟愛國千篇闡述神州光復答忠忱

勳德長昭祇是收京在望黃泉挂眼呼殺賊  
儀容頓杳堪憐把袂傾談白水盟心少知音

議席播清徽助猷未與音容杳  
令聞垂奕世德範長留故舊思

經世文章成絕響  
議壇節概更何人

大雅云亡莫沾化雨  
哲人其萎空仰高風

病榻憶平生王師稽征倭絕爾留猶有憾  
痴情思故劍心醫難得可憐續命竟無湯

議席聳聲久欽嘉言警四座  
蒿歌興痛長留築範式三台

李萬居先生傳

陳 貽

石 冕

蕭 誠

郭 澄

台 震

翁 鈺

杜 載

周 海

立身直諫多聞為國家淨臣朋輩益友  
處世擇善固執是鄉邦碩望社會中堅

報國矢忠誠苦鬪頻年忘老病  
斯人獨憔悴萬方多難借英賢

虎嘯不為家博浪英風報國著  
鷄林原有價議壇清節繫人思

河山光復共東行回首廿年人事滄桑無限感  
老病侵尋消壯志撫棺一慟平生風義總難忘

抗戰早知名國事馳驅昭大節  
長方猶未竟議壇獻替失英賢

議席變聲梓鄉重望  
道山遽返羣露粉悲

正義宣昭為民喉舌  
貽謀裕後國器圭璋

投筆展壯懷慷慨戎軒勞績著  
登壇據偉論敬恭桑梓令名遺

曹 聖 芬

蕭 同 茲

雷 法 章

葉 明 勳

賀 國 光

陳 康 華

陳 巖 峯

黃 伯 虔

爲國爲民正氣磅礴主持報社鼓吹中興君眞風華絕世  
立言立德大義凜然蟬聯議席貫徹民主人嘆典範無雙

幹略本無雙卓爾高才垂萬古  
議壇缺一席那堪永訣別千秋

望重梓桑聲華藉甚持公論  
歸眞蓬島著述宏編不朽名

清議重文壇海內蜚聲彰勁節  
宏編傳巨帙仙遊遠賦黯艱雲

壯志在匡時曾遊大陸擘籌計  
憂衷榮晚歲誰知末疾損元良

有堅強自信之心聲整凌霄覘節愷  
以審諤昌言於世論壇議席想風裁

民主粹平生回首音容如昨日  
議壇尊碩士長留典範在人寰

磊落仰風誼一代豪情資典範  
崎嶇傷世道萬家巷哭悼耆賢

李萬居先生傳

卮文謙

劉傳來

金趙光

王冠香

丁俊生

謝秋民

梅范  
漸其  
漢其

陳梓謙

讜論諍言垂清史

一代完人返道山

立德立言一生致力在民主

為國為民萬家同悲失忠良

議席展宏謨雄文直筆維公論

鄉邦流令譽勁節高風式老成

曾參抗建大猷畢世風規留簡策

所願莊嚴茲土廿年獻替報扮楡

久欽選學貫東西名重報壇論宏議席

忽慟清議隔泉壤風遺士苑型著鄉邦

家仇已復國難未紓續學救時多尚以餘生勤斯替

朋黨之英鈞樞所重病魔奪命亟不教長策贊中興

正國步多艱方仰議壇運籌豈能安心辟穀去

茲中興在望詎意人琴已杳那堪揮淚撫棺來

春秋嚴夷憂之防故土重光冠劍從吞酬夙願

且夕為膏肓所困長星遽損海天寥廓動哀思

姚冬榮

萬壽康

卓高煊

陳漢平

鄧傳楨

丁治磐  
料治吾

林秀樂

抗立式

瘴志以歿。憑悼無言。

聞訃驚沉天上宿。播聲欣有桂敷榮。

流水夕陽千古恨。暮雲春樹一天愁。

萬年世事隨君去。居掛心頭逐水流。

瀛海接輝儀霽月光風懷雅度

中興資獻替昌言議論緬遺徵

議論著先聲攻錯他山曾助我

長才悲早謝淒涼此日慟斯人

昌議記聯鑣風雨鷄鳴敦夙契

噩音聞屬續雲霄鶴渺憶前塵

民族志士抗戰軍籌磊落襟期垂典式

輿論鼓吹議壇喉舌淒涼奠酒渺山邱

長以典型貽穀邦國

徵於志事垂聲粉楹

香 蕩 平

李 雅 仙

梁 寒 操

李 建 興

錢 昌 祚

周 至 柔

黃 朝 琴

馬 紀 壯

劉 啓 光



生非其時歟死非其時歟數十年交深獨對蒼天無懟語  
學而後知之困而後知之百千卷詩書最難白首尚潛心

蔡 雲 程

尊民主憲自由擁護憲治渴望反攻愛國本個忱廿載同心斯誠吾黨健者  
進靜言持公論臧否時政力倡改革為民作喉舌一朝撒手宜乎全台悼之

朱 文 伯

是報界尖兵德業不朽。為議壇宿將典型長存。

王 民

瀛海正春深當年桑梓敬恭橫掃千軍創公論

蔡 屏 藩

珂鄉謀地治此日人琴闕寂爭看三鳳又高翔

王 宋 瓊 英

志向忠貞太息弘謨猶待展  
夜來風雨可憐議席頓生寒

健筆著文章抒固弘謨關至計

吳 三 進

議壇隆獻替傷心桑梓失賢才

少小意縱橫負笈申江報國雄才曾早著  
平生志慷慨晚歸桑梓匡時議論最堪欽

孫 德 耕

物望重蓬瀛議席許謨圖憲制

李 夏 德 惟 義 上

精神託箕尾靈堂咸喟喪耆賢

辦報不分黨派立德立言曾有公論  
反共深明敵友爲鄉爲國的是典型

直道至今猶在。清名終古常留。

丹心謀國天能鑑。強項諍言事可師。

貞抱殆能全謗亦何傷自有公論  
遺言良可慨時雖不與無忝所生

後死何堪痛勁節清操祇賸得半副鐵肩滿腔悲憤  
先生去矣看蘭芬桂馥任他去滿門朱紫一路哭聲  
擁匹夫節仗匹馬先肝膽獨輪困廿載議壇同下石  
好不知阿難不苟免身名兼毀譽一時公論有千秋

爲報家仇眷懷祖國續著忠勇  
主持國論泯除畛域鼓吹自由

論壇講席著清名桑梓咸稱賢代議  
經濟才華多惠澤老成遽謝賦招魂

李萬眉先生傳

林 家 楠

顏 欽 賢

范 鶴 言

王 揚 香

沈 雲 階

郭 雨 新

賴 順 益

陳 榮 貴

早有聲華著匾宇。猶留風節見平生。

林 振 漢

木鐸震天聲惟公立論驚天下

何 得 整

素車轡白馬斯民同悼哭先生

主持筆政表率議壇風範久為蓬島重

傅 雲

志復台員心存祖國情操應付史家傳

以應謹持身亮節高風人共仰

廖 敦 良

藉清議救國忠言議論永流芳

強權雖已逐國賊猶存勦力艾蕩吾輩負

蔡 公 鐸

壯志未全酬道山遽返傷心不見九州同

辣手著文章堪為士林存正氣

毛 懋 猷

議論振末俗留與青年作楷模

德業昭垂議論每多正氣

謝 德 南

人琴頓杳傷心未見收京

時世正艱迫持論每聞抒已意

毛 松 年

浮生原夢幻辭塵終惜及春歸

平生爲國宣勞豈止台嶠廿年功司喉舌  
此日中興在望爭奈鶯花三月淚泣英賢

讓論驚壇坫。英靈護國基。

爭民主自由吾黨健者。論道德學行一代完人。

黨國仗賢才深痛斜陽驚笛怨

桂蘭並毓秀還期哲嗣繼貽謀

報界著聲華執筆精嚴愛國情殷珍往事  
議壇宏獻行立身正直蓋棺論定慟斯人

爲國家爲民族鞠躬盡瘁

反日治反極權奮鬪畢生

秉筆正言激濁清揚千古文章終有價

忠肝義膽奉公潔已一生澹泊自歸真

忠誠報國孝友傳家更能本其所學斐聲讓壇宏揚輿論  
赤飯方張橫流正急詎料老成凋謝聊憑鷄酒痛奠耆英

蕭 錫

曹 三 省

黃 顯 麟

王 師 曾

楚 崧 秋

葉 煥 培

王 乃 一

劉 國 憲

報界著先聲筆伐口誅留謙論  
議壇稱巨子蓋謀碩劃利家邦

徐

峻

報國効馳驅自有勳猷垂不朽  
議壇多議論永留風範樹芳型

陳黃

葵新

仙研

死別已吞聲落月屋梁魂魄猶疑來入夢  
收京期指願諸郎挺秀家祭應知告乃翁

劉

泗

英

平生以報國自期名言議論早著聲華為世重  
臨終猶收京是念忠貞勁節永留遺範式人寰

孫

鳴

盡瘁鞠躬民主先驅思國士  
清風亮節議壇遺恨失賢良

謝

漢

儒

生為國生為民公論無私孚家望  
困於貧困於病中興未覩悵遺言

陳

宗

熙

碩德世爭欽議論正言垂史筆  
長才天不憖棠風梨雨弔英雄

陳

錫

卿

對同胞無畛域之分磊落襟懷議論常為當世重  
報國家有堅貞之志恢宏器度典型留與後人看

林

杞

國步正艱難忽報賢勞捐館舍  
晉容今縵緜永留議論在坊壇

佐憲著宏猷興復猶憑義至計  
民權抒讜論匡時何竟失名賢

學界於今傷巨子。 名山自古有遺書。

抱義行仁平生困頓因公論

忠黨愛國一代高風遺典型

問民主風度如何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論歷史聲名藉甚生也多難死也可哀

淡泊自甘羣流共仰。 讜言淑世碩德同欽。

天下幾人能御李。 此生無分得識荆。

愛國愛鄉具足忠心查顆  
經磨經劫功完苦行千般

李萬居先生傳

任 覺 五

胡 偉 克

陳 遠 祿

朱 宗 文

姜 伯 彰

延 國 符

邵 鏡 人

鄧 微 濤

大雅云亡斯文遂絕。哲人其萎吾道已窮。

潘 光

廿載蟬聯議席輩數家望

劉 鑑

半生主持報政博採輿情

壇坫貽徽建白允為多士範

林 幸

鄉邦澤溥芳型長念老成人

謀國盡精誠彪炳經綸矜曠世

沃 研 珊

立身存至道岩曉風節仰高山

一代之聖人。全民族之損失。

黃 玉 嬌

壯士壯懷書生本色。立言為國遺愛在民。

李 倚

志業足千秋立德立言洵不朽

周 國 光

死生成契濶至情至性悼其人

古稱鄉老生可祭於社

李 水 達

傳言明德後必有達人

忠厚以待人寬容以接物十四年衣食感深恩更有誰容流淚者  
字書常教我餅餌常分童利那間幽明成異路難忘寵賜太初名

林輝泰  
華子女香  
太初君  
陳含笑  
香芬

壹身許國長爲鬪士。 千秋留名無愧書生。

王社

竭力文化獲萬象崇仰

李俊林

盡忠國事留千秋令名

畢生爲革命奔馳怡然兩袖清風書生本色  
矢志於文化事業博得一身貧病資志以終

謝兆吉

琴絃甫斷梁木又摧天意太無常憶曩昔賓主相投過眼雲煙成一夢  
幼避倭氛晚遭時忌斯人胡不幸溯平生壇坫仗義滿懷忠愛足千秋

晏天任

書生報國知其不可爲而爲俟公論莫申難爲時賞  
議事陳詞以民主之志作志嘆痾瘵共抱空懷生平

楊毓滋

謀國盡忠誠立論能爲天下重  
終生秉篤厚典型永繫故人心

劉華

文壇主政議席匡時磊落襟懷崇雅望  
偉績克昭道山遠返淒涼華陣惜雄才

錢用和



夜雨波秋池當年共研國際問題淒絕巴山會剪燭  
春雲黯煙樹比歲導倡民主輿論何堪瀛海失同聲

孫亞夫

念故人頻年抑鬱議壇公論才辯飛揚孤懷未遂鄉邦願  
看大陸滿目瘡痍政見雖殊忠誠不貳資志難忘九域回

吳錫明

負笈返宗邦矢志當為天下雨  
讖荆在瀟灑締交夙仰古人風

張希為

為國事為省民為青年黨苦口婆心聲嘶力竭  
是報人是書生是政治家披肝瀝膽功在身亡

王嵐僧

締交始行都相期無負平生志  
謙禮承函谷最勉彌增俯仰心

劉東展

彈智竭力為輿論前鋒獨借八表同昏古來才大難為用  
異苔同岑作民主鬪士孰謂偏絃不響老去悲秋強自寬

向構父

促進民主自由議論流徽千古仰  
熱愛國家民族長悲不見九州同

前十鋒  
字論壇社

報業樹先聲淑世牖民偉範永昭後學  
議壇留架範警食立儒英靈長佐中興

張叔鳴

史筆沉埋白馬素車頻入夢  
議壇寂寞青天碧海兩無情

嚴訓竟何之  
椿蔭頓空悲不肖  
趨庭今已矣  
蓼莪每誦發深哀

政論著高名  
守正抒忠令譽久已傳海內  
萬難懷至誼  
情殷意摯傷心此日痛長捐

是民主憲政先驅  
議壇謬謬留青史  
爲反共抗俄奮闕  
言論昭昭勉國人

半載喜追陪  
洗手作羹湯  
榻上音容思長者  
一別成永訣  
香江傳噩耗  
客中風雨淚千行

名都負笈會共晨  
昏往事依稀猶入夢  
海表棲身時親談  
笑斯文憔悴獨愴神

申江共讀台海重  
逢過從記頻仍  
難忘病榻支援誼  
客歲鼓盆今春跨鶴  
人生爲幻夢  
忍說當年事業心

議席見風規  
不屈不撓常聞直聲  
四境  
文壇留渠範  
可仰可法  
即憑公論千秋

沙 德 堅

不孝男南輝  
不孝女湘如  
少馮

楊銳靈儲室賢萃  
率子女

治 喪 委 員 會

張 林 靜 儀

黎 烈 文

黃 覺

潘 再 中

患難苦相煎不屈不撓力赴公論闡正義  
恬淡甘寒素憂時憂國豈僅私誼哭先生

對月悼時賢民主光輝昭百代

臨風懷讓論反共文筆足千秋

愛國具志誠鼓吹憲政侃侃陳詞代議士  
為民作喉舌倡導輿論翩翩羽化丁令威

才儲八斗壇坫斐聲碩學讜言昭懋績

歸趁三春人琴頓杳高山流水仰遺徽

義不帝秦偉績溯當年重光寶島膺艱鉅  
恨未復讎傷心留絕筆西望神州哭陸沉

當年敵後任艱詩酒聯欣生平風範源有感

今日議壇星殞人琴俱杳故交零落更堪悲

數花甲已進五齡數古稀尚欠五齡雙錄精神方謂延年益高壽  
論品學儒雅一派論心術仁惠一派花成型典那堪鄉國失喬蔭

生平為邦國宣勞功績人心傳不朽

匡濟正碩彥資重情傷摧耗悲長辭

熊 樹 宇

楊 光 揚

王 世 憲

劉 愛 山

張 伯 倫  
嚴 係 三

胡 友 梅

林 才 添

黃 對 埤

持偉論望重三台遺語雄心雙淚熱  
安貧乏身困二豎清風亮節方年芳

倘及見反攻大陸成功生死無關期告捷  
爲從事復興中華偉業勤勞過度竟長眠  
戎府溯前塵去國懷鄉早有壯圖杼遠抱  
論壇推碩彥憂時憫世尙留高節式群倫

重光故土喜歸來拂逆屢遭拚苦闘  
經歲沉疴終不起艱難末已失賢才

爲民爲國是功是過自有公論  
唯愛唯誠聽富聽貧卽乃居心

聲望長存其人作古。音容雖杳有德流芳。

民失導師。國喪元良。

金陵聚首海上傾憶心昔共話挑燈清夜難忘謀國事  
寶島偏安神州鼎沸際此厲兵秣馬殘昏何忍哭英靈

李萬居先生傳

張張  
王康  
杏元  
泗

徐  
懿  
德

賈  
紹  
華

張黃  
雲  
鏡邨

王  
祖錦  
光昌

陳  
陸  
大

朱  
廷  
堂

夏  
爾  
康

試問爲國直言當代書生有幾  
相期宏揚公論而今泡影終空

爲國家爲反共風雨同舟垂廿載  
爭民主爭自由議壇公論式千秋

爲國宣勞險阻不辭昭志節  
長才未竟彌留猶念復神州

學人報人從此長眠。 議壇貢獻永留楷模。

爲國家事奮鬥爭持富貴難淫威武不屈一朝成死別  
溯四十年悲懼離合險危與共志趣相同風義重平生

志業著鄉邦夙仰宏謨欽謙論  
議壇樹楷模緬懷風範悵人琴

智慧自天成謙論夙欽留得文章堪濟世  
勤勞爲國瘁忠貞卓著永懷風範泣斯人

一心愛祖國。 萬眾哭先生。

黃 欣 周

左 幹 忱

顧 汝 勳

李 丙 心

張 耕 陽

魏 惜 言

沈 慶 龍

王 時 中

嗟哲人之其萎。任流俗以隨波。

言論持平匡末俗。邦家多難悼英賢。

望重壇坫欽讜論。星沉瀛嶠失老成。

緣無一面為君再哭。胸羅萬象能自千秋。

大雅云亡典型猶存。老成凋謝言行可師。

清議匡時立言不朽。傳添耆舊哀感鯤鯨。

壇坫馳聲立言不朽。人琴頓杳高風永懷。

振聾啓聵報界留芳重典型

興利除弊議壇建績傳清聲

抗日作前驅績著文化奮鬪史

噩耗傳歸隱痛失議壇謬語人

辣手著文章淒絕風華今日盡

鐵肩擔道義巍然道義一時欽

蘇惟梁

劉世達

王榮嘉

喬一凡

郭岐

王諱文彬

胡純俞

劉紹唐

劉紹唐

諱惠泉

諱惠泉

董文琦

董文琦

筆陣縱橫騷壇風雅議論偉峻  
仙踪縹緲遼海雲龍瀛海悲聲

直道至今猶在。清名終古常留。

風概永爲人世重。哀思應共海音沉。

德望常昭謙恭延後輩

老成凋謝謙論式前型

世事無常空留塵榻。音容何處悵望人琴。

遠紹猶龍栖皇念在莒

長辭化鶴耿懷未沼吳

喉舌斯民典型尚在。歸真返璞令聞常昭。

經濟佩長才風範遺徵資請益

謀國乘忠貞高風亮節賦招魂

大陸識荊州十餘稔教澤親承語重心長勵後輩

清譽滿壇坵五六載病骨支離山頽木折哭先生

聞逝訊地方人士皆悲悼

驚噩耗故鄉父老盡嗷啼

王 漢 生

廖 德 輝

林 炳 康

趙 聯 玉

趙 純 孝

蔣 楚 民

趙 自 齊

黃 東 心

楊 照

洪 清 雲

再見吧！含着眼淚的自由烈士

我痛哭流盡血汗的民主導師

哀國憂民敝舌曾經驚宇內

移山填石痴心仍自活人間

愛國家愛桑梓矢志忠貞晚遇雖艱心弗愧

倡民主爭自由挺身奮鬥赤忱未靖日難暝

論品節詳明論道德高尚

爲民主奮鬥爲國家犧牲

碧海潮空世日扶桑龍化去

黃山月冷何時華表鶴歸來

去歲折鷗絃老病憂傷景命不融遽奄忽

千秋懷歎誼海天迢遞臨風雪涕動深悲

爲國家植幹廿載宣勞蹟有勳名傳信史

是社會楷模一朝溘逝不勝痛惜弔英靈

七載同窓方慶議壇謀國是

一朝永訣那堪揮淚弔英靈

李萬居先生傳

一 群 清 道 夫

林 嘯 鏡

鍾國元 三 奉子才力女才疏

楊瑞先 具

黃 鳳 池

李 麟 猷

陳 斌 鈞 鍾賢英

李 熙 謀

李 肇 偉



才略無雙文修天上。功名敵筭星隕人間。

愛國著豪情卓犖風誼鐵肩擔道義

匡時多謙論忠貞雅抱辣手寫文章

亮節高風有為有守清譽著三台典範常存贏得萬人景仰

驚濤駭浪能屈能伸呼天懷大陸沉疴不起頓教千古含悲

檢篋尙遺元草在。登堂空憶白雲留。

自昔孤忠多寂寞。平生讜論足貽垂。

德業文章人所重。自由民主志彌堅。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盛德至善民不能忘。

早著高名重珂里。尙多正論在壇堂。

其德業其文章永垂不朽

對國家對民族無忝所生

作古值季春初夏

垂名有犀筆讜言

汪祖華

錢季煥 蔡文式

陸正平

彭令占

邵培芝

郭啓榮

李炳齊

蕭先隆

喬式賢

劉友輝

壇坵久欽抒議論。邦家同悼失高才。

望重議壇多飲譽。名留青史永垂芳。

邦國樹勳聲百世有光存信史

河山猶黯澹萬方多難先哲人

本道德文章匡濟生靈贏得助名光史乘  
為國家民族發揚正義長留議論耀山河

多年因病榻拂逆之來未妨先生志節

昔日篆仙鄉游揚所至尚許清白家風

壇坵立言彰正義。道山返駕有餘哀。

案積芳香有手澤。庭餘芝草見心田。

遺愛流傳人共仰。歸真嗚咽淚頻檣。

闕士精神昭戰史。青年氣魄慰英魂。

兩袖清風垂後範。一輪明月認前身。

玉樓赴召人稱道。庭樹爭榮澤永綿。

李萬居先生傳

陳 廣 仁

鄧 華

汪 漢 洋

王 素 綺

胡 軍 山

蕭 錦 城

胡 品 心

余 振

陳 順 遠

譚 均 宜

伍 根 華

梓里功高遺愛在。 議壇席冷寫哀深。

馬 木 齋

名士臨喪獨一束。 達人倚戶咽三號。

王 夢 雲

文苑循良同一傳。 議壇議論見高風。

白 建 民

犀筆鴻文名播早。 仲春遇甲壽少輕。

吳 望 伋

鄉國宣勤勳名共仰。 人天永訣遐邇沉哀。

羅 震 天

勁節清風垂百代。 讜言宏論足千秋。

卓 殊 育 慧 子

正論壯懷重昭代。 高風雅度仰遺型。

張 成 遠

大雅云亡空懷舊雨。 老成凋謝悵望高風。

郭 建 英

贏得令名垂里乘。 空留槩範式邦人。

楊 凱 思

學界於今傷巨子。 名山自古有遺書。

林 永 標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盛德至善民不能忘。

宜 中國 青年 黨 部

大雅云亡懋績永昭宏典範

哲人其萎遺恨未見復神州

于 桂 馨

奮鬥爲爭自由幸福豈是英雄一世  
臨終猶念國家民族固宜俎豆千秋

中興權戰略名留青史

議壇失幹將同民含悲

博學勤勞清議早爲鄉國重

巨星遽隕殤歌最使嗣賢哀

議壇揚斐聲豪情候歸推鄉望

口碑著公論大義所趨見人心

勳功昭史乘畢生志業留青史

台海驚噩耗一夕滄溟隕大星

在政府爲官清風亮節家無恒產

爲同胞服務古道熱腸身後蕭條

噩耗驚傳一代聲名垂議論

精誠永在卅年交誼契苔岑

忽聞噩耗舉國相知同洒淚

竟爾西歸全台大蒙憫斯人

睦 立 生

梁 慶

忱 慧 蓮

劉 子 英

劉 平

勞 蔡 長 錦 華 濤

郭 兆 麟

郭 京

挽 聯

奔波一生欣見寶島歸祖國  
清風兩袖堪為斯文樹典型

卓爾不群一生高風動壇坫  
遽然而逝千秋道範稱哲賢

公望七鯤高國論鄉評都不忝  
平生一日雅酒蘭人散總成空

負笈返宗邦抗日宣勞抒素志  
受降歸梓里匡時有策慰蒼生

為萬家爭自由立德立言是真志士  
從一身論出處有為有守不愧書生

廿載名震議壇讜論縱橫直筆何期成隔世  
早年身遊宦海親仇洗雪遺言深痛未收京

議論著辛勞一代名賢教垂典範  
艱難欽志節廿年交誼淚泣人琴

學行並高久為士林欽仰  
經綸方展何期道山遽歸

姚 文 林

范 季 波

周 素 予

黎 烈 師

楊 凌 明

任 宗 堯

鄧 靜 華

薛 光 祖

不求富貴爭民主浩氣長存並日月

甘受貧窮為自由精神不死壯山河

襟懷瀟灑學識淵深回憶相交逾十載

月且公平議壇清譽但論才調亦千秋

讜議憶縱橫難得龍門爭碩望

元音皈寂寞不堪鯤島失英才

天不憐遺木壞山頽傷往事

吾將安仰風悲雨泣哭先生

議席著聲華卓識長才存勝績

論壇歷勞瘁昌言正義有餘輝

議會著賢聲翊贊中興公論報

鯨騎傳噩耗愴懷舊雨故人心

書生論政具見性情想故國神遊不無餘痛

議席從容彌欽風骨看諸郎秀發足慰英靈

人之相知貴知心悲君長逝兮孰為知音憶重慶之聚首煮酒聯吟而

今亡後魂夢難尋見遺容而慘痛兮熱淚沾襟從此永訣復何言哉

張漢江

王佑之

張宗良

吳吟世

周富士廉

金克和

周勛鈞

呂無畏

向以天下為己任爭自由講民主勞怨兼撫仍奮闘  
而今壯志猶未酬長太息驟逝去後啓慟呼失導師

大德普里厝憶平時憂護殷勲深願椿庭常健永

雲津聞鶴唳思今日未侍湯藥緬懷猶憾最傷情

國仇家恨嘆君未報言在耳

何期魔繞纏綿床第頌千秋

大雅云亡斯文絕。哲人其萎吾道窮。

惟大學問功高心愈下。是真澹泊身歿志益明。

萬方感悽惶省議會中亡善士

居位孚家望鄉邦藉上著勛名

報國矢丹忱豪氣干雲留策範

匡時弘議論雍歌動地悼耆賢

高風亮節為國忘家一生忠勇留青史

縮衣節食臨危無私幾經禍劫見丹心

騁譔是申作公論前鋒一紙風行斯人不朽

拳拳在念為民權奮闘畢生努力此志千秋

趙 方 楷

林彭 玉 英 澤

王 德 元

何 茂 取

葉 廷 珪

謝 鴻

冷 欣

陳 正 修

杜包 如天 明放

丁茲叔世共同石破天驚最是窮當益堅

抗志終遭群小厄

超此時流猶保冰清玉潔既能自反而縮

立身奚恤衆人言

縹緲萬卷書好取聖賢訓漸摩厥身為國輸忠懷大節

敝屣千鍾祿但憑墨樹筆耕羽翼當世畢生養志廣清名

德望仰高門最欽學湛行修從太炎遊慕文山

志留名青史有子忝附婚姻了矣吾生平向願

元神歸太極爲嘆風淒露冷讀招魂賦興蒿里

歌翹首蒼天何事先凋松柏傷哉昔日故人情

卓爾吾翁學貫中西心存匡濟艱危時在抱遠報天國遺歸。

蒿目慨滄桑風木悲淒興半子。

愧矣我職生違定省終未訣辭哀恨念難忘從今泰山安仰。

含情望天海音容幽杳隔重泉。

壇坫著鴻猷三寸舌鋒排衆議

鄉邦遺碩範千秋風節仰斯人

李丘李 滿 冰 康峻懷

虞 中 望

林 天 子

周 清 華

林 舒

蔡 活 源



老成遠歸佛國戚友同悲悼

後生光大門楣安心笑黃泉

割席愧華散芸窓側聽趨庭訓

登龍式元禮壇坫長餘報國情

詩卷我曾看劫後文章多古語

厚德天不負階前蘭桂有奇芬

有令子顯親名政績著聲沾忝雨

欽我公多感德考終定命演箕嚚

忠黨愛國鞠躬盡瘁廿載殊勳青史著

領導群倫中立不移一朝脫屣士林悲

學界於今傷巨子。 名山自古有遺書。

大雅云亡論道猶存。 哲人其萎空仰高風。

愛國反共民主國家主義健者

剛毅無畏困窮中華民國完人

直道立言議論攸同藥石

清操秉節風徽永式人寰

章 益 啓

劉 德 漢 卓 子 太

新 春 華

李 昭 哲

趙 東 書

陳 遠 霖

蔡 萬 林

林 戴 玉 桂 美 生

徐 世 賢

功德耀鄉邦一旦歸真閻巷哭

讜言輝議席千秋遺範士林欽

精忠報國生前不見九州同自是九泉遺憾

道義成交客裏時逢一慰藉那堪一旦永訣

台省議壇損健將

海疆人士哭先生

憂國身先殉。遊仙夢不回。

志節足千秋早歲深知思報國

青盲緣二豎臨終猶自盼收京

泣時難忘十多年同甘共苦

弔者咸來祇因你友天下士

隱卜向江湖曾邀賞拔記曉昔教我詩禮長感鴻恩何以報

公論在邦國竟遭挫折憶當年共赴艱危深慙無力可回天

久疾恨未痊苦矣。抱負頗難展哀哉。

高論有聲負重望。沉疴不起痛時賢。

覺世憐民一生中受盡艱辛萬狀

撫今追昔九泉下得無感慨千般

熊 恆

聿 式

徐 基 奉

徐 具 堂

特 燕 文

汪 兆 禧

謝 坤 益

陳 一 萍

應 式 文

熊 恆

早參密勿沅列議壇輿論著聲華遇事均能持大體  
既感艱難復纏病榻梓鄉凋頌彥遺言猶自望中興  
哀慕有餘慟。 瞻依無暇時。

書生原本色斯人獨憔悴

逝者長已矣生者何以堪

困難方般安得長才事康濟

妖氛未靖那堪議論遠銷沉

業績煥台瀛議席論壇盛盡瘁

情懷繁禹甸歸真返璞耿丹心

議席蜚聲流芳百世

狂瀾待挽遠爾西歸

為國為鄉鞠躬盡瘁青史毋忘特筆記

抗日抗暴之死難他兆民同悼哲人萎

議壇失掉為民造福闢土

報界損傷一大立論聞人

慷慨少年遊中原躍馬憑帳談兵櫻冠名士稱飛將

梓桑北斗望塵論匡時雄文載道布衣響鬪白千秋

關	紫丁	林	方	邱	吳	朱	周	鄭
德	理	有	迴	繩		祖	貴	呈
津	茶流	壬	瀾	武	林	貽	必	權

挽 詩

張 奉

細數交期淚不禁。  
諍言報國心猶壯。  
摧折終餘公論在。  
九京靈爽憑誰慰。

如何寶島失南金。  
積憤傷人病更侵。  
乖離常感隱憂深。  
莫道瀛洲再陸沉。

挽 詩

成龍 邱 水 祺

心忠家國志難移。  
壇上諍言關輔政。  
清廉兩袖風無物。  
未飲黃龍先飲恨。

莫把書生齒莽嗤。  
報中公論爲匡時。  
功績千秋口有碑。  
珠沉滄海不勝悲。

挽 詩

成龍 李 丁 紅

天生偉哲痛歸天。  
彩振鷄群觀獨鶴。

造福黎民邁昔賢。  
血啼塚上聽悲鵑。

李萬居先生傳

添來仙闕修文士。  
一世功勳嗟未報。

失却人間省議員。

傷心淨土作長眠。

挽 詩

蒼天何故妬英才。  
仙闕空教騎鶴去。  
功昭青史名長在。  
黃土一坵人已杳。

戊龍季丁紅

噩耗驚傳舉國哀。

讌壇無復進言來。

澤被黎民骨未灰。

千秋正氣燦蓬萊。

挽 詩

壯志凌雲學不凡。  
一生琴劍荆葵路。  
議會言人不敢言。  
拼將生死爭民主。  
貧窮甘被笑儒酸。  
壯志未酬身已殞。

台南李龍興

功名無分誤儒冠。

踏破秦關百二關。

忠言逆耳震乾坤。

魯莽書生是屈原。

兩袖清風也等閒。

只留清白在人間。(借古句)

挽 詩

成龍 陳萬成

經世文章不入時。  
蒼天霖雨方殷望。

人爭滄海借珠遺。  
何忍輕拋筆一支。

挽 詩

植梧 李清水

冷雨淒風噩耗傳。  
立言不朽揚三島。  
報界驅馳誇驥展。  
于今赴召修文去。

人間痛失一名賢。  
偉論永彰達九天。  
議壇歷屆羨蟬聯。  
剪紙招魂涕淚漣。

挽 詩

雲林 洪達人

著作名山在纂修。  
唇鋒舌劍言無諂。  
兩袖清風餘筆硯。  
未辭壯志身先殉。

豈知大限已臨頭。  
國計民生事隱憂。  
三間茅屋紹箕裘。  
難見殘棋一局收。

李萬居先生傳

挽詩

東石黃秀峰

萬壑胸羅志獨殊。  
邦家輿論新聲報。  
遼鶴遙飛歸豈易。  
人情自古浮雲似。

廿年滄海感遺珠。  
冰雪風懷舊玉壺。  
狹猿長嘯淚將枯。  
誰爲先生惜阮途。

挽詩

嘉義李邦佐

道山歸去脫塵緣。  
魯莽書生標亮節。  
功高議會輝青史。  
滄海珠沉遺傳記。  
譽滿環球仰大名。  
東瀛父老同聲哭。

低首追思一黯然。  
軒昂儒士志貞堅。  
澤及人寰氣貫天。  
立言立德姓名傳。  
敢將成敗論平生。  
痛失英才血淚傾。

挽 詩

嘉義

張清輝

學博才高度量寬。  
千秋道義維公論。  
尤命尤天糖尿病。  
人生自古誰無死。

幼時孤苦老時難。  
廿載風雲捲議壇。  
愛民愛國鐵心肝。  
可惜修文早蓋棺。

挽 詩

嘉義

李可讀

珠沉滄海網無從。  
正理多君出公論。  
議壇後漢推三傑。  
喉舌爲民聲已寂。

追悼哀詩意萬重。  
凡才愧我忝同宗。  
抗戰先身赴九龍。  
使人一掬淚沾胸。

挽 詩

嘉義

田有耕

中西學術盡胸羅。  
行憲有權參制憲。

輔政議壇著績多。  
養痾無藥起沉疴。

李萬居先生傳



眼看割地重收復。  
愛國愛民三不要。

志抱冲天未折磨。  
丹心義氣壯山河。

挽 詩

嘉義

莊川成

秉性堅剛志不移。  
心存愛國忘家計。  
舌戰譏壇稱絮已。  
滿腔熱血東流去。

任勞任怨受人嗤。  
手創公論爲家時。  
口號史上列名碑。  
千古沉冤痛且悲。

挽 詩

嘉義

詹振泰

三台流水咽哀音。  
政界論功昭史籍。  
微遺黨國聲名重。  
今日靈棺應有恨。

話到騎鯨淚滿襟。  
金蘭訂讎絮苔岑。  
梓憶棺梧感慨深。  
誰知未遂反攻心。

挽 詩

下 崙

孫朝明

噩耗傳來世振驚。  
昭彰議論垂千古。  
民主議壇多建樹。  
傷心未遂平生願。

一時朝野淚頻傾。  
磊落才華噪八紘。  
公論報社賴支撐。  
撒手人寰上玉京。

挽 詩

嘉 義

周玉亭

文章惜命負才奇。  
遺恨冤沉公論報。  
議壇正義推三傑。  
今日陽明山畔過。

磊落襟懷不自私。  
多情筆絕悼亡詩。  
家境清貧凜四知。  
俠壇荒草已離離。

挽 詩

下 湖 口

李 欽 煥

一生提倡自由民。  
歷盡千辛收寶島。

艱險都爲正義身。  
祇餘坏土葬完人。

李萬居先生傳

挽 詩

二二八

挽 詩

中埔

劉國賢

聞君疾病早驚秋。  
天上仙班空望眼。  
昔年公論輔民主。  
廉潔完全封蓋頂。

痛哭知交少一儔。  
人間議會不同頭。  
今日遺言愛自由。  
黃河萬古透清流。

挽 詩

內埔

李明泰

關士堅貞愛自由。  
報刊公論輔民主。  
共喜滅山能返璧。  
珠沉滄海天難問。

省垣參政出人頭。  
議會忠言正國謀。  
誰憐風雨不同舟。  
齊恨瑤京志未酬。

挽 詩

土庫

薛 萬

纏綿病榻近三秋。  
暗地昏天空吊淚。

抵死憐君爲國憂。  
招魂剪紙不同頭。

報與公論符民主。

讓動諍言倡自由。

廉潔高風標亮節。

珠沉滄海透清流。

### 挽 詩

嘉表

李昭宏

省政匡輔感惠深。

中天黯淡巨星沉。

雄才頻洒憂時淚。

壯志長存愛國心。

兩袖清風留世範。

一生正義令人欽。

可憐永作騎鯨客。

獨獻哀詩費苦吟。

### 挽 詩

成龍

李 協

文章鬼筆筆何靈。

品德兼優姓氏馨。

愛國多才天亦妬。

無端忽墜一文星。

### 挽 詩

植梧

李龍祥

負笈西歐別故園。

家仇國恨一身存。

睡獅未醒興華夢。

孤雁偏驚逆旅魂。

李萬居先生傳

挽 詩

抗日雄心光寶島。  
忠貞義烈昭青史。

椎秦矢志救中原。  
浩氣千秋壯七鯤。

挽 詩

鼎湖龍化客騎鯨。  
最是陽明山有幸。

哭向西方惜老成。  
一坏黃土葬先生。

挽 詩

名留議論海遺珠。  
心血嘔殘呼吸力。

議席深傷一碩儒。  
畢生卓爾爲民呼。

挽 詩

超脫才華未遇時。  
立言不朽垂千古。

丹心萬劫志難移。  
忍擲誅奸筆一支。

成龍 田 曉 生

嘉義 蔡 中 村

嘉義 鄭 僧 的

挽詩

臺南

葉金成

斯人譽滿曾東瀛。  
畢竟多才天也忌。

立德行仁空一生。  
淒風苦雨哭英靈。

挽詩

成龍

李泰

議會忠言正氣森。  
畢生空洒憂時淚。

中天豈料巨星沉。  
青史長標愛國心。

挽詩

檳梧

李勝彥

壯志未酬最可哀。  
草山有幸埋忠骨。  
享譽議壇口盡禪。  
既無厚產遺三子。

鼎湖龍去不歸來。  
青史長留諫議才。  
任勞任怨性謙虛。  
兩袖清風一鄴書。

挽詩

東石

黃秀峰

丁年棄國同遺客。  
死後可憐無底物。

壯歲歸鄉樹偉勳。  
只餘正氣照孤墳。

挽 詩

挽 詩

土庫 譯 寫

爲民喉舌冠群英。  
功績千秋昭日月。

匡濟時艱表至誠。  
草山埋骨不埋名。

其 二

愛國忠心更愛民。  
可憐已作修文去。

議壇議論口生春。  
泣對名山弔偉人。

挽 詩

成龍 田 過 繼

纏綿病榻近三秋。  
暗地昏天空弔淚。  
報輿公論輔民主。  
廉潔高風標亮節。

抵死憐君爲國憂。  
招魂剪紙不回頭。  
議動評言倡自由。  
珠沉滄海透清流。